論衡題辭

范曄東漢列傳王充字仲任嘗師事班彪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嘗游雒陽市肆閲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充好論説始若詭異終有理實以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閉門潛思戸牖墻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訂百氏之增虚詰九流之拘誕蔡邕入呉始得之常祕玩以為談助王朗詣蔡邕搜求至隱處果得論衡抱持數巻去邕丁寧曰惟我與爾共勿廣也按世稱漢文章温厚爾雅及其東也則已衰矣今觀此書詞義蕪蔓猥瑣不逮西京遠甚未足為奇也要之談助之言

可以了此書矣客有難充書煩重者充曰文衆可以勝寡人無一引吾百篇人無一字吾萬言噫言果貴於多哉今盡削其鄙誕録止十之四猶恨其多也

論衡題辭畢

百家類纂卷之三十三

雜家類　論衡上

逢遇篇

操行有常賢仕宦無常遇賢不賢才也遇不遇時也才高行潔不可保以必尊貴能薄操濁不可保以必卑賤處尊居顯未必賢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道有清濁或無道德而以技合或無技能而以色幸伍員帛喜（宜讀作伯嚭字）俱事夫差帛喜尊重伍員誅死此異操而同主也或操同而主異亦有遇不遇伊尹箕子是也伊尹箕子才俱也伊尹為相箕子為奴伊尹遇成湯箕子遇商紂也或以賢聖之臣遭欲為治之君而終有不遇孔子孟軻是也孔子絕

糧陳蔡孟軻困於齊梁非時君主不用善也才下知淺不能用大才也夫能御驥騄者必王良也能臣禹稷臯陶者必堯舜也御百里之手而以調千里之足必有摧銜折軛之患有接具臣之才而以御大臣之知必有閉心塞意之變故至言棄捐聖賢距逆非憎聖賢不甘至言也聖賢務高至言難行也夫以大才干小才小才不能受不遇固宜以大才之臣遇大才之主乃有遇不遇虞舜許由太公伯夷是也虞舜許由俱聖人也並生唐世俱面於堯虞舜紹帝統許由入山林太公伯夷俱賢也並出周國皆見武王太公受封伯夷餓死夫賢聖道同志合趨齊虞舜太公行耦許由伯夷操違者生非其世出非其時也

舜王天下皋陶佐政北人無擇深隱不見禹王天下伯益輔治伯成子高委位而耕非皋陶才愈無擇伯益能出子高也然而皋陶伯益進用無擇子高退隱進用行耦退隱操違也商鞅三說秦孝公前二說不聽後一說用者前二帝王之論後一霸者之議也夫持帝王之論說霸者之主雖精見距更調霸說雖麤見受何則精遇孝公所不得麤遇孝公所欲行也故說者不在善在所說者善之才不待賢在所事者賢之馬圄之說無方而野人說之子貢之說有義野人不聽吹籟工為善聲因越王不喜更為野聲越王大說故為善於不欲得善之主雖善不見愛為不善於欲得不善之主雖不善不見憎此以曲伎合合則遇不合

則不遇或無伎妄以姦巧合上志亦有以遇者竊簪之臣雞鳴之客是竊簪之臣親於子反雞鳴之客幸於孟嘗子反好偷臣孟嘗愛偽客也夫以有補於人君人君賴之其遇固宜或無補益為上所好籍孺鄧通是也籍孺幸於孝惠鄧通愛於孝文無細簡之才微薄之能偶以形佳骨嫺皮媚色稱夫好容人所好也其遇固宜或以醜面惡色稱媚於上嫫母無鹽是也嫫母進於黃帝無鹽納於齊王故賢不肖可豫知遇難先圖何則人主好惡無常人臣所進無豫偶合為是適可為上進者未必賢退者未必愚合幸得進不幸失之

世主好文已為文則遇主好武已則不遇主好辯有口則

遇主不好辯已則不遇文主不好武武主不好文辯主不好行行主不好辯文與言尚可暴習行與能不可卒成學不宿習無以明名名不素著無以遇主昔周人有仕數不遇年老白首泣涕於塗者人或問之何為泣乎對曰吾仕數不遇自傷年老失時是以泣也人曰仕奈何不一遇也對曰吾年少之時學爲文文德成就始欲仕宦人君好用老用老主亡後主又用武吾更為武武節始就武主又亡少主始立好用少年吾年又老是以未嘗一遇仕宦有時不可求也夫希世准主尚不可為況節高志妙不為利動性定質成不為主顧者乎春種穀生秋刈穀收求物得物作事事成不名為遇不求自至不作自成是名為遇猶拾

遺於塗摭棄於野若天授地生鬼助神輔禽息之精陰慶鮑叔之魂默舉若是者乃遇耳今俗人既不能定遇不遇之論又就遇而譽之因不遇而毀之是據見效案成事不能量操審才能也

累害篇

凡人仕宦有稽留不進行節有毀傷不全罪過有累積不除聲名有闇昧不明才非下行非悖也又知非昏策非昧也逢遭外禍累害之也脩身正行不能來福戰栗戒慎不能避禍禍福之至幸不幸也故曰得非己力故謂之福來不由我故謂之禍不由我者謂之何由由鄉里與朝廷也夫鄉里有三累朝廷有三害累生於鄉里害發於朝廷古

今才洪行淑之人遇此多矣何謂三累三害凡人操行不能慎擇友友同心恩篤異心疎薄疎薄怨恨毀傷其行一累也人才高下不能鈞同同時並進高者得榮下者慙恚毀傷其行二累也人之交遊不能常歡歡則相親忿則疎遠疎遠怨恨毀傷其行三累也位少人衆仕者爭進進者爭位見將相毀增加傅致將昧不明然納其言一害也漢自霍光以大將軍把持國柄後世因之遂至將權重而相權輕以故州郡牧伯咸以將稱云後倣此將吏異好清濁殊操清吏增郁郁之白舉涓涓之言濁吏懷恚恨徐求其過因纖微之謗被以罪罰二害也將或幸佐吏之身納信其言佐吏非清節必拔人越次迕失其意毀之過度清正之仕抗行伸志遂為所憎毀傷於將三害也夫未

進也身被三累已用也身蒙三害雖孔丘墨翟不能自免
顏回曾參不能全身也
論者既不知累害者行賢潔也以塗摶泥以黑點繒孰有
知之清受塵白取垢青蠅所汙常在練素處顛者危勢豐
者虧頹墜之類常在懸垂
故循性行以俟累害者果賢潔之人也極累害之謗而賢
潔之實見焉立賢潔之跡毀謗之塵安得不生絃者思折
伯牙之指御者願摧王良之手何則欲專良善之名惡彼
之勝己也是故魏女色艷鄭袖鼻之朝吳忠貞無忌逐之
戚施彌妬蘧除多佞是故濕堂不灑塵埤屋不蔽風風衝
之物不得育水湍之岸不得峭如是牖里陳蔡可得知而

沉江蹈河也以軼才取容媚於俗求全功名於將不遭鄧析之禍取子胥之誅幸矣孟賁之尸人不刃者氣絶也死灰百斛人不沃者光滅也動身章智顯光氣於世奮志敖黨立卓異於俗固常通人所讒嫉也以方心偶俗之累求益反損蓋孔子所以憂心孟軻所以惆悵也德鴻者招謗為士者多口以休熾之聲彌口舌之患求無危傾之害遠矣臧倉之毀未嘗絶也公伯寮之遡未嘗滅也垤成丘山汙為江河毫髮之善小人不得有也以玷汙言之清受塵而白取垢以毀謗言之貞良見妬高奇見嘷以遇罪言之忠言招患高行招耻以不純言之玉有瑕而珠有毀

公侯已下玉石雜糅賢士之行善惡相苞夫采玉者破石

拔王選士者棄惡取善夫如是累害之人負世以行指擊之者從何往哉

命祿篇

凡人遇偶及遭累害皆由命也有死生壽夭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自王公逮庶人聖賢及下愚凡有首目之類含血之屬莫不有命命當貧賤雖富貴之猶涉禍患矣命當富貴雖貧賤之猶逢福善矣故命貴從賤地自達命賤從富位自危故夫富貴若有神助貧賤若有鬼禍命貴之人俱學獨達並仕獨遷命富之人俱求獨得並為獨成貧賤反此故夫臨事知愚操行清濁性與才也仕宦貴賤治產貧富命與時也命則不可勉時則不可力知者歸之於

天故坦蕩恬忽

有才不得施有智不得行或施而功不立或行而事不成雖才智如孔子猶無成立之功世俗見人節行高則曰賢哲如此何不貴見人謀慮深則曰辯慧如此何不富貴富有命福祿不在賢哲與辯慧故曰富不可以籌筴得貴不可以才能成智慮深而無財才能高而無官懷銀紆紫未必稷契之才積金累玉未必陶朱之智或時下愚而千金頑魯而典城故官御同才其貴殊命治生鈞知其富異祿祿命有貧富知不能豐殺性命有貴賤才不能進退成王之才不如周公桓公之知不若管仲然成桓受尊命而周管稟卑秩也

白圭子貢轉貨致富積累金玉人謂術善學明主父偃辱賤於齊排擯不用赴闕舉疏遂用於漢官至齊相趙人徐樂亦上書與偃章會上善其言徵拜為郎人謂偃之才樂之慧非也儒者明說一經習之京師明如匡稺圭深如趙子都初階甲乙之科遷轉至郎博士人謂經明才高所得非也而說若范雎之干秦明封為應侯蔡澤之說范雎拜為客卿人謂雎澤美善所致非也皆命祿貴富善至之時也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魯平公欲見孟子嬖人臧倉毀孟子而止孟子曰天也孔子聖人孟子賢者誨人安道不失是非稱言命者有命審也淮南書曰仁鄙在時不在行利害在命不在智賈生曰天不可與期道不可與謀

遲速有命焉識其時高祖擊黥布為流矢所中疾甚呂后迎良醫醫曰可治高祖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劒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韓信與帝論兵謂高祖曰陛下所謂天授非智力所得楊子雲曰遇不遇命也太史公曰富貴不違貧賤貧賤不違富貴是謂從富貴為貧賤從貧賤為富貴也夫富貴不欲為貧賤貧賤自至貧賤不求為富貴富貴自得也春夏囚死秋冬王相非能為之也日朝出而暮入非求之也天道自然代王自代入為文帝周亞夫以庶子為條侯此時代王非太子亞夫非適嗣逢時遇會卓然卒至命貧以力勤致富富至而死命賤以才能取貴貴至而免才力而致富貴命祿不能奉持

猶器之盈量手之持重也器受一升以一升則平受之如過一升則滿溢也手舉一鈞以一鈞則平舉之過一鈞則蹎仆矣前世明是非歸之於命也命審然也信命者則可
幽居俟時不須勞精苦形求索之也猶珠玉之在山澤天命難知人不耐審雖有厚命猶不自信故必求之也如自
知雖逃富避貴終不得離故曰力勝貧慎勝禍勉力勤事以致富砥才明操以取貴廢時失務欲望富貴不可得也
雖云有命當須索之如信命不求謂當自至可不假而自得不作而自成不行而自至夫命富之人筋力自彊命貴
之人才智自高若千里之馬頭目蹏足自相副也有求而不得者矣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精學不求貴貴自至矣

力作不求富富自到矣富貴之福不可求致貧賤之禍不可苟除也

氣壽篇

凡人稟命有二品一曰所當觸值之命二曰彊弱壽夭之命所當觸值謂兵燒壓溺也彊壽弱夭謂稟氣渥薄也兵燒壓溺遭以所稟為命未必有審期也若夫彊弱夭壽以百為數不至百者氣自不足也人之稟氣或充實而堅強或虛劣而軟弱充實堅強其年壽虛劣軟弱失棄其身天地生物物有不遂父母生子子有不就物有為實枯死而墮人有為兒夭命而傷使實不枯亦至滿歲使兒不傷亦至百年然為實兒而死枯者稟氣薄則雖形體完其虛劣

氣少不能充也兒生號嗁之聲鴻朗高暢者壽嘶喝溼下者夭何則稟壽夭之命以氣多少為主性也婦人疏字者子活數乳者子死何則疏而氣渥子堅彊數而氣薄子輭弱也百歲之命是其正也不能滿百者雖非正猶為命也譬猶人形一丈正形也名男子為丈夫尊公嫗為丈人不滿丈者失其正也雖失其正猶乃為形也夫形不可以不滿丈之故謂之非形猶命不可以不滿百之故謂之非命也非天有長短之命而人各有稟受也

聖人稟和氣故年命得正數氣和為治平故太平之世多長壽人百歲之壽蓋人年之正數也猶物至秋而死物命之正期也物先秋後秋則亦如人死或增百歲或減百也

先秋後秋為期增百減百為數物或出地而死猶人始生而夭也物或踰秋不死亦如人年多度百至於三百也傳稱老子二百餘歲邵公百八十高宗享國百年周穆王享國百年并未享國之時皆出百三十四十歲矣

幸偶篇

凡人操行有賢有愚及遭禍福有幸有不幸舉事有是有非及觸賞罰有偶有不偶並時遭兵隱者不中同日被霜蔽者不傷中傷未必惡隱蔽未必善隱蔽幸中傷不幸俱欲納忠或賞或罰並欲有益或信或疑賞而信者未必真罰而疑者未必偽賞信者偶罰疑不偶也孔子門徒七十有餘顏回蚤夭孔子曰不幸短命死矣短命稱不幸則知

長命者幸也短命者不幸也服聖賢之道講仁義之業宜蒙福祐伯牛有疾亦復顏回之類俱不幸也

蜘蛛結網蜚蟲過之或脫或獲獵者張羅百獸群擾或得或失漁者罾江湖之魚或存或亡或姦盜大辟而不知或罰贖小罪而發覺災氣加人亦此類也不幸遭觸而死幸者免脫而生不幸者不徼幸也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則夫順道而觸者為不幸矣立巖牆之下為壞所壓蹈坼岸之上為崩所墜輕遇無端故為不幸魯城門久朽欲頓孔子過之趨而疾行左右曰久矣孔子曰惡其久也孔子戒慎已甚如過遭壞可謂不幸也故孔子曰君子有不幸而無有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又曰君子處易以

佞命小人行險以徼幸佞幸之徒閎籍孺之輩無德薄才以色稱媚不宜愛而受寵不當親而得附非道理之宜故太史公為之作傳邪人反道而受恩寵與此同科故合其名謂之佞幸無德受恩無過遇禍同一實也俱禀元氣或獨為人或為禽獸並為人或貴或賤或貧或富富或累金貧或乞食貴至封侯賤至奴僕非天禀施有左右也人物受性有厚薄也俱行道德禍福不均並為仁義利害不同晉文修文德徐偃行仁義文公以賞賜偃王以破滅魯人為父報仇安行不走追者捨之牛缺為盜所奪和意不恐盜還殺之文德與仁義同不走與不恐等然文公魯人得福偃王牛缺得禍者文公魯人幸而偃王牛缺不幸也韓

昭侯醉卧而寒典冠加之以衣覺而問之知典冠愛己也以越職之故加之以罪衛之驂乘者見御者之過從後呼車有救危之義不被其罪夫驂乘之呼車典冠之加衣同一意也加衣恐主之寒呼車恐君之危仁惠之情俱發於心然而於韓有罪於衛為忠驂乘偶典冠不偶也非唯人行物亦有之長數仞之竹大連抱之木工技之人裁而用之或成器而見舉持或遺材而遭廢棄非工技之人有愛憎也刀斧如有偶然也蒸穀為飯釀飯為酒酒之成也甘苦異味飯之熟也剛柔殊和非庖廚酒人有意異也手指之調有偶適也調飯也殊筐而居甘酒也異器而處蟲墮一器酒棄不飲鼠涉一筐飯捐不食夫百草之類皆有補

蓋遭醫人采掇成爲良藥或遺枯澤爲火所爍等之金也或爲鋤戟或爲鋒銛同之木也或梁於宮或柱於橋俱之火也或爍脂燭或燔枯草均之土也或基殿堂或塗軒戶皆之水也或溉鼎釜或澡腐臭物善惡同遭爲人用其不幸偶猶可傷痛況含精氣之徒乎虞舜聖人也在世宜蒙全安之福父頑母嚚弟象敖狂無過見憎不惡而得罪不幸甚矣孔子舜之次也生無尺土周流應聘削迹絕糧俱以聖才並不幸偶舜尚遭堯受禪孔子已死於闕里以聖人之才猶不幸偶庸人之中被不幸偶禍必衆多矣

命義篇

傳曰說命有三一曰正命二曰隨命三曰遭命正命謂本

禀之自得吉也性然骨善故不假操行以求福而吉自至故曰正命隨命者戮力操行而吉福至縱情施欲而凶禍到故曰隨命遭命者行善得惡非所冀望逢遭於外而得凶禍故曰遭命凡人受命在父母施氣之時已得吉凶矣夫性與命異或性善而命凶或性惡而命吉操行善惡者性也禍福吉凶者命也或行善而得禍是性善而命凶或行惡而得福是性惡而命吉也性自有善惡命自有吉凶行惡者禍隨而至而盜跖莊蹻橫行天下聚黨數千攻奪人物斷斬人身無道甚矣宜遇其禍乃以壽終夫如是隨命之說安所驗乎遭命者行善於內遭凶於外也若顏淵伯牛之徒如何遭凶顏淵伯牛行善者也當得隨命福祐

隨至何故遭凶顏淵困於學以才自殺伯牛空居而遭惡疾及屈平伍員之徒盡忠輔上竭王臣之節而楚放其身吳烹其尸行善當得隨命之福乃觸遭命之禍何哉言隨命則無遭命言遭命則無隨命儒者三命之說竟何所定且命在初生骨表著見今言隨操行而至此命在末不在本也則富貴貧賤皆在初禀之時不在長大之後隨操行而至也正命者至百而死隨命者五十而死遭命者初禀氣時遭凶惡也謂姙娠之時遭得惡也或遭雷雨之變長大夭死此謂三命亦有三性有正有隨有遭正者禀五常之性也隨者隨父母之性遭者遭得惡物象之故也故姙婦食兔子生缺脣月令曰是月也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

者生子不備必有大凶瘖聾跛盲氣遭胎傷故受性狂悖羊舌似我初生之時聲似豺狼長大性惡被禍而死在母身時遭受此性丹朱商均之類是也性命在本故禮有胎教之法子在身時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非正色目不視非正聲耳不聽及長置以賢師良傅教君臣父子之道賢不肖在此時矣受氣時母不謹慎心妄慮邪則子長大狂悖不善形體醜惡素女對黃帝陳五女之法非徒傷父母之身乃又賊男女之性人有命有祿有遭遇有幸偶命者貧富貴賤也祿者盛衰興廢也以命當富貴遭當盛之祿常安不危以命當貧賤遇當衰之祿則禍殃乃至常苦不樂遭者遭逢非常之變若成湯囚夏臺文王厄牖里矣

以聖明之德而有囚厄之變可謂遭矣變雖甚大命善祿
盛變不爲害故稱遭逢之禍晏子所遭可謂大矣直兵指
胷白刃加頸蹈死亡之地當劒戟之鋒執死得生還命善
祿盛遭逢之禍不能害也歷陽之都長平之坑其中必有
命善祿盛之人一宿同塡而死遭逢之禍大命善祿盛不
能郤也譬猶水火相更也水盛勝火火盛勝水遇其主而
用也雖有善命盛祿不遇知己之主不得效驗幸者謂所
遭觸得善惡也獲罪得脫幸也無罪見拘不幸也執拘未
久蒙令得出命善祿盛天災之禍不能傷也偶也謂事君
也以道事君君善其言遂用其身偶也行與主乖退而遠
不偶也退遠未久上官録召命善祿盛不偶之害不能晋

也故人之在世有吉凶之性命有盛衰之禍福

無形篇

人稟元氣於天各受壽夭之命以立長短之形猶陶者用土為簋廉冶者用銅為柈杅矣器形已成不可小大人體已定不可減增用氣為性性成命定體氣與形骸相抱生死與期節相須形不可變化命不可減加以陶冶言之人命短長可得論也禮曰水潦降不獻魚鼈何則雨水暴下蟲蛇變化化為魚鼈離本真暫變之蟲臣子謹慎故不敢獻人願身之變冀若蟲蛇之化乎夫蟲蛇未化者不若不化者蟲蛇未化人不食也化為魚鼈人則食之食則壽命乃短非所冀也歲月推移氣變物類蝦蟇為鶉雀為蜄蛤

人願身之變冀若鶉與蜄蛤魚鼈之類也人設捕蜄蛤得者食之雖身之不化壽命不得長非所冀也魯公牛哀寢疾七日變而成虎鯀殛羽山化為黃能（能音奴來反）願身變者冀牛哀之為虎鯀之為能乎則夫虎能之壽不能過人天地之性人最為貴變人之形更為禽獸非所冀也天地不變日月不易星辰不沒正也人受正氣故體不變時或男化為女女化為男由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也應政為變為政變非常性也漢興老父授張良書已化為石是以石之精為漢興之瑞也猶河精為人持璧與秦使者秦亡之徵也蠶食桑老績而為繭繭又化而為蛾蛾有兩翼變去蠶形蠐螬化為復育復育轉而為蟬蟬生兩翼不類蠐螬凡

諸命蠕蜚之類多變其形易其體至人獨不變者禀得正也生為嬰兒長為丈夫老為父翁從生至死未嘗變更者天性然也傳稱高宗有桑穀之異悔過反政享福百年是虛也傳言宋景公出三善言熒惑卻三舍延年二十一載是又虛也又言秦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十九年是又虛也稱赤松王喬好道為仙度世不死是又虛也假令人生立形謂之甲終老至死常守甲形如好道為仙未有使甲變為乙者也夫形不可變更年不可減增何則形氣性天也形為春氣為夏人以氣為壽形隨氣而動氣性不均則於體不同牛壽半馬馬壽半人然則牛馬之形與人異矣禀牛馬之形當自得牛馬之壽牛馬之不變為人則年壽

亦短於人世稱高宗之徒不言其身形變異而徒言其增
延年壽故有信矣形之血氣也猶囊之貯粟米也一石囊
之高大亦適一石如損益粟米囊亦增減人以氣為壽氣
猶粟米形猶囊也增減其壽亦當增減其身形安得如故
如以人形與囊異氣與粟米殊更以苞瓜喻之苞瓜之汁
猶人之血也其肌猶肉也試令人損益苞瓜之汁令其形
如故耐（耐能同後倣此）為之乎人不耐損益苞瓜之汁天安耐增
減人之年人年不可增減高宗之徒誰益之者而云增加
如言高宗之徒形體變易其年亦增乃可信也今言年增
不言其體變未可信也五行之物可變改者唯土也埏以
為馬變以為人是謂未入陶竈更火者也如使成器入竈

更火牢堅不可復變今人以為天地所陶冶矣形已成定何可復更也圖仙人之形體生毛臂變為翼行於雲則年增矣千歲不死此虛圖也世有虛語亦有虛圖假使之然蟬娥之類非真正人也海外三十五國有毛民羽民羽則翼矣毛羽之民土形所出非言為道身生毛羽也禹益見西王母不言有毛羽不死之民亦在外國不言有毛羽毛羽之民不言不死不死之民不言毛羽毛羽未可以效不死仙人之有翼安足以驗長壽乎

率性篇

論人之性定有善有惡其善者固自善矣其惡者固可教告率勉使之為善善漸於惡惡化於善成為性行召公戒

成王曰今王初服厥命於戲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生子謂十五子初生意於善終以善初生意於惡終以惡傳言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丹則赤十五之子其猶絲也其有所漸化為善惡猶藍丹之染練絲使之為青赤也青赤一成真色無異是故楊子哭岐道墨子哭練絲也蓋傷離本不可復變也人之性善可變為惡惡可變為善猶此類也蓬生麻間不扶自直白紗入緇不練自黑彼蓬之性不直紗之質不黑麻扶緇染使之直黑夫人之性猶蓬紗也在所漸染而善惡變矣王良造父稱為善御不能使不良為良也如徒能御良其不良者不能馴服此則駔工庸師服馴技能何奇而世稱之故曰王良登車馬不罷駑堯

舜為政民無狂愚傳曰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聖主之民如彼惡主之民如此竟在化不在性也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而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而鄙夫寬徒聞風名猶或變節況親接形面相敎告乎孔門弟子七十之徒皆任卿相之用被服聖教文才雕琢知能十倍教訓之功而漸漬之力也未入孔子之門時閭巷常庸無奇其尤甚不率者唯子路也世稱子路無恒之庸人未入孔門時戴雞佩豚勇猛無禮聞誦讀之聲搖雞奮豚揚脣吻之音聒賢聖之耳惡至甚矣孔子引而教之漸漬磨礪開導牖進猛氣消損驕節屈折卒能政事序在四科斯蓋變性

使惡為善之明效也夫肥沃墝埆土地之本性也肥而沃
者性美樹稼豐茂墝而埆者性惡深耕細鋤厚加糞壤勉
致人功以助地力其樹稼與彼肥沃者相似類也
性惡之人亦不稟天善性得聖人之教志行變化世稱利
劒有千金之價棠谿魚腸之屬龍泉太阿之輩其本鋌山
中之恒鐵也冶工鍛鍊成為銛利豈利劒之鍛與鍊乃異
質哉工良師巧鍊數至也試取東下直一金之劒更熟鍛
鍊足其火齊其銛猶千金之劒也夫鐵石天然尚為鍛鍊
者變易故質況人含五常之性賢聖未之熟鍛鍊耳奚患
性之不善哉古貴良醫者能知篤劇之病所從生起而以
針藥治而已之如徒知病之名而坐觀之何以為奇夫人

有不善則乃性命之疾也無其教治而欲令變更豈不難
哉
陽遂取火於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時消鍊五石鑄以為器
磨礪生光仰以嚮日則火來至此真取火之道也今妄以
刀劍之鉤月摩拭朗白仰以嚮日亦得火焉夫鉤月非陽
遂也所以耐取火者摩拭之所致也今夫性惡之人使與
性善者同類乎可率勉之令其為善使之異類乎亦可令
與道人之所鑄玉隨侯之所作珠人之所摩刀劍鉤月焉
教導以學漸漬以德亦將日有仁義之操黃帝與炎帝爭
為天子教熊羆貔虎以戰于阪泉之野三戰得志炎帝敗
績堯以天下讓舜鯀為諸侯欲得三公而堯不聽怒其猛

獸欲以為亂比獸之角可以為城舉尾以為旌奮心盛氣阻戰為彊夫禽獸與人殊形猶可命戰况人同類乎推此以論百獸率舞潭魚出聽六馬仰秣不復疑矣異類以殊為同同類以鈞為異所由不在於物在於人也凡含血氣者教之所以異化也三苗之民或賢或不肖堯舜齊之恩教加也楚越之人處莊嶽之間經歷歲月變為舒緩風俗移也

是故王法不廢學校之官不除獄理之吏欲令凡衆見禮義之教學校勉其前法禁防其後使丹朱之志亦將可勉何以驗之三軍之士非能制也勇將率勉視死如歸且闔廬嘗試其士於五湖之側皆加刃於肩血流至地句踐亦

試其士於寢宮之庭赴火死者不可勝數夫刃火非人性之所貪也二主激率念不顧生是故軍之法輕刺血孟賁勇也聞軍令懼是故叔孫通制定禮儀拔劒爭功之臣奉禮拜伏初驕倨而後遜順教威德變易性也不患性惡患其不服聖教自遇而以生禍也豆麥之種與稻粱殊然食能去饑小人君子稟性異類乎譬諸五穀皆為用實不異而效殊者稟氣有厚泊故性有善惡也

是故酒之泊厚同一麴糵人之善惡共一元氣氣有少多故性有賢愚西門豹急佩韋以自緩董安于緩帶弦以自促急之與緩俱失中和然而韋弦附身成為完具之人能納韋弦之教補接不足則豹安于之名可得參也

偶會篇

命吉凶之主也自然之道適偶之數非有他氣旁物厭勝感動使之然也世謂子胥伏劍屈原自沉子蘭宰嚭誣讒吳楚之君冤殺之也偶二子命當絕子蘭宰嚭適為讒而懷王夫差適信姦也君適不明臣適為讒二子之命偶自不長二偶三合似若有之其實自然非他為也夏殷之朝適窮桀紂之惡適稔商周之數適起湯武之德適豐關龍逢殺箕子比干囚死當桀紂惡盛之時亦二子命訖之期也任伊尹之言納呂望之議湯武且興之會亦二臣當用之際也人臣命有吉凶賢不肖之主與之相逢文王時當昌呂望命當貴高宗治當平傳說德當遂非文王高宗為

二臣生呂望傅說為兩君出也君明臣賢光曜相察上脩下治度數相得

僮謠之語當驗鬬雞之變適生鸜鵒之占當應魯昭之惡適成非僮謠致鬬競鸜鵒招君惡也期數自至人行偶合也堯命當禪舜丹朱為無道虞統當傳夏商均行不軌非舜禹當得天下能使二子惡也美惡是非適相逢也火星與昴星出入昴星低時火星出昴星見時火星伏非火之性厭服昴也時偶不並度轉乖也正月建寅斗魁破申非寅建使申破也轉運之衡偶自應也

骨相篇

人曰命難知命甚易知知之何用用之骨體人命禀於天

則有表候於體察表候以知命猶察斗斛以知容矣表候者骨法之謂也傳言黃帝龍顏顓頊戴午帝嚳駢齒堯眉八采舜目重瞳禹耳三漏湯臂再肘文王四乳武王望陽周公背僂皋陶馬口孔子反羽斯十二聖者皆在帝王之位或輔主憂世世所共聞儒所共說在經傳者較著可信若夫短書俗記竹帛胤文非儒者所見衆多非一蒼頡四目為黃帝史晉公子重耳仳脇為諸侯霸蘇秦骨鼻為六國相張儀仳脇亦相秦魏項羽重瞳云虞舜之後與高祖分王天下陳平貧而飲食不足貌體佼好而衆人怪之曰平何食而肥及韓信為滕公所鑒免於鈇質亦以面狀有異面狀肥佼亦一相也高祖隆準龍顏美鬚左股有七十

二黑子單父呂公善相見高祖狀貌奇之因以其女妻高祖呂后是也卒生孝惠王魯元公主高祖為泗上亭長當去歸之田與呂后及兩子居田有一老公過請飲因相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也令相兩子見孝惠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曰皆貴老公去高祖從外來呂后言於高祖高祖追及老公止使自相老公曰鄉者夫人嬰兒相皆似君君相貴不可言也後高祖得天下如老公言推此以況一室之人皆有富貴之相矣類同氣鈞性體法相固自相似異氣殊類亦兩相遇富貴之男娶得富貴之妻女亦得富貴之男夫二相不鈞而相遇則有立死若未相適有豫亡之禍也王莽姑正君許嫁至期當行時夫輒死

如此者再廼獻之趙王趙王未取又薨清河南宮大有與
正君父稺君善者遇相君曰貴為天下母是時宣帝世元
帝為太子稺君乃因魏郡都尉納之太子太子幸之生子
君上宣帝崩太子立正君為皇后君上為太子元帝崩太
子立是為成帝正君為皇太后竟為天下母夫正君之相
當為天下母而前所許二家及趙王為無天下父之相故
未行而二夫死趙王薨是則二夫趙王無帝王大命而正
君不當與三家相遇之驗也丞相黄次公故為陽夏游徼
與善相者同車俱行見一婦人年十七八相者指之曰此
婦人當大富貴為封侯者夫人次公止車審視之相者曰
今此婦人不富貴卜書不用也次公問之乃其旁里人巫

家子也即娶以為妻其後次公果大富貴位至丞相封為列侯夫次公富貴婦人當配之故果相遇遂俱富貴使次公命賤不得婦人為偶不宜為夫婦之時則有二夫趙王之禍夫舉家皆富貴之命然後乃任富貴之事骨法形體有不應者則必別離死亡不得久享介福故富貴之家役使奴僮育養牛馬必有與衆不同者矣僮奴則有不死亡之相牛馬則有數字乳之性田則有種孳速熟之穀商則有居善疾售之貨是故知命之人見富貴於貧賤睹貧賤於富貴案骨節之法察皮膚之理以審人之性命無不應者趙簡子使姑布子卿相諸子莫吉至翟婢之子無恤而以為貴無恤最賢又有貴相簡子後廢太子而立無恤卒

為諸侯襄子是矣相工相黥布當先刑而後王後竟被刑
乃封王衛青父鄭季與楊信公主家僮衛媪通生青在建
章宮時鉗徒相之曰貴至封侯青曰人奴之道得不笞罵
足矣安敢望封侯其後青為軍吏戰數有功超封增官遂
為大將軍封為萬戶侯周亞夫未封侯之時許負相之曰
君後三歲而入將相持（一有重字）國秉貴重矣於人臣無兩其
後九歲而君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已代侯矣有如父卒
子當代亞夫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
示我許負指其口有縱理入口曰此餓死法也居三歲其
兄絳侯勝有罪文帝擇絳侯子賢者推亞夫廼封條侯續
絳侯後文帝之後六年匈奴入邊乃以亞夫為將軍至景

帝之時亞夫為丞相後以疾免其子為亞夫買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為塟者取庸苦之不與錢庸知其盜買官器怨而上告其子景帝下吏責問因不食五日嘔血而死當鄧通之幸文帝也貴在公卿之上賞賜億萬與上齊體相工相之曰當貧賤餓死文帝崩景帝立通有盜鑄錢之罪景帝考驗通亡寄死人家不名一錢韓太傅為諸生時借相工五十錢與之俱入璧雍之中相璧雍弟子誰當貴者相工指倪寬曰彼生當貴秩至三公韓生謝遣相工通刺倪寬結膠漆之交盡觔力之敬徙舍從寬深自附納之寬嘗甚病韓生養視如僕狀恩深踰於骨肉後名聞於天下倪寬位至御史大夫州郡承旨召請擢用舉在本朝

遂至太傅夫鉗徒許負及相鄧通倪寬之工可謂知命之工矣故知命之工察骨體之證睹富貴貧賤猶人見盤盂之器知所設用也善器必用貴人惡器必施賤者尊鼎不在陪厠之側匏瓜不在堂殿之上明矣富貴之骨不遇貧賤之苦貧賤之相不遭富貴之樂亦猶此也器之盛物有斗石之量猶人爵有高下之差也器過其量物溢棄遺爵過其差死亡不存論命者如比之於器以察骨體之法則命在於身形定矣非徒富貴貧賤有骨體也而操行清濁亦有法理貴賤貧富命也操行清濁性也非徒命有骨法性亦有骨法惟知命有明相莫知性有骨法此見命之表證不見性之符驗也范蠡去越自齊遺大夫種書曰飛鳥

盡良弓藏狡兎死走犬烹越王爲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榮樂子何不去大夫種不能去稱病不朝賜劒而死大梁人尉繚説秦始皇以并天下之計始皇從其冊與之亢禮衣服飲食與之齊同繚曰秦王為人隆凖長目鷙膺豺聲少恩虎視狼心居約易以下人得志亦輕視人我布衣也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須得志天下皆為虜矣不可與交游乃亡去故范蠡尉繚見性行之證而以定處來事之實實有其效如其相法由此言之性命繫於形體明矣以尺書所載世所共見准況古今不聞者必衆多非一皆有其實禀氣於天立形於地察在地之形以知在天之命莫不得其實也有傳孔子相澹臺子羽唐

舉占蔡澤不驗之文此失之不審何隱匿微妙之表也相或在內或在外或在形體或在聲氣察外者遺其內在形體者亡其聲氣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鄭東門鄭人或問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頭似堯其項若臯陶肩類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儽儽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未也如喪家狗然哉然哉夫孔子之相鄭人失其實鄭人不明法術淺也孔子之失子羽唐舉惑於蔡澤猶鄭人相孔子不能具見形狀之實也以貌取人失於子羽以言取人失於宰予也

初稟篇

命謂初所稟得而生也人生受性則受命矣性命俱稟同

盡良弓藏狡兎死走犬烹越王爲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榮樂子何不去大夫種不能去稱病不朝賜劒而死大梁人尉繚説秦始皇以并天下之計始皇從其冊與之亢禮衣服飲食與之齊同繚曰秦王為人隆準長目鷙膺豺聲少恩虎視狼心居約易以下人得志亦輕視人我布衣也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須得志天下皆為虜矣不可與交游乃亡去故范蠡尉繚見性行之證而以定處來事之實實有其效如其相法由此言之性命繫於形體明矣以尺書所載世所共見准况古今不聞者必衆多非一皆有其實禀氣於天立形於地察在地之形以知在天之命莫不得其實也有傳孔子相澹臺子羽唐

舉占蔡澤不驗之文此失之不審何隱匿微妙之表也相或在內或在外或在形體或在聲氣察外者遺其內在形體者亡其聲氣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鄭東門鄭人或問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頭似堯其項若皐陶肩類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儽儽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未也如喪家狗然哉然哉夫孔子之相鄭人失其實鄭人不明法術淺也孔子之失子羽唐舉惑於蔡澤猶鄭人相孔子不能具見形狀之實也以貌取人失於子羽以言取人失於宰予也

初稟篇

命謂初所稟得而生也人生受性則受命矣性命俱稟同

時並得非先稟性後乃受命也

富家之翁貲累千金生有富骨治生積貨至於年老成為富翁矣夫王者天下之翁也稟命定於身中猶鳥之別雄雌於卵殼之中也卵殼孕而雌雄生日月至而骨節彊夫王者天下之雄也其命當王王命定於懷妊猶富貴骨生有鳥雄卵成也非唯人鳥也萬物皆然草木生於實核出土為栽蘗稍生莖葉成為長短巨細皆由實核王者長巨之最也朱草之莖如鍼紫芝之栽如豆成為瑞矣王者稟氣而生亦猶此也

本性篇

情性者人治之本禮樂所由生也故原情性之極禮為之

防樂為之節性有卑謙辭讓故制禮以適其宜情有好惡喜怒哀樂故作樂以通其敬禮所以制樂所作為者情與性也孟子作性善之篇以為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亂之也謂人生於天地皆稟善性長大與物交接者放縱悖亂不善日以生矣若孟子之言人幼小之時無有不善也微子曰我舊云孩子王子不出紂為孩子之時微子睹其不善之性性惡不出衆庶長大為亂不變故云也羊舌食我初生之時叔姬視之及堂聞其號聲而還曰其聲豺狼之聲也野心無親非是莫滅羊舌氏遂不肯見及長一有祁與字勝為亂食我與焉國人殺食我羊舌氏由是滅矣紂之惡在孩子之時食我之亂見始生之聲孩子始生未與物接

誰令悖者丹朱生於唐宮商均生於虞室唐虞之時可比屋而封所與接者必多善矣二帝之旁必多賢也然而丹朱傲商均虐並失帝統歷世為戒性本自然善惡有質孟子之言情性未為實也然而性善之論亦有所緣或仁或義性術乖也動作趨翔性識詭也面色或白或黑身形或長或短至老極死不可變易天性然也一歲嬰兒無爭奪之心長大之後或漸利色狂心悖行由此生也告子與孟子同時其論性無善惡之分譬之湍水決之東則東決之西則西無分於善惡可推移者謂中人也不善不惡須教成者也故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告子之以決水喻者徒謂中人不指極善極惡

也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夫中人之性在所習焉習善而為善習惡而為惡也至於極善極惡非復在習故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性有善不善聖化賢教不能復移易也孔子道德之祖諸子之中最卓者也而曰上智下愚不移故知告子之言未得實也夫告子之言亦有緣也詩曰彼姝之子何以與之其傳曰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朱則赤夫決水使之東西猶染絲令之青赤也丹朱商均已染於唐虞之化矣然而丹朱慠而商均虐者至惡之質不受藍朱變也

人性有善有惡猶人才有高有下也高不可下下不可高謂性無善惡是謂人才無高下也稟性受命同一實也命

有貴賤性有善惡謂性無善惡是謂人命無貴賤也九州田土之性善惡不均故有黃赤黑之别上中下之差水潦不同故有清濁之流東西南北之趨人稟天地之性懷五常之氣或仁或義性術乖也動作趨翔或重或輕性識詭也面色或白或黑身形或長或短至老極死不可變易天性然也余固以孟軻言人性善者中人以上者也孫卿言人性惡者中人以下者也楊雄言人性善惡混者中人也若反經合道則可以為教盡性之理則未也

物勢篇

儒者論曰天地故生人此言妄也夫天地合氣人偶自生也猶夫婦合氣子則自生也夫婦合氣非當時欲得生子

情欲動而合合而生子矣且夫婦不故生子以知天地不故生人也然則人生於天地也猶魚之於淵蟣蝨之於人也因氣而生種類相產萬物生天地之間皆一實也

且一人之身含五行之氣故一人之行有五常之操五常五常之道也五藏在內五行氣俱如論者之言含血之蟲懷五行之氣輙相賊害一人之身胷懷五藏自相賊也一人之操行義之心自相害也且五行之氣相賊害含血之蟲相勝服其驗何在曰寅木也其禽虎也戌土也其禽犬也丑未亦土也丑禽牛未禽羊也木勝土故犬與牛羊為虎所服也亥水也其禽豕也巳火也其禽虵也子亦水也其禽鼠也午亦火也其禽馬也水勝火故豕食虵火為水

所害故馬食鼠屎而腹脹曰審如論者之言含血之蟲亦有不相勝之效午馬也子鼠也酉雞也卯兎也水勝火鼠何不逐馬金勝木雞何不啄兎亥豕也未羊也丑牛也土勝水牛羊何不殺豕巳蛇也申猴也火勝金蛇何不食獮猴獮猴者畏鼠也齧獮猴者犬也鼠水獮猴金也水不勝金獮猴何故畏鼠也戌土也申猴也土不勝金猴何故畏犬東方木也其星倉龍也西方金也其星白虎也南方火也其星朱鳥也北方水也其星玄武也天有四星之精降生四獸之體含血之蟲以四獸為長四獸含五行之氣最較著案龍虎交不相賊鳥龜會不相害以四獸驗之以十二辰之禽效之五行之蟲以氣性相刻則尤不相應凡萬

物相刻賊含血之蟲則相服至於相啖食者自以齒牙頓
利筋力優劣動作巧便氣勢勇桀若人之在世勢不與適
力不均等自相勝服以力相服則以刃相賊矣夫人以刃
相賊猶物以齒角爪牙相觸刺也力強角利勢烈牙長則
能勝氣微爪短膽小距頓則服畏也人有勇怯故戰有勝
負勝者未必受金氣負者未必得木精也孔子畏陽虎卻
行流汗陽虎未必色白孔子未必面青也鷹之擊鳩雀鴞
之啄鵠鴈未必鷹鴞生於南方而鳩雀鵠鴈産於西方也
自是筋力勇怯相勝服也一堂之上必有論者一鄉之中
必有訟者訟必有曲直論必有是非非而曲者為負是而
直者為勝亦或辯口利舌辭喻橫出為勝或詘弱綴跲蹥

蹇不比者為負以舌論訟猶以劒戟鬬也利劒長戟手足健疾者勝頓刀短矛手足緩留者負夫物之相勝或以筋力或以氣勢或以巧便小有氣勢口足有便則能以小而制大大無骨力角翼不勁則以大而服小鵲食蝟皮博勞食虵蝟虵不便也蚊虻之力不如牛馬牛馬困於蚊虻蚊虻乃有勢也鹿之角足以觸犬獼猴之手足以搏鼠然而鹿制於犬獼猴服於鼠角爪不利也故十年之牛為牧豎所驅長仞之象為越僮所鉤無便故也故夫得其便也則以小能勝大無其便也則以彊服於羸也

奇怪篇

儒者稱聖人之生不因人氣更稟精於天禹母吞薏苡而

生禹故夏姓曰姒禼母吞燕卵而生禼故殷姓曰子后稷母履大人跡而生后稷故周姓曰姬詩曰不坼不副是生后稷說者又曰禹禼逆生闓母背而出后稷順生不坼不副不感動母體故曰不坼不副逆生者子孫逆死順生者子孫順亡故桀紂誅死赧王奪邑言之有頭足故人信其說明事以驗證故人然其文讖書又言堯母慶都野出赤龍感已遂生堯高祖本紀言劉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見蛟龍於上已而有身遂生高祖其言神驗文又明著世儒學者莫謂不然如實論之虛妄言也彼詩言不坼不副言其不感動母體可也言其闓母背而出妄也夫蟬之生復育也闓背而出天之生聖

子與復育同道乎兔吮毫而懷子及其子生從口而出案禹母吞薏苡卨母嚥燕卵與兔吮毫同實也禹卨之母生宜皆從口不當闓背夫如是闓背之說竟虛妄也世間血刃死者多未必其先祖初為人者生時逆也秦失天下閻樂斬胡亥項羽誅子嬰秦之先祖伯翳豈逆生乎如是為順逆之說以驗三家之祖誤矣且夫薏苡草也燕卵鳥也大人跡土也三者皆形非氣也安能生人說聖者以為稟天精微之氣故其為有殊絕之知今三家之生以草以鳥以土可謂精微乎天地之性唯人為貴則物賤矣今貴人之氣更稟賤物之精安能精微乎

書虛篇

傳書或言顏淵與孔子俱上魯太山孔子東南望吳閶門外有繫白馬引顏淵指以示之曰若見吳昌門乎顏淵曰見之孔子曰門外何有曰有如繫練之狀孔子撫其目而正之因與俱下下而顏淵髮白齒落遂以病死蓋以精神不能若孔子彊力自極精華竭盡故早夭死世俗聞之皆以為然如實論之殆虛言也人目之視也物大者易察小者難審使顏淵處昌門之外望太山之形終不能見況從太山之上察白馬之色色不能見明矣非惟顏淵不能見孔子亦不能見也何以驗之耳目之用均也目不能見百里則耳亦不能聞也陸賈曰離婁之明不能察帷薄之內師曠之聰不能聞百里之外昌門之與太山非直帷薄之

内百里之外也秦武王與孟說舉鼎不任絕脉而死舉鼎用力力由筋脉筋脉不堪絕傷而死道理宜也今顔淵用目望遠望遠目睛不任宜盲眇髮白齒落非其致也髮白齒落用精於學勤力不休氣力竭盡故至於死伯奇放流首髮早白詩云惟憂用老伯奇用憂而顔淵用睛曁望倉卒安能致此

傳書言舜葬於蒼梧象為之耕禹葬會稽鳥為之田蓋以聖德所致天使鳥獸報祐之也世莫不然考實之殆虛言也夫舜禹之德不能過堯堯葬於冀州或言葬於崇山冀州鳥獸不耕而鳥獸獨為舜禹耕何天恩之偏駮也天欲報舜禹宜使蒼梧會稽常祭祀之使鳥獸田耕不能使人

祭祭加舜禹之墓田施人民之家天之報祐聖人何其拙也且無益哉由此言之鳥田象耕報祐舜禹非其實也實者蒼梧多象之地會稽衆鳥所居禹貢曰彭蠡既瀦陽鳥攸居天地之情鳥獸之行也象自蹈土鳥自食苹土蹶草盡若耕田狀壤靡泥易人隨種之世俗則謂為舜禹田海陵麋田若象耕狀何嘗帝王塟海陵者邪

傳書言吳王夫差殺伍子胥煑之於鑊乃以鴟夷槖投之於江子胥恚恨驅水為濤以溺殺人今時會稽丹徒大江錢塘浙江皆立子胥之廟蓋欲慰其恨心止其猛濤也夫言吳王殺子胥投之於江實也言其恨恚驅水為濤者虛也屈原懷恨自投湘江湘江不為濤申徒狄蹈河而死河

水不為濤世人必曰屈原申徒狄不能勇猛力怒不如子胥夫衛葅子路而漢烹彭越子胥勇猛不過子路彭越然二士不能發怒於鼎鑊之中以烹湯葅汁瀋漎旁人子胥亦自先入鑊乃入江在鑊中之時其神安居豈怯於鑊湯勇於江水哉何其怒氣前後不相副也且夫水難驅而人易從也生任筋力死為精䰟子胥之生不能從生人營衛其身自令身死筋力消絕精䰟飛散安能為濤

桓公尊九九之人拔寗戚於車下責包茅不貢連兵攻楚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千世一出之主也而云負婦人於背虛矣說尚書者曰周公居攝帶天子之綬戴天子之冠負扆南面而朝諸侯戶牖之間曰扆南面之坐位也負扆南

面鄉坐扆在後也桓公朝諸侯之時或南面坐婦人立於後也世俗傳云則曰負婦人於背矣此則夔一足宋丁公鑿井得一人之語也唐虞時夔為人夫性知音樂調聲悲善當時人曰調樂如夔一足矣世俗傳言夔一足非其理也且一足之人何用行也夏后孔甲田于東萯山天雨晦冥入于民家主人方乳或曰后來之子必貴或曰不勝之子必賤孔甲曰為余子孰能賤之載以歸析橑斧斬其足卒為守門者孔甲之欲貴之子有餘力矣斷足無宜故為守者今夔一足無音趨步坐調音樂可也秩宗之官不宜一足猶守者斷足不可貴也孔甲不得貴之子伯夷不得讓於夔焉宋丁公者宋人也未鑿井時常有寄汲於人

以工計之日去一人工作自鑿井後不復寄汲計之日得一人之作故曰宋丁公鑿井得一人俗傳言曰丁公鑿井得一人於井中夫人生於人非生於土也穿土鑿井無為得人推此以論負婦人之語猶此類也桓公思士作庭燎而夜坐以思致士反以白日負婦人見諸侯乎

變虛篇

傳書曰宋景公之時熒惑守心公懼召子韋而問之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雖然可移於相公曰相所使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為也寧獨死耳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民饑必死為人君而欲殺其民以自活也

其誰以我為君者乎是寡人命固盡也子毋復言子韋退
走北面再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
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君延命二十一年此
言虛也何則皇天遷怒使熒惑本景公身有惡而守心則
雖聽子韋言猶無益也使其不為景公則雖不聽子韋之
言亦無損也齊景公時有彗星使人禳之晏子曰無益也
秖取誣焉天道不闇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也且天之有
彗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益祝
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齊君欲禳彗星之凶猶子韋
欲移熒惑之禍也宋君不聽猶晏子不肯從也則齊君為
子韋晏子為宋君也同變共禍一事二人天猶賢宋君使

熒惑徙三舍延二十一年獨不多晏子使彗消而增其壽
何天祐善偏駁不齊一也人君有善行善行動於心善言
出於意同由共本一氣不異宋景公出三善言則其先三
善言之前必有善行也有善行必有善政政善則嘉瑞臻
福祥至熒惑之星無為守心也使景公有失誤之行以致
惡政惡政發則妖異見熒之守心猶桑穀之生朝高宗消
桑穀之變以政不以言景公郤熒惑之異亦宜以行景公
有惡行故熒惑守心不改政修行坐出三善言安能動天
天安肯應何以效之使景公出三惡言能使熒惑守心乎
夫三惡言不能使熒惑守心三善言安能使熒惑退徙三
舍以三善言獲二十一年如有百善言得千歲之壽乎非

天祐善之意應誠為福之實也
齊景公問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晏子往見公
公曰寡人問太卜曰子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地固可動乎
晏子嘿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見鉤星在房心之間地
其動乎太卜曰然晏子出太卜走見公臣非能動地地固
將自動夫子韋言星徙猶太卜言地動也地固且自動太
卜言已能動之星固將自徙子韋言君能徙之使晏子不
言鉤星在房心則太卜之姦對不覺宋無晏子之知臣故
子韋之一言遂為其是案子韋書錄序奏亦言子韋曰君
出三善言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舍不言三或時星
當自去子韋以為驗實動離舍世增言三既空增三舍之

數又虛生二十一年之壽也

感虛篇

傳書言魯襄公與韓戰戰酣日暮公援戈而麾之日為之反三舍此言虛也凡人能以精誠感動天專心一意委務精神精通于天天為變動然尚未可謂然襄公志在戰為日暮一麾安能令日反使聖人麾日日終不反襄公何人而使日反乎鴻範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有風雨夫星與日月同精日月不從星星輙復變明日月行有常度不得從星之好惡也安得從襄公之所欲星之在天也為日月舍猶地有郵亭為長吏廨也二十八舍有分度一舍十度或增或減言日反三

舍乃三十度也日日行一度一麾之間反三十日時所在度也如謂舍為度三度亦三日行也一麾之間令日卻三日也宋景公推誠出三善言熒惑徙三舍實論者猶謂之虛襄公爭鬬惡日之暮以此一戈麾無誠心善言日為之反殆非其意哉且日火也聖人麾火終不能卻襄公麾日安能使反或時戰時日正卯戰迷謂日之暮麾之轉左曲道日若卻世好神怪因謂之反不道所謂也

傳書言荊軻為燕太子謀刺秦王白虹貫日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此言精感天天為變動也夫言白虹貫日太白蝕昴實也言荊軻之謀衛先生之畫感動皇天故白虹貫日太白蝕昴者虛也夫以筯撞鐘以筭擊鼓

不能鳴者所用撞擊之者小也今人之形不過七尺以七尺形中精神欲有所為雖積銳意猶筯撞鐘筭擊鼓也安能動天精非不誠所用動者小也且所欲害者人也人不動天反動乎

傳書言燕太子丹朝於秦不得去從秦王求歸秦王執留之與之誓曰使日再中天雨粟令烏白頭馬生角廚門木象生肉足乃得歸當此之時天地祐之日為再中天雨粟烏白頭馬生角廚門木象生肉足秦王以為聖乃歸之此言虛也燕太子丹何人而能動天聖人之拘不能動天太子丹賢者也何能致此夫天能祐太子生諸瑞以免其身則能和秦王之意以解其難見拘一事而易生瑞五事而

難舍一事之易為五事之難何天之不憚勞也湯困夏臺文王拘羑里孔子厄陳蔡三聖之困天不能祐使拘之者睹祐知聖出而尊厚之

傳書言鄒衍無罪見拘於燕當夏五月仰天而歎天為隕霜此與杞梁之妻哭而崩城無以異也言其無罪見拘當夏仰天而歎實也言天為之雨霜虛也夫萬人舉口並解吁嗟猶未能感天鄒衍一人冤而壹歎安能下霜鄒衍之冤不過曾子伯奇曾子見疑而吟伯奇被逐而歌疑與拘同吟歌與歎等曾子伯奇不能致寒鄒衍何人獨能雨霜被逐之冤尚未足言申生伏劍子胥刎頸實孝而賜死誠忠而被誅且臨死時皆有聲辭聲辭出口與仰天歎無異

天不為二子感動獨為鄒衍動豈天痛見拘不悲流血哉夫哀與樂同喜與怒均衍興怨痛使天下霜使衍蒙非望之賞仰天而笑能以冬時使天熱乎變復之家曰人君秋賞則溫夏罰則寒寒不累時則霜不降溫不兼日則冰不釋一夫冤而一歎天輒下霜何氣之易變時之易轉也寒溫自有時不合變復之家且從變復之說或時燕王好用刑寒氣應至而衍囚拘而歎歎時霜適自下世見適歎而霜下則謂鄒衍歎之致也

傳書言倉頡作書天雨粟鬼夜哭此言文章興而亂漸見故其妖變致天雨粟鬼夜哭也夫言天雨粟鬼夜哭實也言其應倉頡作書虛也夫河出圖洛出書聖帝明王之瑞

應也圖書文章與倉頡所作字畫何以異天地為圖書倉頡作文字業與天地同指與鬼神合何非何惡而致雨粟神哭之怪使天地鬼神惡人有書則其出圖書非也天不惡人有書作書何非而致此怪或時倉頡適作書天適雨粟鬼偶夜哭而雨粟鬼神哭自有所為世見應書而至則謂作書生亂敗之象應事而動也

福虛篇

世論行善者福至為惡者禍來福禍之應皆天也人為之天應之陽恩人君賞其行陰惠天地報其德無貴賤賢愚莫謂不然徒見行事有其文傳又見善人時遇福故遂信之謂之實然斯言或時賢聖欲勸人為善著必然之語以

明德報或福時適遇者以為然如實論之安得福祐乎石生而堅蘭生而馨如謂叔敖之賢在埋虵之時非生而稟之也儒家之徒董無心墨家之役纏子相見講道纏子稱墨家右鬼神是引秦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九十年董子難以堯舜不賜年桀紂不夭死堯舜桀紂猶為尚遠且近難以秦穆公晉文公夫謚者行之迹也迹生時行以為死謚穆者誤亂之名文者德惠之表有誤亂之行天賜之年有德惠之操天奪其命乎案穆公之霸不過晉文晉文之謚美於穆公天不加晉文以命獨賜穆公以年是天報誤亂與穆公同也天下善人寡惡人衆善人順道惡人違天然夫惡人之命不短善人之年不長天不命善人常享

一百載之壽惡人為殤子惡死何哉

禍虛篇

凡人窮達禍福之至大之則命小之則時太公窮賤遭周文而得封甯戚隱阨逢齊桓而見官非窮賤隱阨有非而得封見官有是也窮達有時遭遇有命也太公甯戚賢者也尚可謂有非聖人純道者也虞舜為父弟所害幾死再三有遇唐堯堯禪舜立為帝嘗見害未有非立為帝未有是前時未到後則命時至也案古人君臣困窮後得達通未必初有惡天禍其前卒有善神祐其後也一身之行一行之操結髮終死前後無異然一成一敗一進一退一窮一通一全一壞遭遇適然命時當也

龍虛篇

短書言龍無尺木無以升天又曰升天又言尺木謂龍從木中升天也彼短書之家世俗之人也見雷電發時龍隨而起當雷電樹木擊之時龍適與雷電俱在樹木之側雷電去龍隨而上故謂從樹木之中升天也實者雷龍同類感氣相致故易曰雲從龍風從虎又言虎嘯谷風至龍興景雲起龍與雲相招虎與風相致故董仲舒雩祭之法設土龍以為感也夫盛夏太陽用事雲雨干之太陽火也雲雨水也火激薄則鳴而為雷龍聞雷聲則起起而雲至雲至而龍乘之雲雨感龍龍亦起雲而升天天極雷高雲消復降人見其乘雲則謂升天見天為雷電則謂天取龍世

儒讀易文見傳言皆知龍者雲之類拘俗人之議不能通其說又見短書為證故遂謂天取龍天不取龍龍不升天物在世間各有所乘水虵乘霧龍乘雲鳥乘風見龍乘雲故謂之神失龍之實誣龍之能也然則龍之所以為神者以能屈伸其體存亡其形屈伸其體存亡其形未足以為神也豫讓吞炭漆身為厲人不識其形子貢滅鬚為婦人人不知其狀龍變體自匿人亦不能覺變化藏匿者巧也物性亦有自然狌狌知往乾鵲知來鸚鵡能言孔子曰游者可為綱飛者可為矰至於龍也吾不知其乘風雲上升今日見老子其猶龍乎夫龍乘雲而上雲消而下物類可察上下可知而云孔子不知以孔子之聖尚不知龍况俗

人智淺好奇之性無實可之心謂之龍神而升天不足怪也。

雷虛篇

禮曰刻尊為雷之形一出一入一屈一伸為相校軫則鳴校軫之狀鬱律㟪壘之類也此象類之矣氣相校軫分裂則隆隆之聲校軫之音也魄然若襞裂者氣射之聲也氣射中人人則死矣實說雷者太陽之激氣也何以明之正月陽動故正月始雷五月陽盛故五月雷迅秋冬陽衰故秋冬雷潛盛夏之時太陽用事陰氣乘之陰陽分事則相校軫校軫則激射激射為毒中人輒死中木木折中屋屋壞人在木下屋間偶中而死矣何以驗之試以一斗水灌

冶鑄之火氣激㸌裂若雷之音矣或近之必灼人體天地為鑪大矣陽氣為火猛矣雲雨為水多矣分爭激射安得不迅中傷人身安得不死當冶工之消鐵也以土為形燥則鐵下不則躍溢而射射中人身則皮膚灼剝陽氣之熱非直消鐵之烈也陰氣激之非直土泥之濕也陽氣中人非直灼剝之痛也夫雷火也氣剡人人不得無迹如炙處狀似文字人見之謂天記書其過以示百姓是復虛妄也

道虛篇

世稱堯若腊舜若腒心愁憂苦形體羸癯使黃帝致太平乎則其形體宜如堯舜堯舜不得道黃帝升天非其實也使黃帝廢事修道則心意調和形體肥勁是與堯舜異也

異則功不同矣功不同天下未太平而升封又非實也五帝三王皆有聖德之優者黃帝不在上焉如聖人皆仙仙者非獨黃帝如聖人不仙黃帝何為獨仙世見黃帝好方術方術仙者之業則謂帝仙矣又見鼎湖之名則言黃帝採首山銅鑄鼎而龍垂胡髯迎黃帝矣是與說會稽之山無以異也夫山名曰會稽即云夏禹巡狩會稽於此山上故曰會稽夫禹至會稽治水不巡狩猶黃帝好方伎不升天也無會稽之事猶無鑄鼎龍垂胡髯之實也里名勝母可謂實有子勝其母乎邑名朝歌可謂民朝起者歌乎

儒書言淮南王學道招會天下有道之人傾一國之尊下道術之士是以道術之士並會淮南奇方異術莫不爭出

王遂得道舉家升天畜產皆仙犬吠於天上雞鳴於雲中此言仙藥有餘犬雞食之并隨王而升天也好道學仙之人皆謂之然此虛言也夫人物也雖貴為王侯性不異於物物無不死人安能仙且以人髯髮物色少老驗之物生也色青其熟也色黃人之少也髮黑其老也髮白黃為物熟驗白為人老效物黃人雖灌溉壅養終不能青髮白雖吞藥養性終不能黑黑青不可復還老衰安可復卻黃之與白猶肉腥炙之燋魚鮮煑之熟也燋不可復令腥熟不可復令鮮鮮腥猶少壯燋熟猶衰老也天養物能使物暢至秋不得延之至春吞藥養性能令人無病不能壽之為仙案淮南王劉安孝武皇帝之時也父長以罪遷蜀嚴道

至雍道死安嗣為王恨父徙死懷反逆之心招會術人欲為大事伍被之屬充滿殿堂作道術之書發怪奇之文合景亂首八公之傳欲示神奇若得道之狀道終不成效驗不立乃與伍被謀為反事事覺自殺或言誅死誅死自殺同一實也世見其書深冥奇怪又觀八公之傳似若有效則傳稱淮南王仙而升天失其實也

淮南王劉安坐反而死天下並聞當時並見儒書尚有言其得道仙去雞犬升天者況盧敖一人之身獨行絕跡之地空造幽冥之語乎是與河東蒲坂項曼都之語無以異也曼都好道學仙委家亡去三年而返家問其狀曼都曰去時不能自知忽見若臥形有仙人數人將我上天離月

數里而止見月上下幽冥幽冥不知東西居月之旁其寒悽愴口饑欲食仙人輒飲我以流霞一杯每飲一杯數月不饑不知去幾何年月不知以何為過忽然若臥復下至此河東號之曰斥仙實論者聞之乃知不然夫曼都能上天矣何為不仙已三年矣何故復還夫人去民間升皇天之上精氣形體有變於故者矣萬物變化無復還者復育化為蟬羽翼既成不能復化為復育能升之物皆有羽翼升而復降羽翼如故見曼都之身有羽翼乎言乃可信身無羽翼言虛妄也虛則與盧敖同一實也或時聞曼都好道默委家去周章遠方終無所得力勌望極默復歸家慙愧無言則言上天其意欲言道可學得審有仙人已殆有

過故成而復斥升而復降

世或言東方朔亦道人也姓金氏字曼倩變姓易名游宦漢朝外有仕宦之名內乃度世之人此又虛也夫朔與少君並在武帝之時太史公所及見也少君有教道祠竈却老之方又名齊桓公所鑄器知九十老人王父所游射之驗然尚無得道之實而徒性壽遲死之人也況朔無少君之方術效驗世人何見謂之得道案武帝之時道人文成五利之輩入海求仙人索不死之藥有道術之驗故為上所信朔無入海之使無奇怪之效也如使有奇不過少君之類及文成五利之輩耳況謂之有道此或時偶復若少君矣自匿所生之處當時在朝之人不知其故朔盛稱其

年長人見其面狀少性又恬淡不好仕宦善達占卜射覆為怪奇之戲世人則謂之得道之人矣

世或以老子之道為可以度世恬淡無欲養精愛氣夫人以精神為壽命精神不傷則壽命長而不死成事老子行之踰百度世為眞人矣夫恬淡少欲孰與鳥獸鳥獸亦老而死鳥獸含情欲有與人相類者矣未足以言草木之生何情欲而春生秋死乎夫草木無欲壽不踰歲人多情欲壽至於百此無情欲者反夭有情欲者壽也夫如是老子之術以恬淡無欲延壽度世者復虛也世或以辟穀不食為道術之人謂王子喬之輩以不食穀與恒人殊食故與恒人殊壽踰百度世遂為仙人此又虛也夫人之生也稟

食飲之性故形上有口齒形下有孔竅口齒以噍食孔竅以注瀉順此性者為得天正道逆此性者為違所禀受失本氣於天何能得久壽使子喬生無齒口孔竅是禀性與人殊禀性與人殊尚未可謂壽況形體均同而以所行者異言其得度世非性之實也夫人之不食也猶身之不衣也衣以溫膚食以充腹膚溫腹飽精神明盛如饑而不飽寒而不溫則有凍餓之害矣凍餓之人安能久壽且人之生也以食為氣猶草木生以土為氣矣拔草木之根使之離土則枯而蚤死閉人之口使之不食則餓而不壽矣

道家相誇曰眞人食氣以氣而為食故傳曰食氣者壽而不死雖不穀飽亦以氣盈此又虛也夫氣謂何氣也如謂

陰陽之氣陰陽之氣不能飽人人或嚥氣氣滿腹脹不能饜飽如謂百藥之氣人或服藥食一合屑吞數十丸藥力烈盛胷中憒毒不能飽人食氣者必謂吹呴呼吸吐故納新也昔有彭祖嘗行之矣不能久壽病而死矣

道家或以導氣養性度世而不死以為血脉在形體之中不動搖屈伸則閉塞不通不通積聚則為病而死此又虛也夫人之形猶草木之體也草木在高山之巔當疾風之衝晝夜動搖者能復勝彼隱在山谷間鄣於疾風者乎案草木之生動搖者傷而不暢人之導引動搖形體者何故壽而不死夫血脉之藏於身也猶江河之流地江河之流濁而不清血脉之動亦擾不安不安則猶人勤苦無聊也

安能得久生乎道家或以服食藥物輕身益氣延年度世此又虛也夫服食藥物輕身益氣頗有其驗若夫延年度世世無其效百藥愈病病愈而氣復氣復而身輕矣凡人禀性身本自輕氣本自長中於風濕百病傷之故身重氣劣也服食良藥身氣復故非本氣少身重得藥而乃氣長身更輕也禀受之時本自有之矣故夫服食藥物除百病令身輕氣長復其本性安能延年至於度世有血脉之類無有不生生無不死以其生故知其死也天地不生故不死陰陽不生故不死死者生之效生者死之驗也夫有始者必有終有終者必有始唯無終始者乃長生不死人之生其猶水也水凝而為氷氣積而為人氷極一冬而釋人

竟百歲而死人可令不死氷可令不釋乎諸学仙術爲不
死之方其必不成猶不能使氷終不釋也

語增篇

傳語曰文王飲酒千鍾孔子百觚欲言聖人德盛能以德
將酒也如一坐千鍾百觚此酒徒非聖人也案酒誥之篇
朝夕曰祀玆酒此言文王戒慎酒也朝夕戒慎則民化之
外出戒慎之教內飲酒盡千鍾導民率下何以致化承紂
疾惡何以自別且千鍾之效百觚之驗何所用哉使文王
孔子因祭用酒乎則受福胙不能厭飽因饗射之用酒乎
饗射飲酒自有禮法如私燕賞賜飲酒乎則賞賜飲酒宜
與下齊賜尊者之前三觴而退過於三觴醉酗生亂文王

孔子率禮之人也賞賚左右至於醉酗亂身自用酒千鍾百觚夫之則為桀紂小之則為酒徒用何以立德成化表名垂譽乎世聞德將毋醉之言見聖人有多德之效則虛增文王以為千鍾空盃孔子以百觚矣

傳語曰周公執贄下白屋之士謂候之也夫三公鼎足之臣王者之楨榦也白屋之士閭巷之微賤者也三公傾鼎足之尊執贄候白屋之士非其實也時或待士卑恭不驕白屋人則言其往候白屋或時起白屋之士以璧迎禮之人則言其執贄以候其家也

百家類纂卷之三十三終

百家類纂卷之三十四

雜家類　　論衡中

儒增篇

儒書稱堯舜之德至優至大天下太平一人不刑又言文武之隆遺在成康刑錯不用四十餘年是欲稱堯舜褒文武也夫為言不益則美不足稱為文不溢則事不足褒堯舜雖優不能使一人不刑文武雖盛不能使刑不用言其犯刑者少用刑希踈可也言其一人不刑刑錯不用增之也夫能使一人不刑則能使一國不伐能使刑錯不用則能使兵寢不施案堯伐丹水舜征有苗四子服罪刑兵設用成王之時四國簒畔淮夷徐戎並為患害夫刑人用刀

伐人用兵罪人用法誅人用武武法不殊刀兵不異巧論之人不能別也夫德劣故用兵犯法故施刑刑與兵猶足與翼也走用足飛用翼形體雖異其行身同刑之與兵全衆禁邪其實一也稱兵之不用言刑之不施是猶人耳缺目完以目完稱人體全不可從也人桀於刺虎怯於擊人而以刺虎稱謂之勇不可聽也身無敗缺勇無不進乃為全耳今稱一人不刑不言一兵不用褒刑錯不用不言一人不畔未得為優未可謂盛也

儒書稱魯般墨子之巧刻木為鳶飛之三日而不集夫言其以木為鳶飛之可也言其三日不集增之也夫刻木為鳶以象鳶形安能飛而不集乎既能飛翔安能至於三日

如審有機關一飛遂翔不可復下則當言遂飛不當言三日循世傳言曰魯般巧亡其母也言巧工為母作木車馬木人御者機關備具載母其上一驅不還遂失其母如木鳶機關備具與木車馬等則遂飛不集機關為須臾間不能遠過三日則木車等亦宜三日止於道路無為徑去以失其母二者必失實者矣

書稱齊之孟嘗魏之信陵趙之平原楚之春申君待士下客招會四方名三千人欲言下士之至趨之者衆也夫言士多可也言其三千增之也四君雖好士士至雖衆不過各千餘人書則言三千矣夫言衆必言千數言少則言無一世俗之情言事之失也

儒書言禽息薦百里奚繆公未聽禽息出當門仆頭碎首而死繆公痛之乃用百里奚此言賢者薦善不愛其死仆頭碎首而死以達其友也世士相激文書傳稱之莫謂不然夫仆頭以薦善古今有之禽息仆頭蓋其實也言碎首而死是增之也夫人之扣頭痛者血流雖忿恨惶恐無碎首者非首不可碎人力不能自碎也此時或扣頭薦百里奚世空言其死若或扣頭而死世空言其首碎也

儒書言荊軻為燕太子刺秦王操匕首之劍刺之不得秦王拔劍擊之軻以匕首擿秦王不中中銅柱入尺欲言匕首之利荊軻勢盛投銳利之刃陷堅彊之柱稱荊軻之勇故增益其事也夫言入銅柱實也言其入尺增之也車張

十石之弩射垣木之表尚不能入尺以荊軻之手力投輕小之匕首身被龍淵之劍刃入堅剛之銅柱是荊軻之力勁於十石之弩銅柱之堅不若木表之剛也世稱荊軻之勇不言其多力多力之人莫若孟賁使孟賁擿銅柱能淵出一尺乎此亦或將匕首利若干將莫邪所刺無前所擊無下故有入尺之效夫稱干將莫邪亦過其實刺擊無前下亦入銅柱尺之類也

儒書言董仲舒讀春秋專精一思志不在他三年不窺園菜夫言不窺園菜實也言三年增之也仲舒雖精亦時解休解休之間猶宜游於門庭之側則能至門庭何嫌不窺園菜聞用精者察物不見存道以亡身不聞不至門庭坐

思三年不及窺園也尚書毋佚曰君子所其毋佚先知稼穡之艱難乃佚者也故張而不弛文王不為弛而不張文王不行一弛一張文王以為常聖人材優尚有弛張之時仲舒材力劣於聖安能用精三年不休

藝增篇

世俗所患患言事增其實著文垂辭辭出溢其眞稱美過其善進惡沒其罪何則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譽人不增其美則聞者不快其意毀人不益其惡則聽者不愜於心聞一增以為十見百益以為千使夫純樸之事十剖百判審然之語千反萬畔墨子哭於練絲楊子哭於岐道蓋傷失本悲離其實也蜚流之言百傳之語出小人之口

馳閭巷之間其猶是也諸子之文筆墨之疏人賢所著妙思所集宜如其實猶或增之儻經蓺之言如其實乎言審莫過聖人經蓺萬世不易猶或出溢增過其實增過其實皆有事為不妄亂誤以少為多也然而必論之者方言經蓺之增與傳語異也經增非一畧舉較著令悅惑之人觀覽采擇得以開心通意曉解覺悟尚書協和萬國是美堯德致太平之化化諸夏并及夷狄也言協和方外可也言萬國增之也夫唐之與周俱治五千里內周時諸侯千七百九十三國荒服戎服要服及四海之外不粒食之民若穿胷儋耳焦僥跂踵之輩并合其數不能三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盡於三千之中矣而尚書云萬國襃增過實以

美堯也欲言堯之德大所化者衆諸夏夷狄莫不雍和故曰萬國猶詩言子孫千億矣美周宣王之德能愼一作順天地天地祚之子孫衆多至於千億言子孫衆多可也言千億增之也夫子孫雖衆不能千億詩人頌美增益其實案后稷始受邰封訖於宣王宣王以至外族內屬血脉所連不能千億夫千與萬數之大名也萬言衆多故尚書言萬國詩言千億詩云鶴鳴九皐聲聞于天言鶴鳴九折之澤聲猶聞於天以喻君子修德窮僻名猶達朝廷也其聞高遠可矣言其聞於天增之也

尚書曰祖伊諫紂曰今我民罔不欲喪罔無也我天下民無不欲王亡者夫言欲王之亡可也言無不增之也紂雖

惡民臣蒙恩者非一而祖伊增語欲以懼紂也故[illegible]
益心不惕心不惕行不易增其語欲以懼之冀其警悟
蘇秦說齊王曰臨菑之中車轂擊人肩摩舉袖成幕連袵
成帷揮汗成雨齊雖熾盛不能如此蘇秦增語激齊王也
祖伊之諫紂猶蘇秦之說齊王也賢聖增文外有所為內
未必然何以明之夫武成之篇言武王伐紂血流浮杵助
戰者多故至血流如此皆欲紂之亡也土崩瓦解安肯戰
乎然祖伊之言民無不欲如蘇秦增語武成言血流浮杵
亦大過焉死者血流安能浮杵

非韓篇

韓非子之術明法尚功賢無益於國不加賞不肖無害於

治不施罰責功重賞任刑用誅故其論儒也謂之不耕而食比之於一蠹論有益與無益也比之於鹿馬馬之似鹿者千金天下有千金之馬無千金之鹿鹿無益馬有用也儒者猶鹿有用之吏猶馬也夫韓子知以鹿馬喻不知以冠履譬使韓子不冠徒履而朝吾將聽其言也加冠於首而立於朝受無益之服增無益之仕言與服相違行與術相反吾是以非其言而不用其法也夫儒生禮義也耕戰飲食也貴耕戰而賤儒生是棄禮義求飲食也使禮義廢綱紀敗上下亂而陰陽繆水旱失時五穀不登萬民饑死農不得耕士不得戰也子貢去告朔之餼羊孔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子貢惡費羊孔子重廢禮也故以舊

防為無益而去之必有水災以舊禮為無補而去之必有亂患儒者之在世禮義之舊防也有之無益無之有損庠序之設自古有之重本尊始故立官置吏官不可廢道不可棄儒生道官之吏也以為無益而廢之是棄道也韓子非儒謂之無益有損蓋謂俗儒無行操舉措不重禮以儒名而俗行以實學而偽說貪官尊榮故不足貴夫志潔行顯不狗爵祿去卿相之位若脫躧者居位治職功雖不立此禮義為業者也國之所以存者禮義也民無禮義傾國危主今儒者之操重禮愛義率無禮之士激無義之人人民為善愛其主上此亦有益也聞伯夷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風者薄夫敦鄙夫寬此上化也非人所

見段干木闔門不出魏文敬之表式其閭秦軍聞之卒不攻魏使魏無干木秦兵入境境土危亡秦彊國也兵無不勝兵加於魏魏國必破三軍兵頓流血千里今魏文式閭門之士卻彊秦之兵全魏國之境濟三軍之衆功莫大焉賞莫先焉齊有高節之士曰狂譎華士二人昆弟也義不降志不仕非其主太公封於齊以此二子解沮齊衆開不為上用之路同時誅之韓子善之以為二子無益而有損也夫狂譎華士段干木之類也太公誅之無所卻到魏文侯式之卻彊秦而全魏功孰大者使韓子善干木闔門高節魏文式之是也狂譎華士之操干木之節也善太公誅之非也使韓子非干木之行下魏文之式則干木以此行

而有益魏文用式之道為有功是韓子不賞功尊有益
宋人有御馬者不進拔劒剄而棄之於溝中又駕一馬馬
又不進又剄而棄之於溝若是者三以此威馬至矣然非
王良之法也王良登車馬無罷駑堯舜治世民無狂悖王
良馴馬之心堯舜順民之意人同性馬殊類也王良能調
殊類之馬太公不能率同性之士然則周公之所下白屋
王良之馴馬也太公之誅二子宋人之剄馬也舉王良之
法與宋人之操使韓子平之韓子必是王良而非宋人矣
王良全馬宋人賊馬也馬之賊則不若其全然則民之死
不若其生使韓子非王良自同於宋人賊善人矣如非宋
人宋人之術與太公同非宋人是太公韓子好惡無定矣

治國猶治身也治一身省恩德之行多傷害之操則交黨踈絶耻辱至身推治身以况治國治國之道當任德也韓子任刑獨以治世是則治身之人任傷害也韓子豈不知任德之為善哉以為世衰事變民心靡薄故作法術專意於刑也夫世不乏於德猶歲不絶於春也謂世衰難以德治可謂歲亂不可以春生乎人君治一國猶天地生萬物天地不為亂歲去春人君不以衰世屏德孔子曰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

周穆王之世可謂衰矣任刑治政亂而無功甫侯諫之穆王存德享國久長功傳於世夫穆王之治初亂終治非知昏於前才妙於後也前任蚩尤之刑後用甫侯之言也夫

治人不能捨恩治國不能廢德治物不能去春韓子欲獨
任刑用誅如何

說日篇

儒者或以旦暮日出入為近日中為遠或以日中為近日出入為遠其以日出入為近日中為遠者見日出入時大日中時小也察物近則大遠則小故日出入為近日中為遠也其以日出入為遠日中時為近者見日中時溫日出入時寒也夫火光近人則溫遠人則寒故以日中為近日出入為遠也二論各有所見故是非曲直未有所定如實論之日中近而日出入遠何以驗之以植竿於屋下夫屋高三丈竿於屋棟之下正而樹之上扣棟下抵地是以屋

棟去地三丈如旁邪倚之則竿木旁跌不得扣棟是為去地過三丈也日中時日正在天上猶竿之正樹去地三丈也日出入邪在人旁猶竿之旁跌去地過三丈也夫如是日中為近出入為遠可知明矣試復以屋中堂而坐一人一人行於屋上其行中屋之時正在坐人之上是為屋上之人與屋下坐人相去三丈矣如屋上人在東危若西危上其與屋下坐人相去過三丈矣日中時猶人正在屋上矣其始出與入猶人在東危與西危也日中去人近故溫日出入遠故寒然則日中時日小其出入時大者日中光明故小其出入時光暗故大猶晝日察火光小夜察之火光大也既以火為效又以星為驗晝日星不見者光耀滅

之也夜無光耀星乃見夫日月星之類也平旦日入光銷
故視大也儒者論日旦出扶桑暮入細柳扶桑東方地細
柳西方野也桑柳天地之際日月常所出入之處問曰歲
二月八月時日出正東日入正西可謂日出於扶桑入於
細柳今夏日長之時日出於東北入於西北冬日短之時
日出東南入於西南冬與夏日之出入在於四隅扶桑細
柳正在何所乎所論之言猶謂春秋不論冬與夏也如實
論之日不出於扶桑入於細柳何以驗之隨天而轉近則
見遠則不見當在扶桑細柳之時從扶桑細柳之民謂之
日中之時從扶桑細柳察之或時為日出入若以其上者
為中旁則為旦夕安得出於扶桑入細柳儒者論曰天左

旋日月之行不繫於天各自旋轉難之曰使日月自行不繫於天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當日月出時當進而東旋何還始西轉繫於天隨天四時轉行也其喻若蟻行於磑上日月行遲天行疾天持日月轉故日月實東行而反西旋也

或問日月天皆行行度不同三者舒疾驗之人物為以何喻曰天日行一周日行一度二千里日晝行千里夜行千里麒麟晝日亦行千里然則日行舒疾與麒麟之步相似類也月行十三度十度二萬里三度六千里月一旦夜行二萬六千里與晨鳧飛相類似也天行三百六十五度積凡七十三萬里也其行甚疾無以為驗當與陶鈞之運弩

矢之流相類似乎天行已疾去人高遠視之若遲蓋望遠物者動若不動行若不行何以驗之乘船江海之中順風而驅近岸則行疾遠岸則行遲船行一實也或疾或遲遠近之視使之然也仰視天之運不若麒麟負日而馳皆蓋而日在其前何則麒麟近而日遠也遠則若遲近則若疾六萬里之程難以得運行之實也

儒者說曰日行一度天一日一夜行三百六十五度天左行日月右行與天相迎問日月之行也繫著於天也日月附天而行不直行也何以言之易曰日月星辰麗乎天百果草木麗於土麗者附也附天所行若人附地而圓行其取喻若蟻行於磑上焉

問曰何知不離天直自行也如日能直自行當自東行無為隨天而西轉也月行與日同亦皆附天何以驗之驗之似雲雲不附天常止於所處使不附天亦當自止其處由此言之日行附天明矣問曰日火也火在地不行日在天何以為行曰附天之氣行附地之氣不行火附地地不行故火不行難曰附地之氣不行水何以行曰水之行也東流入海也西北方高東南方下水性歸下猶火性趨高也使地不高西方則水亦不東流難曰附地之氣不行人附地何以行曰人之行求有為也人道有為故行求古者質朴鄰國接境雞犬之聲相聞終身不相往來焉難曰附天之氣行列星亦何以不行曰列星著天天已行也隨天而

轉是亦行也難曰人道有為故行天道無為何行曰天之行也施氣自然也施氣則物自生非故施氣以生物也不動氣不施氣不施物不生與人行異日月五星之行皆施氣焉

荅佞篇

或問曰賢者行道得尊官厚祿矣何必為佞以取富貴曰佞人知行道可以得富貴必以佞取爵祿者不能禁欲也知力耕可以得穀勉貿可以得貨然而必盜竊情欲不能禁者也以禮進退也人莫不貴然而違禮者衆尊義者希心情貪欲志慮亂溺也夫佞與賢者同材佞以情自敗偷盜與田商同知偷盜以欲自劾也

問曰佞與賢者同材材行宜鈞而佞人曷為獨以情自敗曰富貴皆人所欲也雖有君子之行猶有饑渴之情君子則以禮防情以義割欲故得循道循道則無禍小人縱貪利之欲踰禮犯義故進得苟佞苟佞則有罪夫賢者君子也佞人小人也君子與小人本殊操異行取捨不同

問曰佞與讒者同道乎有以異乎曰讒與佞俱小人也同道異材俱以嫉妬為性而施行發動之異讒以口害人佞以事危人讒人以直道不違佞人依違匿端讒人無詐慮佞人有術數故人君皆能遠讒親仁莫能知賢別佞難曰人君皆能遠讒親仁而莫能知賢別佞然則佞人意不可知乎曰佞可知人君不能知庸庸之君不能知賢不能知

賢不能知佞唯聖賢之人以九德檢其行以事效考其言行不合於九德言不驗於事效人非賢則佞矣夫知佞以知賢知賢以知佞知佞則賢智自覺知賢則姦佞自得賢佞異行考之一驗情心不同觀之一實

問曰九德之法張設久矣觀讀之者莫不曉見斗斛之量多少權衡之縣輕重也然而居國有土之君曷為常有邪佞之臣與常有欺惑之患無患斗斛過所量非其穀不患無銓衡所銓非其物故也在人君位者皆知九德之可以檢行事效可以知情然而惑亂不能見者則明不察之故也人有不能行行無不可檢人有不能考情無不可知

問曰聽明有蔽塞推行有謬誤今以是者為賢非者為佞

殆不得賢之實乎曰聰明蔽塞推行謬誤人之所歎也故
曰刑故無小宥過無大聖君原心省意故誅故貫誤故賊
加增過誤減損一獄吏所能定也賢者見之不疑矣
問曰言行無功效可謂佞乎蘇秦約六國爲從彊秦不敢
窺兵於關外張儀為横六國不敢同攻於關內六國約從
則秦畏而六國彊三秦稱横則秦彊而天下弱功著效明
載紀竹帛雖賢何以加之太史公敘言衆賢儀秦有篇無
嫉惡之文功鈞名敵不異於賢夫功之不可以效賢猶名
之不可實也儀秦排難之人也處擾攘之世行揣摩之術
當此之時稷契不能與之爭計禹臯陶不能與之比效若
夫陰陽調和風雨時適五穀豐熟盜賊衰息人舉廉讓家

行道德之功命祿貴美術數所致非道德之所成也太史公記功故高來禩記錄成則著效明驗攬載高卓以儀秦功美故列其狀由此言之佞人亦能以權說立功為效無效未可為佞也難曰惡中立功者謂之佞能為功者材高知明思慮遠者必傍義依仁亂於大賢故覺佞之篇曰人主好辨佞人言利人主好文佞人辭麗心合意同偶當人主說而不見其非何以知其偽而伺其姦乎曰是謂庸庸之君也材下知昏蔽惑不見若大賢之君察之審明若視俎上之脯指掌中之理數局上之棊摘轅中之馬魚鼈匿淵捕漁者知其源禽獸藏山畋獵者見其脉佞人異行於世世不能見庸庸之主無高材之人也難曰人君好辨佞

人言利人主好文佞人辭麗言操合同何以覺之曰文王官人法曰推其往行以揆其來言聽其來言以省其往行觀其陽以考其陰察其内以揆其外是故詐善設節者可知餙偽無情者可辨質誠居善者可得含忠守節者可見也問曰人操行無恒權時制宜信者欺人直者曲撓權變所設前後異操事有所應左右異語儒書所載權變非一今以素故考之毋乃失實乎曰賢者有權佞者有權賢者之有權後有應佞人之有權亦反經後有惡故賢人之權為事為國佞人之權為身為家觀其所權賢佞可論察其發動邪正可名

問曰佞人好毀人有諸曰佞人不毀人如毀人是讒人也

何則佞人求利故不毀人苟利於巳曷為毀之苟不利巳於毀之無益以計求便以數取利利則便得妬人共事然後危人其危人也非毀之而其害人也非泊之譽而危之故人不知厚而害之故人不疑是故佞人危而不怨害人之敗而不仇隱情匿意為之功也如毀人人亦毀之衆不親士不附也安能得容世取利於上

問曰佞人直以高才洪知考上世人乎將有師學檢也曰人自有知以詐人及其說人主須術以動上猶上人自有勇威人及其戰鬬須兵法以進衆術則從横師則鬼谷也傳曰蘇秦張儀從横習之鬼谷先生掘地為坑曰下說令我泣出則能分人君之地蘇秦下說鬼谷先生泣下沾襟

張儀不若蘇秦相趙并相六國張儀貧賤往歸蘇秦坐之堂下食以僕妾之食數讓激怒欲令相秦儀忿恨遂西入秦蘇秦使人厚送其後覺知曰此在其術中吾不知也此吾所不及蘇君者知深有術權變鋒出故身尊崇榮顯為世雄傑深謀明術深淺不能並行明闇不能並知

問曰佞人養名作高有諸曰佞人食利專權不養名作高貪權據凡則高名自立矣稱於小人不行於君子何則利義相伐正邪相反義動君子利動小人佞人貪利名之顯君子不安下則身危舉世為佞者皆以禍衆不能養其身安能養其名上世列傳棄宗養身違利赴名竹帛所載伯成子高委國而耕於陵子辭位灌園近世蘭陵王仲子東

都昔盧君陽寢位久病不應上徵可謂養名矣夫不以道進必不以道出身不以義止必不以義立名佞人懷貪利之心輕禍重身傾死為僇矣何名之養義廢德壞操行隨辱何云作高

程材篇

論者多謂儒生不及彼文吏見文吏利便而儒生陸落則詆訾儒生以為淺短稱譽文吏謂之深長是不知儒生亦不知文吏也儒生文吏皆有材智非文吏材高而儒生智下也文吏更事儒生不習也謂文吏更事儒生不習可也謂文吏深長儒生淺短知妄矣世俗共短儒生儒生之徒亦自相少何則並好仕學宦用吏為繩表也儒生有闕俗

共短之文吏有過俗不敢訾歸非於儒生付是於文吏也今世之將材高知深通達衆凡舉綱持領事無不定其置文吏也備數滿員足以輔己志志在修德務在立化則夫文吏瓦石儒生珠玉也夫文吏能破堅理煩不能守身身則亦不能輔將儒生不習於職長於匡救將相傾側諫難不懼案世間能建蹇蹇之節成三諫之議令將檢身自勑不敢邪曲者率多儒生阿意苟取容幸將欲放失低黙不言者率多文吏文吏以事勝以忠負儒生以節優以職劣二者長短各有所宜世之將相各有所取取儒生者必軌德立化者也取文吏者必優事理亂者也材不自能則須助須助則待勁官之立佐為力不足也吏之取能為材不

及也日之照幽不須燈燭賁育當敵不待輔佐使將相知力若日之照幽賁育之難敵則文吏之能無所用也病作而醫用禍起而巫使如自能案方和藥入室求祟則醫不售而巫不進矣橋梁之設也足不能越溝也車馬之用也走不能追遠也足能越溝走能追遠則橋梁不設車馬不用矣天地事物人所重敬皆力劣知極須仰以給足者也狥今不顧古趨讎不存志競進不案禮廢經不念學是以古經廢而不修舊學闇而不明儒者寂於空室文吏譁於朝堂材能之士隨世驅馳節操之人守隘屏竄驅馳日以巧屏竄日以拙非材頓知不及也希見闕為不狎習也蓋足未嘗行堯禹問曲折目未嘗見孔墨問形象齊部世刺

繡恒女無不能襄邑俗織錦鈍婦無不巧日見之日為之手狎也使材士未嘗見巧女未嘗為異事詭手暫為卒睹顯露易為者猶憒憒焉方今論事不謂希更而曰材不敏不曰未嘗為而曰知不達失其實也儒生材無不能敏業無不能達志不有為今俗見不習謂之不能睹不為謂之不達科用累能故文吏在前儒生在後是從朝廷謂之也如從儒堂訂之則儒生在上文吏在下矣從農論田田夫勝從商講賈賈人賢今從朝廷謂之文吏朝廷之人也幼為幹吏以朝廷為田畝以刀筆為耒耜以文書為農業猶家人子弟生長宅中其知曲折愈於賓客也賓客暫至雖孔墨之材不能分別儒生猶賓客文吏猶子弟也以子弟

論之則文吏曉於儒生儒生闇於文吏今世之將相知子弟以文吏為慧不能知文吏以狎為能知賓客以暫為固不知儒生以希為拙惑蔽闇昧不知類也夫五經亦漢家之所立儒生善政大義皆出其中董仲舒表春秋之義稽合於律無乖異者然則春秋漢之經孔子制作垂遺於漢論者徒尊法家不高春秋是闇蔽也春秋五經義相關穿既是春秋不大五經是不通也五經以道為務事不如道道行事立無道不成然則儒生所學者道也文吏所學者事也假使材同當以道學如比於文吏洗泥者以水燔腥生者用火水火道也用之者事也事末於道儒生治本文吏理末道本與事末比定尊卑之高下可得程矣將相

知經學至道而不尊經學之生彼見經學之生能不及治事之吏也牛刀可以割雞雞刀難以屠牛刺繡之師能縫帷裳納縷之工不能織錦儒生能為文吏之事文吏不能立儒生之學文吏之能誠劣不及儒生之不習實優而不為禹決江河不秉钁鍤周公築雒不把築杖夫筆墨簿書钁鍤築杖之類也而欲合志大道者躬親為之是使將軍戰而大匠斲也說一經之生治一曹之事旬月能之典一曹之吏學一經之業一歲不能立也何則吏事易知而經學難見也儒生擿經窮竟聖意文吏搖筆考跡民事夫能知大聖之意曉細民之情孰者為難以立難之材含懷章句十萬以上行有餘力博學覽古今計胷中之穎出溢十

萬文吏所知不過辨解簿書富累千金孰與貲直百十也京廩如丘孰與委聚如坻也世名材爲名器器大者盈物多然則儒生所懷可謂多矣蓬生麻間不扶自直白紗入緇不染自黑此言所習善惡變易質性也儒生之性非能皆善也被服聖教日夜諷詠得聖人之操矣文吏幼則筆墨手習而行無篇章之誦不聞仁義之語長大成吏舞文巧法徇私爲己勉赴權利考事則受賂臨民則采漁處右則弄權幸上則賣將一旦在位鮮冠利劒一歲典職田宅并兼性非皆惡所習爲者違聖教也故習善儒路歸化慕義志操則勵變從高明將見之顯用儒生東海相宗叔犀犀廣召幽隱春秋會饗設置三科以第補吏一府員吏儒

生什九陳留太守陳子瑀開廣儒路列曹掾史皆能教授簿書之吏什置一二兩將知道事之理曉多少之量故世稱褒其名書記紀累其行也

量知篇

程材所論論材能行操未言學知之殊奇也夫儒生之所以過文吏者學問日多簡練其性彫琢其材也故夫學者所以反情治性盡材成德也材盡德成其比於文吏亦彫琢者程量多矣皆為掾史並典一曹將知之者知文吏儒生筆同而儒生胷中之藏尚多奇餘不知之者以為皆吏深淺多少同一量失實甚矣地性生草山性生木如地種葵韭山樹棗栗名曰美園茂林不復與一恒地庸山比矣

文吏儒生有似於此俱有材能並用筆墨而儒生奇有先王之道先王之道非徒葵韭棗栗之謂也恒女之手紡績織經如或奇能織錦刺繡名曰卓殊不復與恒女科矣夫儒生與文吏程材而儒生侈有經傳之學猶女工織錦刺繡之奇也貧人好濫而富人守節者貧人不足而富人饒侈儒生不爲非而文吏好爲姦者文吏少道德而儒生多仁義也貧人富人並爲賓客受賜於主人富人不惠而貧人常媿者富人有以效貧人無以復也儒生文吏俱以長吏爲主人者也儒生受長吏之祿報長吏以道文吏空胷無仁義之學居住食祿終無以效所謂尸位素餐者也素者空也空虛無德餐人之祿故曰素餐無道藝之業不曉

政治默坐朝廷不能言事與尸無異故曰尸位然則文吏所謂尸位素餐者也居右食嘉見將傾邪豈能舉記陳言得失乎一則不能見是非二則畏罰不敢直言禮曰情欲巧其能力言者文醜不好者有骨無肉脂腴不足犯干將相指遂取間郤爲地戰者不能立功名貪爵祿者不能諫於上文吏貪爵祿一日居位輒欲圖利以當資用侵漁徇身不爲將貪官顯義雖見太山之惡安肯揚舉毛髮之言事理如此何用自解於尸位素餐乎

繡之未刺錦之未織恒絲庸帛何以異哉加五綵之巧施鍼縷之飾文章炫燿黼黻華蟲山龍日月學士有文章之學猶絲帛之有五色之巧也本質不能相過學業積聚超

踰多矣物實無中核者謂之郁無刀斧之斷者謂之樸文吏不學世之教無核也郁樸之人孰與程哉骨曰切象曰瑳玉曰琢石曰磨切瑳琢磨乃成寶器人之學問知能成就猶骨象玉石切瑳琢磨也雖欲勿用賢君其舍諸孫武闔廬世之善用兵者也知或學其法者戰必勝不曉什伯之陣不知擊刺之術者彊使之軍軍覆師敗無其法也穀之始熟曰粟舂之於臼簸其粃糠蒸之於甑爨之於火成熟為飯乃甘可食可食而食之味生肌臾成也粟未為米米未成飯氣腥未熟食之傷人夫人之不學猶穀未成粟米未為飯也知心亂少猶食腥穀氣傷人也學士簡練於學成熟於師身之有益猶穀成飯食之生肌腴也銅錫未

採隺衆石之間工師鑿掘鑪橐鑄鑠乃成器未更鑪橐名曰積石積石與彼路畔之瓦山間之礫一實也故夫穀未舂蒸曰粟銅未鑄鑠曰積石人未學問曰矇矇者竹木之類也夫竹生於山木長於林未知所入截竹為筒破以為牒加筆墨之跡乃減文字大者為經小者為傳記斷木為槧析之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牘夫竹木麤苴之物也彫琢刻削乃成為器用況人含天地之性最為貴者乎不入師門無經傳之教以郁樸之實不曉禮義立之朝廷植木樹表之類也其何益哉山野草茂鉤鐮斬刈乃成道路也士未入道門邪惡未除猶山野草木未斬刈不成路也染練布帛名之曰采貴吉之服也無染練之治名縠麤縠麤

不吉惡人服之人無道學仕宦朝廷其不能招致也猶吉[illegible]
人服麤不能招吉也能斵削柱梁謂之木匠能穿鑿穴埳
謂之土匠能彫琢文書謂之史匠夫文吏之學學治文書
也當與木土之匠同科安得程於儒生哉御史之遇文書
不失分銖有司之陳籩豆不誤行伍其巧習者亦先學之
人不貴者也小賤之能非尊大之職也無經藝之本有筆
墨之末大道未足而小伎過多雖曰吾多學問御史之知
有司之慧也飯黍粱者饜餐糟糠者飽雖俱曰食為腴不
同儒生文吏學俱稱習其於朝庭有益不鈞鄭子皮使尹
何為政子產比於未能操刀使之割也子路使子羔為費
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皆以未學不見大道也醫無方術

云吾能治病問之曰何用治病曰用心意病者必不信也吏無經學曰吾能治民問之曰何用治民曰以材能是醫無方術以心意治病也百姓安肯信嚮而人君任用使之乎手中無錢之市使貨主問曰錢何在對曰無錢貨主必不與也夫胷中不學猶手中無錢也欲人君任使之百姓信嚮之柰何也

謝短篇

文吏自謂知官事曉簿書問之曰曉知其事當能究達其義通見其意否文吏必將罔然問之曰古者封侯各專國土今置太守令長何義古人井田民為公家耕今量租芻何意一業使民居更一月何據年二十三儒十五賦七歲

頭錢二十三何緣有鵩何帝王時門戶井竈何立社稷牛
農靈星何祠歲終逐疫何驅使立桃象人於門戶何肯掛
蘆索於戶上畫虎於門闌何放除墻壁書畫厭火丈夫何
見步之六尺冠之六寸何應有尉史令史無承長史何制
兩郡移書曰敢告卒人兩縣不言何解郡言事二府曰敢
言之司空曰上何狀賜民爵八級何法名曰簪褭上造何
謂吏上功曰伐閱名籍墨將何指七十賜王杖何起著鳩
於杖末不著爵何杖苟以鳩為善不賜鳩而賜鳩杖而不
爵何說日分六十漏之盡自鼓之致五何故吏衣黑衣宮
闕赤單何慎服革於腰佩刀於右舞劍於左何人備著鉤
於履冠在於首何象吏居城郭出乘車馬坐治文書起城

郭何王造車輿何工生馬何地作書何人王造城郭及馬所生難知也遠也造車作書易曉也必將應曰倉頡作書奚仲作車詰曰倉頡何感而作書奚仲何起而作車又不知也文吏所當知然而不知亦不博覽之過也夫儒生不覽古今何知一永不過守信經文滑習章句解剥互錯分明乖異文吏不曉吏道所能不過案獄考事移書下記對卿便給之准無一閱備皆淺畧不及偏駮不純俱有闕遺何以相言

效力篇

孔子周世多力之人也作春秋刪五經祕書微文無所不定山大者雲多泰山不崇朝辨雨雨天下夫然則賢者有

雲雨之知故其吐文萬牒以上可謂多力矣世稱力者常褒烏獲然則董仲舒楊子雲文之烏獲也秦武王與孟說舉鼎不任絕脉而死少文之人與董仲舒等涌胷中之思必將不任有絕脉之變王莽之時省五經章句皆為二十萬博士弟子郭路夜定舊說死於燭下精思不任絕脉氣滅也顏氏之子已曾馳過孔子於塗矣劣倦罷極髮白齒落夫以庶幾之材猶有仆頓之禍孔子力優顏淵不任也才力不相如則其知思不相及也勉自什伯鬲中嘔血失氣狂亂遂至氣絕書五行之牘書十奏之記其才劣者筆墨之力尤難況乃連句結章篇至十百哉力獨多矣江河之水馳涌滑瀨揣地長遠無枯竭之流本源盛矣知江河

之流遠地中之源盛不知萬牒之人胷中之才茂（一有無字）迷惑者也故望見驥足不異於衆馬之蹄躡平陸而馳騁千里之跡斯須可見夫馬足人手同一實也稱驥之足不薦文人之手不知類也夫能論筋力以見比類者則能取文力之人立之朝廷故夫文力之人助有力之將乃能以力為功有力無助以力為禍何以驗之長巨之物彊力之人乃能舉之重任之車彊力之牛乃能輓之是任車上阪彊牛引前力人推後乃能升踰如牛羸人罷任車退卻還墮坑谷有破覆之敗矣文儒懷先王之道含百家之言其難推引非徒任車之重也薦致之者罷羸無力遂却退竄於巖穴矣河發崑崙江起岷山水力盛多滂沛之流浸下益

盛不得廣岸低地不能通流入乎東海如岸狹地仰溝洫決泆散在丘墟矣文儒之知有似於此文章滂沛不遭有力之將援引薦舉亦將棄遺於衡門之下固安得升陟聖主之庭論說政事之務乎火之光也不舉不明有人於斯其知如京其德如山力重不能自稱須人乃舉而莫之助抱其盛高之力竄於閭巷之深何時得達奡有古之多力者身能負荷千鈞手能決角伸鉤使之自舉不能離地智能滿胸之人宜在王闕須三寸之舌一尺之筆然後自動不能自進進之又不能自安須人能動待人能安道重知大仕地難適也小石附於山山力能得持之在沙丘之間小石輕微亦能自安至於大石沙土不覆山不能持處危

峭之際則必崩墜於坑谷之間矣大智之重遭小才之將無左右沙土之助雖在顯位將不能持則有大石崩墜之難也或伐薪於山輕小之木合能束之至於大木十圍以上引之不能動推之不能移則委之於山林收所束之小木而歸由斯以論知能之大者其猶十圍以上木也人力不能舉薦其猶薪者不能推引大木也孔子周流無所留止非聖才不明道大難行人不能用也故夫孔子山中巨木之類也

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力管仲有功桓公能舉之可謂壯彊矣吳不能用子胥楚不能用屈原二子力重兩主不能舉也舉物不勝委地而去可也時或恚怒斧斵

破敗此則子胥屈原所取害也淵中之魚遞相吞食度口所能容然後嚥之口不能受哽咽不能下故夫商鞅三說孝公後說者用前二難用後一易行也觀管仲之明法察商鞅之耕戰固非弱劣之主所能用也六國之時賢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齊齊輕為趙趙完畔魏魏傷韓用申不害行其三符兵不侵境蓋十五年不能用之又不察其書兵挫軍破國并於秦殷周之世亂跡相屬亡禍比肩豈其心不欲為治乎力弱智劣不能納至言也是故塠重一人之跡不能蹈也礚大一人之掌不能推也賢臣有勁彊之優愚主有不堪之劣以此相求禽魚相與遊也干將之刃人不推頓菼瓠不能傷篠簬之箭機不能動發魯縞不能穿

非無干將篠簬之才也無推頓發動之主蒿瓠魯縞不穿傷馬望斬旗穿革之功乎故引弓之力不能引彊弩弩力五石引以三石筋絕骨折不能舉也故力不任彊引則有變惡折脊之禍知不能用賢則有傷德毀名之敗論事者不曰才大道重上不能用而曰不肖不能自達自達者帶絕不抗自衒者賈賤不讐案諸為人用之物須人用之功力乃立鑿所以入木者槌叩之也鍤所以能擨地者跖蹈之也諸有鋒刃之器所以能斷斬割削者手能把持之也力能推引之也韓信去楚入漢項羽不能安高祖能持之也能用其善能安其身則能量其力能別其功矣樊酈有攻城野戰之功高祖行封先及蕭何則比蕭何於獵人同

樊酈於獵犬也夫蕭何安坐樊酈馳走封不及馳走而先安坐者蕭何以知為力而樊酈以力為功也蕭何所以能使樊酈者以入秦收斂文書也衆將拾金何獨掇書坐知秦之形勢是以能圖其利害衆將馳走者何驅之也故叔孫通定儀而高祖以尊蕭何造律而漢室以寧案儀律之功重於野戰斬首之力不及尊主故夫墾草殖穀農夫之力也勇猛攻戰士卒之力也構架斲削工匠之力也治書定簿佐史之力也論道議政賢儒之力也人生莫不有力所以為力者或尊或卑孔子能舉北門之關不以力自章知夫筋骨之力不如仁義之力榮也

別通篇

富人之宅以一丈之地為内内中所有押匱所羸縑布絲綿也貧人之宅亦以一丈為内内中空虛徒四壁立故名曰貧夫通人猶富人不通者猶貧人也俱以七尺為形通人胷中懷百家之言不通者空腹無一牒之誦貧人之内徒四所壁立也慕料貧富不相如則夫通與不通不相及也世人慕富不榮通羞貧不賤不賢不推類以況之也夫富人可慕者貨財多則饒裕故人慕之夫富人不如儒生儒生不如通人通人積文十篋以上聖人之言賢人之語上自黃帝下至秦漢治國肥家之術刺世譏俗之言備矣使人通明博見其為可榮非徒縑布絲綿也蕭何入秦收拾文書漢所以能制九州者文書之力也以文書御天下

天下之富孰與家人之財人目不見青黃曰盲耳不聞宮
商曰聾鼻不知香臭曰癰癰聾與盲不成人者也人不博
覽者不聞古今不見事類不知然否猶目盲耳聾鼻癰者
也儒生不覽猶為閉闇況庸人無篇章之業不知是非其
為閉闇甚矣此則土木之人耳目俱足無聞見也涉淺水
者見蝦其頗深者察魚鼈其尤甚者觀蛟龍足行跡殊故
所見之物異也入道淺深其猶此也淺者則見傳記諧文
深者入聖室觀秘書故入道彌深所見彌大人之遊也必
欲入都都多奇觀也入都必欲見市市多異貨也百家之
言古今行事其為奇異非徒都邑大市也遊於都邑者心
猒觀於大市者意飽況遊於道藝之際哉大川旱不枯者

多所疏也潢汙兼日不雨泥輒見者無所通也是故大川相間小川相屬東流歸海故海大也海不通於百川安得巨大之名夫人含百家之言猶海懷百川之流也不謂之大者是謂海小於百川也夫海大於百川也人皆知之通者明於不通莫之能別也潤下作鹹水之滋味也東海水鹹流廣大也西州鹽井源泉深也人或無井而食或穿井不得泉有鹽井之利乎不與賢聖通業望有高世之名難哉法令之家不見行事議罪不可審章句之生不覽古今論事不實或以說一經為是何須博覽夫孔子之門講習五經五經皆習庶幾之才也顏淵曰博我以文才智高者能為博矣顏淵曰博者豈徒一經哉我不能博五經又不

能博衆事守信一學不好廣觀無温故知新之明而有守
愚不覽之闇其謂一經是者其宜也開戶内日之光日光
不能照幽鑿窻啓牖以助戶明也夫一經之說猶日明也
助以傳書猶窻牖也百家之言令人曉明非徒窻牖之開
日光之照也是故日光照室内道術明智中開戶内光坐
高堂之上眇升樓臺窺四鄰之廷人之所願也閉戶幽坐
向冥冥之内穿壙穴臥造黄泉之際人之所惡也夫閉心
塞意不高瞻覽者死人之徒也哉孝武皇帝時燕王旦在
明光宫欲入所臥戶三百盡閉使侍者二十人開戶戶不
開其後旦坐謀反自殺夫戶閉燕王旦死之狀也死者凶
事也故以閉塞為占齊慶封不通六國大夫會而賦詩慶

封不曉其後果有楚靈之禍也夫不開通於學者尸尚能行者也亡國之社屋其上柴其下者示絶於天地春秋薄社周圍以為城夫經藝傳書人當覽之猶社當通氣於天地也故人之不通覽者薄社之類也是故氣不通者彊壯之人死榮華之物枯東海之中可食之物雜糅非一以其大也夫水精氣滲盛故其生物也衆多奇異故夫大人之胷懷非一才高知大故其於道術無所不包學士同門高業之生衆共宗之何則知經指深曉師言多也夫古今之事百家之言其為深多也豈徒師門高業之生哉甘酒醴不酤飴蜜未為能知味也耕夫多殖嘉穀謂之上農夫其少者謂之下農夫學士之才農夫之力一也能多種穀謂

之上農能博學問謂之上儒是稱牛之服重不譽馬速也
譽手毀足孰謂之慧矣縣道不通於野野路不達於邑騎
馬乘舟者必不由也故血脈不通人以甚病夫不通者惡
事也故其禍變致不善是故盜賊宿於穢草邪心生於無
道無道者無道術也醫能治一病謂之巧能治百病謂之
良是故良醫服百病之方治百人之疾大才懷百家之言
故能治百族之亂扁鵲之衆方孰若巧之一伎子貢曰不
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蓋以宗廟百官喻
孔子道也孔子道美故譬以宗廟衆多非一故喻以百官
由此言之道達廣博者孔子之徒也殷周之地極五千里
荒服要服僅能牧之漢氏廓土牧萬里之外要荒之地褒

衣博帶夫德不優者不能懷遠才不大者不能博見故多聞博識無頑鄙之訾深知道術無淺闇之毀也人好觀圖畫者圖上所畫古之列人也見列人之面孰與觀其言行置之空壁形容俱存人不激勸者不見言行也古賢之遺文竹帛之所載粲然豈徒墻壁之畫哉空器在廚金銀塗飾其中無物益於饑人不顧也肴膳甘醢土釜之盛入者飬之古賢文之美善可甘非徒器中之物也讀觀有益非徒膳食有補也故器空無實饑者不顧胸虛無懷朝廷不御也劒伎之家鬭戰必勝者得曲城越女之學也兩敵相遭一巧一拙其必勝者有術之家也孔墨之業賢聖之書非徒曲城越女之功也成人之操益人之知非徒戰鬭必

勝之策也故劒伎之術有必勝之名賢聖之書有必尊之聲縣邑之吏召諸治下將相問以政化曉慧之吏陳所聞見將相覺悟得以改政古文聖賢言行竹帛所傳練人之心聰人之知非徒縣邑之吏對向之語也禹益並治洪水禹主治水益主記異物海外山表無遠不至以所聞見作山海經非禹益不能行遠山海不造然則山海之造見物博也董仲舒睹重常之鳥劉子政曉貳負之尸皆見山海經故能立二事之說使禹益行地不遠不能作山海經董劉不讀山海經不能定二疑實沈臺台子產博物故能言之龍見絳郊蔡墨曉占故能禦之父兄在千里之外且死遺教戒之書子弟賢者求索觀讀服臆不舍重先敬長謹

慎之力也不肖者輕慢佚忽無原察之意古聖先賢遺後人文字其重非徒父兄之書也或觀讀采取或棄捐不錄二者之相高下也行路之人皆能論之況辯昭然否者不能別之乎孔子病商瞿卜期日中孔子曰取書來比至日中何事乎聖人之好學也且死不休念在經書不以臨死之故棄忘道藝其為百世之聖師法祖脩蓋不虛矣自孔子以下至漢之際有才能之稱者非有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也不說五經則讀書傳書傳文大難以備之卜卦占射凶吉皆文武之道昔有商瞿能占爻卦末有東方朔翼少君能達占射覆道雖小亦聖人之術也曾又不知人生禀五常之性好道樂學故辨於物今則不然飽食快飲慮深

求臥腹為飯坑腸為酒囊是則物也倮蟲三百人為之長天地之性人為貴貴其識知也今閉闇脂塞無所好欲與三百倮蟲何以異而謂之為長而貴之乎

諸夏之人所以貴於夷狄者以其通仁義之文知古今之學也如徒作其胸中之知以取衣食經歷年月白首没齒終無曉知夷狄之次也觀夫蜘蛛之經絲以罔飛蟲也人之用作安能過之任胸中之知舞權利之詐以取富壽之樂無古今之學蜘蛛之類也含血之蟲無餓死之患皆能以知求索飲食也人不通者亦能自供仕官為吏亦得高官將相長吏猶吾大夫高子也安能別之隨時積功以命得官不曉古今以位為賢與文異術安得識別通人俟以

不次乎將相長吏不得若右扶風蔡伯偕鬱林太守張孟
嘗東萊太守李季公之徒心自通明覽達古今故其敬通
人也如見大賓燕昭為鄒衍擁篲彼獨受何性哉東成令
董仲綏知為儒梟海內稱通故其接人能別奇律是以鍾
離產公以編戶之民受圭璧之敬知之明也故夫能知之
也凡石生光氣不知之也金玉無潤色自武帝以至今朝
數舉賢良令人射策甲乙之科若董仲舒唐子高谷子雲
丁伯玉策既中實文說美善博覽膏腴之所生也使四者
經徒能摘筆徒能記疏不見古今之書安能建美善於聖
王之庭乎孝明之時讀蘇武傳見武官名曰栘中監以問
百官百官莫知夫倉頡之章小學之書文字備具至於無

能對聖國之問者是皆美命隨牒之人多在官也木旁多
文字且不能知其欲及若董仲舒之知重常劉子政之知
貳負難哉或曰通人之官蘭臺令史職校書定字比夫太
史太柷職在文書無典民之用不可施設是以蘭臺之史
班固賈逵楊終傅毅之徒名香文美委積不紲大用於世
曰此不繼周世通覽之人鄒衍之徒孫卿之輩受時王之
寵尊顯於世董仲舒雖無鼎足之臣知在公卿之上周監
二代漢監周秦然則蘭臺之官國所監得失也以心如丸
卵為體內藏眸子如豆為身光明令史雖微典國道藏通
人所由進猶博士之官儒生所由興也委積不紲豈聖國
微遇之哉殆以書未定而職未畢也

超奇篇

通書千篇以上萬卷以下弘暢雅閑審定文讀而以教授為人師者通人也杼其義旨損益其文句而以上書奏記或興論立說結連篇章者文人鴻儒也好學勤力博聞強識世間多有著書表文論說古今萬不能一然則著書表文博通所能用之者也入山見木長短無所不知入野見草大小無所不識然而不能伐木以作室屋採草以和方藥此知草木所不能用也夫通人覽見廣博不能掇以論說此為匿生書主人孔子所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者也與彼草木不能伐採一實也孔子得史記以作春秋及其立義創意褒貶賞誅不復因史記者眇思自出於胷

中也凡貴通者貴其能用之也即徒誦讀讀詩諷術雖千篇以上鸚鵡能言之類也衍傳書之意出膏腴之辭非俶儻之才不能任也夫通覽者世間比有著文者歷世希然近世劉子政父子楊子雲桓君山其猶文武周公並出一時也其餘直有往往而然譬珠玉不可多得以其珍也故夫能說一經者為儒生博覽古今者為通人采掇傳書以上書奏記者為文人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者為鴻儒故儒生過俗人通人勝儒生文人踰通人鴻儒超文人故夫鴻儒所謂超而又超者也以超之奇退與儒生相料文軒之比於敝車錦繡之方於緼袍也其相過遠矣如與俗人相料太山之巔墆長狄之項跖不足以喻故夫丘山以土

石為體其有銅鐵山之奇也銅鐵既奇或出金玉然鴻儒
世之金玉也奇而又奇矣
陽成子長作樂經楊子雲作太玄經造於助思極窅冥之
深非庶幾之才不能成也孔子作春秋二子作兩經所謂
卓爾蹈孔子之跡鴻茂參貳聖之才者也王公子問於桓
君山以楊子雲君山對曰漢興以來未有此人君山差才
可謂得高下之實矣采玉者心羨於玉鑽龜者知神於龜
能差衆儒之才累其高下賢於所累又作新論論世間事
辯照然否虛妄之言偽飾之辭莫不證定彼子長子雲說
論之徒君山為甲自君山以來皆為鴻眇之才故有嘉令
之文筆能著文則心能謀論文由胸中而出心以文為表

觀見其文奇偉俶儻可謂得論也由此言之繁文之人人之傑也有根株於下有榮葉於上有實核於內有皮殼於外文墨辭說士之榮葉皮殼也實誠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內表裏自相副稱意奮而筆縱故文見而實露也人之有文也猶禽之有毛也毛有五色皆生於體苟有文無實是則五色之禽毛妄生也選士以射心平體正執弓矢審固然後射中論說之出猶弓矢之發也論之應理猶矢之中的夫射以矢中效巧論以文墨驗奇奇巧俱發於心其實一也文有深指巨畧君臣治術身不得行口不能紲表著情心以明己之必能為之也孔子作春秋以示王意然則孔子之春秋素王之業也諸子之傳書素相之事也觀

春秋以見王意讀諸子以睹相指故曰陳平割肉丞相之端見叔孫敖決期思令君之兆著觀讀傳書之文治道政務非徒割肉決水之占也足不彊則跡不遠鋒不銛則割不深連結篇章必大才智鴻懿之俊也

心思為謀集札為文情見於辭意驗於言商鞅相秦致功於覇作耕戰之書虞卿為趙決計定說行退作春秋之思起城中之議耕戰之書秦堂上之計也陸賈消呂氏之謀與新語同一意桓君山易鼂錯之策與新論共一思觀谷永之陳說唐林之宜言劉向之切議以知為本筆墨之文將而送之豈徒雕文飾辭苟為華葉之言哉精誠由中故其文語感動人深是故魯連飛書燕將自殺鄒陽上疏梁

孝開牟書䟽文義爭於肝心非徒博覽者所能造習熟者所能為也夫鴻儒希有而文人比然將相長吏安可不貴豈徒用其才力游文於牒牘哉

前世有嚴夫子後有吳君商末有周長生白雉貢於越暢草獻於宛雍州出玉荆楊生金珍物產於四遠幽遼之地未可言無奇人也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仲舒既死豈在長生之徒與何言之卓殊文之美麗也唐勒宋玉亦楚文人也竹帛不紀者屈原在其上也會稽文才豈獨周長生哉所以未論列者長生尤踰出也九州多山而華岱為嶽四方多川而江河為瀆者華岱高而江河大也長生州郡高大者也同

姓之伯賢舍而譽他族之孟未為得也長生說文辭之伯文人之所共宗獨紀録之春秋記元於魯之義也俗好高古而稱所聞前人之業菜果甘甜後人新造容略辛苦長生家在會稽生在今世文章雖奇論者猶謂稗於前人天稟元氣人受元精豈為古今者差殺哉優者為高明者為上實事之人見然否之分者睹非却前退置於後見是推今進置於古心明知昭不惑於俗也班叔皮續太史公書百篇以上記事詳悉義淺理備觀讀之者以為甲而太史公乙子男孟堅為尚書郎文比叔皮非徒五百里也乃夫周召魯衛之謂也苟可高古而班氏父子不足紀也周有郁郁之文者在百世之末也漢在百世之後文論辭說安

得不茂喻大以小推民家事以睹王廷之義廬宅始成桑
麻纔有居之歷歲子孫相續桃李梅杏菴丘蔽野根莖衆
多則華葉繁茂漢氏始定久矣士廣民衆義興事起華葉
之言安得不繁夫華與實俱成者也無華生實物希有之
山之禿也孰其茂也地之瀉也孰其滋也文章之人滋茂
漢朝者乃夫漢家熾盛之瑞也天晏列宿煥炳陰雨日月
蔽匿方今文人並出見者乃夫漢朝明明之驗也高祖讀
陸賈之書歎稱萬歲徐樂主父偃上疏徵拜郎中方今未
聞膳無苦酸之肴口所不甘味手不舉以啖人詔書每下
文義經傳四科詔書斐然郁郁好文之明驗也上書不實
核著書無義指萬歲之聲徵拜之恩何從發哉飾面者皆

欲為好而運目者希文音者皆欲為悲而驚耳者寡陸賈之書未奏徐樂主父之策未聞羣諸瞽言之徒言事麤醜文不美潤不指所謂文辭淫滑不被濤沙之謫幸矣焉蒙徵拜為郎中之寵乎

狀留篇

論賢儒之才既超程矣世人怪其仕宦不進官爵卑細以賢才退在俗吏之後信不怪也夫如是而適足以見賢不肖之分睹高下多少之實也龜生三百歲大如錢游於蓮葉之上三千歲青邊緣巨尺二寸蓍生七十歲生一莖七百歲生十莖神靈之物也故生遲留歷歲長久故能明審實賢儒之在世也猶靈蓍神龜也計學問之日固已盡年

之半矣銳意於道遂無貪仕之心及其仕也純特方正無貪銳之操故世人遲取進難也鍼錐所穿無不暢達使鍼錐末方穿物無一分之深矣賢儒方節而行無鍼錐之銳固安能自穿取暢達之功乎且驥一日行千里者無所服也使服任車輿駑馬同音驥曾以引鹽車矣垂頭落汗行不能進伯樂顧之王良御之空身輕馳故有千里之名今賢儒懷古今之學負荷禮義之重內累於胷中之知外劬於禮義之操不敢妄進苟取故有稽留之難無伯樂之友不遭王良之將安得馳於清明之朝立千里之迹乎

東方朔曰目不在面而在於足救昧不給能何見乎汲黯謂武帝曰陛下用吏如積薪矣後來者居上原汲黯之言

察東方朔之語非以俗吏之得地賢儒之失職哉故夫仕宦失地難以觀德得地難以察不肖名生於高官而毀起於卑位卑位固常賢儒之所在也遵禮蹈繩脩身守節在下不汲汲故有沉滯之留沉滯在能自濟故有不拔之扼其積學於身也多故用心也固俗吏無以自修身雖拔進利心摇動則有下道侵漁之操矣楓桐之樹生而速長故其皮肌不能堅剛樹檀以五月生葉後彼春榮之木其材彊勁車以為軸殷之桑穀七日大拱長速大暴故為變怪大器晚成寶貨難售者不崇一朝輙成賈者菜果之物也是故湍瀨之流沙石轉而大石不移何者大石重而沙石輕也沙石轉積於大石之上大石沒而不見賢儒俗吏並

在世俗有似於此遇闇長吏轉移俗吏超在賢儒之上賢儒處下受馳走之使至或巖居穴處沒身不見咎在長吏不能知賢而賢者道大力劣不能拔舉之故也

鸞飛輕於鳳皇兎走疾於麒麟鼃躍躁於靈龜蛇騰便於神龍呂望之徒白首乃顯百里奚之知明於黃髮深為國謀因為王輔皆夫沉滯難進之人也輕躁早成禍害暴疾故曰其進銳者退速陽溫陰寒歷月乃至災變之氣一朝成怪故夫河冰結合非一日之寒積土成山非斯須之作干將之劒久在鑪炭銛鋒利刃百熟煉厲久銷乃見作留成遲故能割斷肉暴長者腫泉暴出者曰涌酒暴熟者易酸醢暴酸者易臭由此言之賢儒遲留皆有狀故狀故云

何學多道重為身累也

且賢儒之不進將相長吏不開通也農夫載穀奔都賈人齎貨赴遠皆欲得其願也如門郭閉而不通津梁絕而不過雖有勉力趨時之勢奚由早至以得盈利哉長吏妬賢不能容善不被鉗赭之刑幸矣焉敢望官位升舉道理之早成也

變動篇

天氣變於上人物應於下矣故天且雨商羊起舞使天雨也商羊者知雨之物也天且雨屈其一足起舞矣故天且雨螻蟻徙丘蚓出琴絃緩固疾發此物為天所動之驗也故天且風巢居之蟲動且雨穴處之物擾風雨之氣感蟲

物也故人在天地之間猶蚤虱之在衣裳之内螻蟻之在
宂隙之中蚤虱螻蟻為逆順横從能令衣裳宂隙之間氣
變動乎蚤虱螻蟻不能而獨謂人能不達物氣之理也夫
風至而樹枝動樹枝不能致風是故夏末蜻蛚鳴寒螿啼
感陰氣也雷動而雉驚發蟄而蚍出起氣也夜及半而鶴
唳晨將旦而雞鳴此雖非變天氣動物物應天氣之驗也
顧可言寒温感動人君人君起氣而以賞罰廼言以賞罰
感動皇天天為寒温以應政治乎

明雩篇

夫災變大抵有二有政治之災有無妄之變政治之災須
能求之求之雖不耐得而惠愍惻隱之恩不得已之意也

慈父之於子孝子之於親知病不祀神疾痛不和藥又知病之必不可治治之無益然終不肯安坐待絕猶卜筮求祟召醫和藥者惻痛慇懃冀有驗也既死氣絕不可如何升屋之危以衣招復悲恨思慕冀其悟也雩祭者之用心慈父孝子之用意也無妄之災百姓不知必歸於主為政治者慰民之望故亦必雩

夫雩古而有之故禮曰雩祭祭水旱也故有雩禮故孔子不譏而仲舒申之夫如是雩祭祀禮也雩祭得禮則大水鼓用牲于社亦古禮也得禮無非當雩一也禮祭也社報生萬物之功土地廣遠難得辨祭故立社為位主心事之為水旱者陰陽之氣也滿六合難得盡祀故脩壇設位敬

恭祈求效事社之義復災變之道也推生事死推人事鬼陰陽精氣儻如生人能飲食乎故共馨香奉進旨嘉區區惓惓冀見荅享推祭社言之當雩二也歲氣調和災害不生尚猶而雩今有靈星古昔之禮也況歲氣有變水旱不時人君之懼必痛甚矣雖有靈星之祀猶復雩恐前不備彤繹之義也冀復災變之虧獲豐穰之報三也禮之心悃愊樂之意歡忻悃愊以玉帛效心歡忻以鐘鼓驗意雩祭請祈人君精誠也精誠在內無以效外故雩祀盡已惶懼關納精心於雩祀之前玉帛鐘鼓之義四也臣得罪於君子獲過於父比自改更且當謝罪惶懼於旱如政治所致臣子得罪獲過之類也默改政治潛易操行不彰於外天

怒不釋故必雩祭惶懼之義五也漢立博士之官師弟子相訶難欲極道之深形是非之理也不出横難不得從說不發苦詰不聞甘對導才低仰欲求稗也砥石劘厲欲求銛也推春秋之義求雩祭之說實孔子之心考仲舒之意孔子旣歿仲舒已死世之論者孰當復問唯若孔子之徒仲舒之黨為能說之

順鼓篇

春秋之義大水鼓用牲于社說者曰鼓者攻之也或曰脅之脅則攻矣陽勝攻社以救之或難曰攻社謂得勝負之義未可得順義之節也人君父事天母事地母之黨類為害可攻母以救之乎以政令失道陰陽繆盭者人君也不

自攻以復之反逆節以犯尊天地安肯濟使湛水害傷天
不以地害天攻之可也今湛水所傷物也萬物於地卑也
害犯至尊之體於道違逆論春秋者曾不知難案雨出於
山流入於川湛水之類山川是矣大水之災不攻山川社
土也五行之性水土不同以水爲害而攻土土勝水攻社
之義毋乃如今世工匠之用椎鑿也以椎擊鑿令鑿穿木
今儻攻土令厭水乎
堯遭洪水春秋之大水也聖君知之不禱於神不改乎政
使禹治之百川東流夫堯之使禹治水猶病水者之使醫
也然則堯之洪水天地之水病也禹之治水洪水之良醫
也說者何以易之攻社之義於事不得雨不霽祭女媧於

禮何見伏羲女媧俱聖者也舍伏羲而祭女媧春秋不言董仲舒之議其故何哉夫春秋經但言鼓豈言攻哉説者見有鼓文則言攻矣夫鼓未必為攻説者用意異也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孔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攻之可也攻者責也責讓之也六國兵革相攻不得難此此又非也以卑而責尊為逆矣或據天責之也王者母事地母有過子可據父以責之乎下之於上宜言諫若事臣子之禮也責讓上之禮也乖違禮意行之如何夫禮以鼓助號呼明聲響也古者人君將出撞鐘擊鼓故警戒下也必以伐鼓為攻此社此則鐘聲鼓鳴攻擊上也大水用鼓或時再告社陰之太盛雨湛不霽陰盛陽微非

道之宜曰祝不副以鼓自助與日食鼓用牲于社同一義
也俱爲告急彰陰盛也事大而急者用鍾鼓小而緩者用
鈴㦸彰事告急助口氣也大道難知大水久湛假令政治
所致猶先告急斯乃政行盜賊之發與此同操盜賊亦政
所致比求闕失猶先發告鼓用牲于社發覺之也
迅雷風烈君子必變雖夜必興衣冠而坐懼威變異也夫
水旱猶雷風也雖運氣無妄欲令人君高枕幄臥以俟其
時無惻怛憂民之心堯不用牲或時上世質也倉頡作書
奚仲作車可以前代之時無車書之事非後世爲之乎時
同作殊事乃可難異世易俗相非如何俗圖畫女媧之象
爲婦人之形又其號曰女仲舒之意殆謂女媧古婦人帝

王者也男陽而女陰陰氣爲害故祭女媧求福祐也

亂龍篇

董仲舒申春秋之雩設土龍以招雨其意以雲龍相致易曰雲從龍風從虎以類求之故設土龍陰陽從類雲雨自至儒者或問曰夫易言雲從龍者謂眞龍也豈謂土哉楚葉公好龍墻壁盤盂皆畫龍必以象類爲若眞是則葉公之國常有雨也易又曰風從虎謂虎嘯而谷風至也風之與虎亦同氣類設爲土虎置之谷中風能至乎夫土虎不能致風而土龍安能致雨古者畜龍乘車駕龍故有豢龍氏御龍氏夏后之庭二龍常在季年夏衰二龍低伏眞龍在地猶無雲雨况僞象乎禮畫雷樽象雷之形雷樽不聞

能致雷土龍安能動雨頓牟掇芥磁石引鍼皆以其眞是不假他類他類肖似不能掇取者何也氣性異殊不能相感動也劉子駿掌雩祭典土龍事桓君山亦難以頓牟磁石不能眞是何能掇鍼取芥子駿窮無以應子駿漢朝智囊筆墨淵海窮無以應者是事非議誤不得道理實也曰夫以非眞難是也不以象類說非也夫東風至酒湛溢鯨魚死彗星出天道自然非人事也事與彼雲龍相從同一實也日火也月水也水火感動常以眞氣今伎道之家鑄陽燧取飛火於日作方諸取水於月非自然也而天然之也土龍亦非眞何爲不能感天一也陽燧取火於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時消煉五石鑄以爲器乃能得火今安取刀

人畫虎不知土龍九也此尚因緣昔書不見實驗魯般墨子刻木爲鳶蜚之三日而不集爲之巧也使作土龍者若魯般墨子則亦將有木鳶蜚不集之類夫蜚鳶之氣雲雨之氣也氣而蜚木鳶何獨不能從土龍十也夫雲雨之氣也知於蜚鳶之氣未可以言釣者以木爲魚丹漆其身近之水流而擊之起水動作魚以為眞並來聚會夫丹木非眞魚也魚含血而有知猶為象至雲雨之知不能過魚見土龍之象何能疑之十一也此尚魚也知不如人匈奴敬畏郅都之威刻木象都之狀交弓射之莫能一中不知都之精神在形象邪亡也將匈奴敬鬼精神在木也如都之精神在形象天龍之神亦在土龍如匈奴精在於木人則

雩祭者之精亦在土龍十二也金翁叔休屠王之太子也與父俱來降漢父道死與母俱來拜爲騎都尉母死武帝圖其母於甘泉殿上署曰休屠王焉提翁叔從上上甘泉拜謁起立向之泣涕沾襟久乃去夫圖畫非母之實身也因見形象涕泣輒下思親氣感不待實然也夫土龍猶甘泉之圖畫也雲雨見之何爲不動十三也此尚夷狄也有若似孔子孔子死弟子思慕共坐有若孔子之座弟子知有若非孔子也猶共坐而尊事之雲雨之知使若諸弟子之知雖知土龍非眞然猶感動思類而至十四也有若孔子弟子疑其體象則謂相似孝武皇帝幸李夫人夫人死思見其形道士以術爲李夫人夫人步入殿門武帝望見

知其非也然猶感動喜樂近之使雲雨之氣如武帝之心雖知土龍非真然猶愛好感起而來十五也既效驗有十五又亦有義四馬立春東耕為土象人男女各二人秉耒把鋤或立土牛未必能耕也順氣應時示率下也今設土龍雖知不能致雨亦當夏時以類應變與立土人土牛同一義也禮宗廟之主以木為之長尺二寸以象先祖孝子入廟主心事之雖知木主非親亦當盡敬有所主事土龍與木主同雖知非真示當感動立意於象二也塗車芻靈聖人知其無用示象生存不敢無也夫設土龍知其不能動雨也示若塗車芻靈而有致三也天子射熊諸侯射麋卿大夫射虎豹士射鹿豕示服猛也名布為侯示射無道

諸侯也夫畫布為熊麋之象名布為侯禮貴意象示義取名也土龍亦夫熊麋布侯之類四也夫以象類有十五驗以禮示意有四義仲舒覽見深鴻立事不妄設土龍之象果有狀也龍暫出水雲雨乃至夫如是傳之者何可解則桓君山之難可說也則劉子駿不能對劣也劣則董仲舒之龍說不終也論衡終之故曰亂龍亂者終也猶所謂關雎之亂以終為名義者謂終仲舒與子駿未盡之詞也

遭虎篇

變復之家謂虎食人者功曹為姦所致也其意以為功曹衆吏之率虎亦諸禽之雄也功曹為姦采漁於吏故虎食人以象其意夫虎食人人亦有殺虎謂虎食人功曹受取

於吏如人食虎吏受於功曹也乎案世清廉之士百不能一居功曹之官皆有姦心私舊故可以倖苞苴賂遺小大皆有必謂虎應功曹是野中之虎常害人也夫虎出有時猶龍見有期也陰物以冬見陽蟲以夏出出應其氣氣動其類參伐以冬出心尾以夏見參伐則虎星心尾則龍象象出而物見氣至而類動天地之性也孔子行魯林中婦人哭甚哀使子貢問之何以哭之哀也曰去年虎食吾夫今年食吾子是以哭哀也子貢曰若此何不去也對曰吾善其政之不苛吏之不暴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曰弟子識諸苛政暴吏甚於虎也夫虎害人古有之矣政不苛吏不暴德化之足以卻虎然而二歲比食二人林中獸不應

善也爲廉不應姦吏亦不應矣
平陸廣都虎所不由也山林草澤虎所生出也必以虎食人應功曹之姦是則平陸廣都之縣功曹常爲賢山林草澤之邑功曹常伏誅也夫虎食人於野應功曹之姦虎時入邑行於民閒功曹游於閭巷之中乎實說虎害人於野不應政其行都邑乃爲怪夫虎山林之獸不狎之物也常在草野之中不爲馴畜猶人家之有鼠也伏匿希出非可常見也命吉居安鼠不擾亂祿衰居危鼠爲殃變夫虎亦然也邑縣吉安長吏無患虎匿不見長吏且危則虎入邑行於民閒何則長吏光氣已消都邑之地與野均也推此以論虎所食人亦命時也命訖時衰光氣去身視肉猶尸

也故虎食之天道偶會虎適食人長吏遭惡故謂爲變應上天矣古今凶驗非唯虎也野物皆然楚王英宮樓未成鹿走上階其後果薨魯昭公旦出鸛鵒來巢其後季氏逐昭公昭公奔齊遂死不還賈誼爲長沙王傅鵩鳥集舍發書占之曰主人將去其後遷爲梁王傅懷王好騎墜馬而薨賈誼傷之亦病而死昌邑王時夷鴣鳥集宮殿下王射殺之以問郎中令龔遂龔遂對曰夷鴣野鳥入宮亡之應也其後昌邑王竟亡盧奴令田光與公孫弘等謀反其且覺時狐鳴光舍屋上光心惡之其後事覺坐誅會稽東部都尉禮文伯時羊伏廳下其後遷爲東萊太守都尉王子鳳時麕入府中其後遷丹陽太守夫吉凶同占遷免一驗

俱象空亡精氣消去也故人且亡也野鳥入宅城且空也草蟲入邑等類衆多行事比肩略舉較著以定實驗也

商蟲篇

變復之家謂蟲食穀者部吏所致也貪則侵漁故蟲食穀身黑頭赤則謂武官頭黑身赤則謂文官使加罰於蟲所象類之吏則蟲滅息不復見矣夫頭赤則謂武吏頭黑則謂文吏所致也時或頭赤身白頭黑身黃或頭身皆黃或頭身皆青或皆白若魚肉之蟲應何官吏時或白布豪民猾吏被刑乞貸者威勝於官取多於吏其蟲形象何如狀哉蟲之滅也皆因風雨案蟲滅之時則吏未必伏罰也

講瑞篇

夫上世之名鳳皇騏驎聞其鳥獸之奇者耳毛角有奇又不妄翔苟遊與鳥獸爭飽則謂之鳳皇騏驎矣世人之知聖亦猶此也聞聖人人之奇者身有奇骨知能博達則謂之聖矣及其知之非卒見暫聞而輒名之爲聖也與之偃伏從文受學然後知之何以明之子貢事孔子一年自謂過孔子二年自謂與孔子同三年自知不及孔子當一年二年之時未知孔子聖也三年之後乃能知之以子貢知孔子三年乃定世儒無子貢之才其見聖人不從之學任倉卒之視無三年之接自謂知聖誤矣少正卯在魯與孔子並孔子之門三盈三虛唯顏淵不去顏淵獨知孔子聖也夫門人去孔子歸少正卯不徒不能知孔子之聖又不

能知少正卯門人皆惑子貢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子爲政何以先之孔子曰賜退非爾所及夫才能知佞若子貢尚不能知聖世儒見聖自謂能知之妄也夫以不能知聖言之則亦知其不能知鳳皇與騏驎也使鳳皇羽翮長廣騏驎體高大則見之者以爲大鳥巨獸耳何以別之如必巨大別之則其知聖人亦宜以巨大春秋之時鳥有爰居不可以爲鳳皇長狄來至不可以爲聖人然則鳳皇騏驎與鳥獸等也世人見之何用知之

種類無常故曾晳生參氣性不世顏路出回古今卓絕馬有千里不必騏驎之駒鳥有仁聖不必鳳皇之雛山頂之溪不通江湖然而有魚水精自爲之也廢庭壞殿基上草

生地氣自出之也按溪水之魚殿基上之草無類而出瑞應之自至天地未必有種類也夫瑞應猶災變也瑞以應善災以應惡善惡雖反其應一也災變無種瑞應亦無類也陰陽之氣天地之氣也遭善而爲和遭惡而爲變豈天地爲善惡之政更生和變之氣乎然則瑞應之出殆無種類因善而起氣和而生亦或時政平氣和衆物變化猶春則鷹變爲鳩秋則鳩化爲鷹蛇鼠之類輒爲魚鱉蝦蟇爲鶉雀爲蜄蛤物隨氣變不可謂無黃石爲老父授張良書去復爲石也儒知之或時太平氣和麞爲騏驎鵠爲鳳皇是故氣性隨時變化豈必有常類哉褒姒玄黿之子二龍漦也晉之二卿熊羆之裔也吞燕子薏苡履大跡之語世

之人然之獨謂瑞有常類哉

指瑞篇

人見鳳驎希見則曰在外國見遇太平則曰爲聖王來夫鳳皇騏驎之至也猶醴泉之出朱草之生也謂鳳皇在外國聞有道而來醴泉朱草何知而生於太平之時醴泉朱草和氣所生然則鳳皇騏驎亦和氣所生也和氣生聖人聖人生於衰世物生爲瑞人生爲聖同時俱然時其長大相逢遇矣衰世亦有和氣和氣時生聖人聖人生於衰世衰世亦時有鳳驎也孔子生於周之末世騏驎見於魯之西澤光武皇帝生於成哀之際鳳皇集於濟陽之地聖人聖物生於盛衰世聖王遭見聖物猶吉命之人逢吉祥之

類也其實相遇非相爲出也夫鳳驎之來與白魚赤烏之至無以異也魚遭自躍王舟逢之火偶爲鳥王仰見之非魚聞武王之德而入其舟烏知周家當起集於王屋也謂鳳驎爲聖王來是謂魚烏爲武王至也王者受富貴之命故其動出見吉祥異物見則謂之瑞瑞有小大各以所見定德薄厚若夫白魚赤烏小物小安之兆也鳳皇騏驎大物太平之象也故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不見太平之象自知不遇太平之時矣

治期篇

世稱五帝之時天下太平家有十年之蓄人有君子之行或時不然世增其美亦或時政致何以審之夫世之所以

爲亂者不以賊盜衆多兵革並起民棄禮義負畔其上乎
若此者由穀食乏絕不能忍饑寒夫饑寒並至而能無爲
非者寡然則温飽並至而能不爲善者希傳曰倉廩實民
知禮節衣食足民知榮辱讓生於有餘爭起於不足穀足
食多禮義之心生禮豐義重平安之基立矣故饑歲之春
不食親戚穰歲之秋召及四鄰不食親戚惡行也召及四
鄰善義也爲善惡之行不在人質性在於歲之饑穰由此
言之禮義之行在穀足也案穀成敗自有年歲年歲水旱
五穀不成非政所致時數然也必謂水旱政治所致不能
爲政者莫過桀紂桀紂之時宜常水旱案桀紂之時無饑
耗之災災至自有數或時返在聖君之世實事者說堯之

洪水湯之大旱皆有遭遇非政惡之所致説百王之害偶
謂爲惡之應此見堯湯德優百王劣也

自然篇

易曰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垂衣裳者垂拱無爲也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又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周公曰上帝引佚上帝謂舜禹也舜禹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已無爲而天下治舜禹承堯之安堯則天而行不作功邀名無爲之化自成故曰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年五十者擊壤於塗不能知堯之德蓋自然之化也易曰大人與天地合其德黄帝堯舜大人也其德與天地合故知無爲也天道無爲故春不爲生

而夏不爲長秋不爲成冬不爲藏陽氣自出物自生長陰
氣自起物自成藏汲井決陂灌漑園田物亦生長霈然而
雨物之莖葉根荄莫不洽濡程量澍澤孰與汲井決陂哉
故無爲之爲大矣本不求功故其功立本不求名故其名
成沛然之雨功名大矣而天地不爲也氣和而雨自集儒
家說夫婦之道取法於天地知夫婦法天地不知推夫婦
之道以論天地之性可謂惑矣夫天覆於上地偃於下下
氣烝上上氣降下萬物自生其中間矣當其生也天不須
復與也子在母懷中父不能知也物自生子自成天地父
母何與知哉及其生也人道有教訓之義天道無爲聽恣
其性故放魚於川縱獸於山從其性命之欲也不驅魚令

上陵不逐獸令入淵者何哉拂詭其性失其所宜也夫百
姓魚獸之類也上德治之若烹小鮮與天地同操也商鞅
變秦法欲爲殊異之功不聽趙良之議以取車裂之患德
薄多欲君臣相憎怨也道家德厚下當其上上安其下純
蒙無爲何復譴告故曰政之適也君臣相忘於治魚相忘
於水獸相忘於林人相忘於世故曰天也

百家類纂卷之三十四終

百家類纂卷之三十五

雜家類　論衡下

感類篇

陰陽不和災變發起或時先世遺咎或時氣自然賢聖感類慊懼自思災變惡徵何爲至乎引過自責恐有罪畏慎恐懼之意未必有其實事也何以明之以湯遭旱自責以五過也聖人純完行無缺失矣何自責有五過然如書曰湯自責天應以雨湯本無過以五過自責天何故雨以無過致旱亦知自責不能得雨也由此言之旱不爲湯至雨不應自責然而前旱後雨者自然之氣也此言書之語也難之曰春秋大雩董仲舒設土龍皆爲一時間也一時不

雨恐懼雩祭求陰請福憂念百姓也湯遭旱七年以五過自責謂何時也夫遭旱一時輒自責乎旱至七年乃自責也謂一時輒自責七年乃雨天應之誠何其留也始謂七年乃自責憂念百姓何其遲也不合雩祭之法不厭憂民之義書之言未可信也由此論之周成王之雷風發亦此類也金縢曰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當此之時周公死儒者說之以爲成王狐疑於周公欲以天子禮葬公公人臣也欲以人臣禮葬公公有王功狐疑於葬周公之間天大雷雨動怒示變以彰聖功古文家以武王崩周公居攝管蔡流言王意狐疑周公周公奔楚故天雷雨以悟成王夫一雷一雨之變或以爲

塟疑或以爲信讒二家未可審且訂塟疑之說秋夏之際陽氣尚盛未嘗無雷雨也顧其拔木偃禾頗爲狀耳當雷雨時成王感懼開金縢之書見周公之功執書泣過自責之深自責適已天偶反風書家則謂天爲周公怒也千秋萬夏不絶雷雨苟謂雷雨爲天怒乎是則皇天歲歲怒也正月陽氣發泄雷聲始動秋夏陽至極而雷折苟謂秋夏之雷爲天大怒正月之雷天小怒乎雷爲天怒雨爲恩施使天爲周公怒徒當雷不當雨今雨俱至天怒且喜乎子於是日也哭則不歌周禮子卯稷食菜羹哀樂不並行哀樂不並行喜怒反并至乎秦始皇帝東封岱嶽雷雨暴至劉媼息大澤雷雨晦冥始皇無道自同前聖治亂自謂太

平天怒可也劉媪息大澤夢與神遇是生高祖何怒於生
聖人而爲雷雨乎堯時大風爲害堯激大風於青丘之野
舜入大麓烈風雷雨堯舜世之隆主何過於天天爲風雨
也大旱春秋雩祭又董仲舒設土龍以類招氣如天應雩
龍必爲雷雨何則秋夏之雨與雷俱也必從春秋仲舒之
術則大雩龍求怒天乎師曠奏白雪之曲雷電下擊鼓清
角之音風雨暴至苟謂雷雨爲天怒天何憎於白雪清角
而怒師曠爲之乎

佚文篇

孝武善子虛之賦徵司馬長卿孝成玩弄衆書之多善楊
子雲出入遊獵子雲乘從使長卿桓君山子雲作吏書所

不能盈牘文所不能成句則武帝何貪成帝何欲故曰玩
楊子雲之篇樂於居千石之官挾桓君山之書富於積猗
頓之財韓非之書傳在秦庭始皇歎曰獨不得與此人同
時陸賈新語每奏一篇高祖左右稱曰萬歲夫嘆思其人
與喜稱萬歲豈可空爲哉誠見其美懽氣發於内也候氣
變者於天不於地天文明也衣裳在身文着於衣不在於
裳衣法天也察掌理者左不觀右左文明也占在右不觀
左右文明也易曰大人虎變其文炳小人豹變其文蔚又
曰觀乎天文觀乎人文此言天人以文爲觀大人君子以
文爲操也高祖在母身之時息於澤陂蛟龍在上龍觫炫
燿及起楚望漢軍氣成五采將入咸陽五星聚東井星有

五色天或者憎秦滅其文章欲漢興之故先受命以文爲瑞也惡人操意前後乖違始皇前歎韓非之書後惑李斯之議燔五經之文設挾書之律五經之儒抱經隱匿伏生之徒竄藏土中殄賢聖之文厥辜深重嗣不及孫李斯創議身伏五刑漢興易亡秦之軌削李斯之跡高祖始令陸賈造書未興五經惠景以至元成經書並修漢朝郁郁厥語所聞孰與亡秦王莽無道漢軍雲起臺閣廢頓文書棄散光武中興修存未詳孝明世好文人並徵蘭臺之官文雄會聚今上即令詔求亡失購募以金安得不有好文之聲唐虞既遠所在書散殷周頗近諸子存焉漢興以來傳文未遠以所聞見伍唐虞而什殷周煥炳郁郁莫盛於斯

天晏暘者星辰曉爛人性奇者掌文藻炳漢今爲盛故文繁湊也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玆乎文王之文傳在孔子孔子爲漢制文傳在漢也受天之文人宜遵五經六藝爲文諸子傳書爲文造論著說爲文上書奏記爲文文德之操爲文立五文在世皆當賢也造論著說之文尤宜勞焉何則發胷中之思論世俗之事非徒諷古經續故文也論發胷臆文成手中非說經藝之人所能爲也

文人之休國之符也望豐屋知名家睹喬木知舊都鴻文在國聖世之驗也孟子相人以眸子焉心清則眸子瞭瞭者目文瞭也夫候國占人同一實也國君聖而文人聚人心惠而目多采蹂蹈文錦於泥塗之中聞見之者莫不痛

心知文錦之可惜不知文人之當尊不通類也天文人文文豈徒調墨弄筆爲美麗之觀哉載人之行傳人之名也善人願載思勉爲善邪人惡載力自禁裁然則文人之筆勸善懲惡也謚法所以章善即以著惡也加一字之謚人猶勸懲聞知之者莫不自勉況極筆墨之力定善惡之實言行畢載文以千數傳流於世成爲丹青故可尊也楊子雲作法言蜀富人貲錢千萬願載於書子雲不聽夫富無仁義之行圈中之鹿欄中之牛也安得妄載班叔皮續太史公書載鄉里人以爲惡戒邪人枉道繩墨所彈安得避諱是故子雲不爲財勸叔皮不爲恩撓文人之筆獨已公矣賢聖定意於筆筆集成文文具情顯後人觀之見以正

邪安宜妄記足蹈於地跡有好醜文集於禮志有善惡故夫占跡以睹足觀文以知情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衡篇以十數亦一言也曰疾虛妄

論死篇

世謂死人爲鬼有知能害人試以物類驗之死人不爲鬼無知不能害人何以驗之驗之以物人物也物亦物也物死不爲鬼人死何故獨能爲鬼世能別人物不能爲鬼則爲鬼不爲鬼尚難分明如不能別則亦無以知其能為鬼也人之所以生者精氣也死而精氣滅能爲精氣者血脉也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氣滅滅而形體朽朽而成灰土何用為鬼人無耳目則無所知故聾盲之人比於草木夫精

氣去人豈徒與無耳目同哉朽則消亡荒忽不見故謂之
鬼神人見鬼神之形故非死人之精也何則鬼神荒忽不
見之名也人死精神升天骸骨歸土故謂之鬼鬼者歸也
神者荒忽無形者也或說鬼神陰陽之名也陰氣逆物而
歸故謂之鬼陽氣導物而生故謂之神神者伸也申復無
已終而復始人用神氣生其死復歸神氣陰陽稱鬼神人
死亦稱鬼神氣之生人猶水之爲冰也水凝爲冰氣凝爲
人冰釋爲水人死復神其名爲神也猶冰釋更名水也
夫死人不能假生人之形以見猶生人不能假死人之寃
以亡矣六畜能變化象人之形者其形尚生精氣尚在也
如死其形腐朽雖虎兕勇猂不能復化魯公牛哀病化爲

虎亦以未死也世有以生形轉爲生類者矣未有以死身化爲生象者也

知用氣言亦用氣焉人之未死也智惠精神定矣病則惽亂精神擾也夫死病之甚者也病死之微猶惽亂況其甚乎精神擾自無所知況其散也人之死猶火之滅也火滅而燿不照人死而知不惠二者宜同一實論者猶謂死有知惑也人病且死與火之且滅何以異火滅光消而燭在人死精亡而形存謂人死有知是謂火滅復有光也隆冬之月寒氣用事水凝爲氷踰春氣温氷釋爲水人生於天地之間其猶氷也陰陽之氣凝而爲人年終壽盡死還爲氣夫春水不能復爲氷死魂安能復爲形妬夫娼妻同室

而處淫亂失行忿怒鬬訟夫死妻更嫁妻死夫更娶以有
知驗之宜大忿怒今夫妻死者寂寞無聲更嫁娶者平忽
無禍無知之驗也

死僞篇

鄭伯有貪愎而多欲子晳好在人上二子不相得子晳攻
伯有伯有出奔駟帶率國人以伐之伯有死其後九年鄭
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後歲人或
夢見伯有介冑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
將殺段也及壬子之日駟帶卒國人益懼後至壬寅日公
孫段又卒國人愈懼子產爲之立後以撫之乃止矣伯有
見夢曰壬子余將殺帶壬寅又將殺段及至壬子日駟帶

卒至壬寅公孫段死其後子産適晉趙景子問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子産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彊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疋夫疋婦彊死其魂魄猶能憑依人以爲淫厲况伯有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弊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小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弘矣取精多矣其族又大所憑厚矣而彊死能爲鬼不亦宜乎伯有殺駟帶公孫段不失日期神審之驗也子産立其後而止知鬼神之操也知其操則知其實矣實有不空故對問不疑子産智人也知物審矣如死者無知何以能殺帶與段如不能爲鬼子産何以不疑曰與伯有爲怨者子晳也子晳攻之

伯有犇駟帶乃率國人遂伐伯有公孫段隨駟帶不造本辯其惡微小殺駟帶不報子晳公孫段惡微與帶俱死是則伯有之魂無知爲鬼報仇輕重失宜也且子産言曰彊死者能爲鬼何謂彊死謂伯有命未當死而人殺之邪將謂伯有無罪而人寃之也如謂命未當死而人殺之未當死而死者多如謂無罪人寃之被寃者亦非一伯有彊死能爲鬼比干子胥不爲鬼春秋之時弑君三十六君爲所弑可謂彊死矣典長一國用物之精可謂多矣繼體有土非直三世也貴爲人君非與卿位同也始封之祖必有穆公子良之類也以至尊之國君受亂臣之弑禍其冤寃爲鬼必明於伯有報仇殺讎禍繁於帶段三十六君無爲鬼

者三十六臣無見報者如以伯有無道其神有知世間無道莫如桀紂桀紂誅死魄不能爲鬼然則子産之説因成事者也見伯有彊死則謂彊死之人能爲鬼如有不彊死爲鬼者則將云不彊死之人能爲鬼子晳在鄭與伯有何異死與伯有何殊俱以無道爲國所殺伯有能爲鬼子晳不能彊死之説通於伯有塞於子晳然則伯有之説杜伯之語也杜伯未可然伯有亦未可是也

高皇帝以趙王如意爲似我而欲立之呂后恚恨後酖殺趙王其後呂后出見蒼犬噬其左腋怪而卜之趙王如意爲祟遂病腋傷不愈而死蓋以如意精神爲蒼犬見變以報其仇也曰勇士忿怒交刃而戰負者被創仆地而死目

見彼之中已死後其神尚不能報呂后酖如意時身不自往使人飲之不知其爲酖毒憤不知殺巳者爲誰安能爲祟以報呂后使死人有知恨者莫過高祖高祖愛如意而呂后殺之高祖冤怒宜如雷霆呂后之死宜不旋日豈高祖之精不若如意之神將死後憎如意善呂后之殺也

丞相武安侯田蚡與故大將軍灌夫杯酒之恨事至上聞灌夫繫獄竇嬰救之勢不能免灌夫坐法竇嬰亦死其後田蚡病甚號曰諾諾使人視之見灌夫竇嬰俱坐其側蚡病不衰遂至死曰宰相所殺不一人也殺者後病不見所殺田蚡見所殺田蚡獨然者心負憤恨病亂妄見也或時見他鬼而占鬼之人聞其往時與夫嬰爭欲見神審之名

見其狂諾諾則言夫嬰坐其側矣

紀妖篇

趙襄子旣立知伯益驕請地韓魏韓魏予之請地於趙趙不予知伯益怒遂率韓魏攻趙襄子襄子懼乃犇保晉陽原過從後至於託平驛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予原過竹二節莫通曰爲我以是遺趙無恤旣至以告襄子襄子齊三日親自割竹有赤書曰趙無恤余霍大山陽侯天子三月丙戌余將使汝滅知氏汝亦祀我百邑余將賜汝林胡之地襄子再拜受神之命是何謂也曰是蓋襄子且勝之祥也三國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板襄子懼使相張孟談私於韓魏韓魏與合

謀竟以三月丙戌之日大滅知氏共分其地蓋妖祥之氣象人之形稱霍大山之神猶夏庭之妖象龍稱褒之二君趙簡子之祥象人稱帝之使也今大山廣長不與人同而其精神不異於人不異於人則鬼之類人鬼之類人則妖祥之氣也

漢高皇帝以秦始皇崩之歲爲泗上亭長送徒至驪山徒多道亡因縱所將徒遂行不還被酒夜經澤中令一人居前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虵當道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劒擊斬虵虵遂分兩徑開行數里醉因臥高祖後人至虵所有一老嫗夜哭之人曰嫗何爲哭嫗曰人殺吾子人曰嫗子爲何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化爲虵當徑

今者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以嫗爲妖言因欲笞之嫗因忽不見何謂也曰是高祖初起威勝之祥也何以明之以嫗忽然不見也不見非人非人則鬼妖矣夫以嫗非人則知所斬之虵非虵也云白帝子何故爲虵夜而當道謂虵白帝子高祖赤帝子白帝子爲虵赤帝子爲人五帝皆天之神也子或爲虵或爲人人與虵異物而其爲帝同神非天道也且虵爲白帝子則嫗爲白帝后乎帝者之后前後宜備帝者之子官屬宜盛今一虵死於徑一嫗哭於道云白帝子非實明矣夫非實則象象則妖也妖則所見之物皆非物也非物則氣也高祖所殺之虵非虵也則夫鄭厲公將入鄭之時邑中之虵與邑外之虵鬭者非虵也厲公將

入鄭妖氣象虵而鬬也鄭國鬬虵非虵則知夏庭二龍爲
龍象爲龍象則知鄭子産之時龍戰非龍也天道難知使
非妖也使是亦妖也

留侯張良椎秦始皇誤中副車始皇大怒索求張良張良
變姓名亡匿下邳常閑從容步游下邳泗上有一老父衣
褐至良所直墮其履泗下顧謂張良孺子下取履良愕然
欲毆之以其老爲彊忍下取履因跪進履父以足受履笑
去良大驚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
我期此良怪之因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
與老人期後何也去後五日早會五日鷄鳴復往父又已
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

有頃父來喜曰當如是矣出一篇書曰讀是則爲帝者師後十三年子見我濟北穀成山下黄石即我也遂去無他言弗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習讀之是何謂也曰是高祖將起張良爲輔之祥也良居下邳任俠十年陳涉等起沛公畧地下邳良從遂爲師將封爲留侯後十三年後高祖過濟北界得穀成山下黄石取而葆祠之及留侯死并葬黄石蓋吉凶之象神矣天地之化巧矣使老父象黄石黄石象老父何其神邪問曰黄石審老父老父審黄石耶曰石不能爲老父老父不能爲黄石妖祥之氣見故驗也何以明之晋平公之時石言魏榆平公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憑依也不然民

聽徧也夫石不能人言則亦不能人形矣石言與始皇時石墜東郡民刻之無異也刻爲文言爲辭辭之與文一實也民刻文氣發言民之與氣一性也夫石不能自刻則亦不能言不能言則亦不能爲人矣太公兵法氣象之也問曰氣無刀筆何以爲文曰魯惠公夫人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掌曰爲魯夫人晉唐叔虞文在其手曰虞魯成季友文在其手曰友三文之書性自然老父之書氣自成也性自然氣自成與夫童謠口自言無以異也當童之謠也不知所受口自言之口自言文自成或爲之也推此以省太公釣得巨魚刳魚得書云呂尚封齊及武王得白魚喉下文曰以予發蓋不虛矣因此復原河圖洛書言興衰存亡帝

王際會審有其文矣皆妖祥之氣吉凶之端也

訂鬼篇

凡天地之間有鬼非人死精神爲之也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致之何由由於疾病人病則憂懼憂懼見鬼出凡人不病則不畏懼故得病寢衽畏懼鬼至畏懼則存想存想則目虛見何以效之傳曰伯樂學相馬顧玩所見無非馬者宋之庖丁學解牛三年不見生牛所見皆死牛也二者用精至矣思念存想自見異物也人病見鬼猶伯樂之見馬庖丁之見牛也伯樂庖丁所見無非馬與牛則亦知夫病者所見非鬼也病者困劇身體痛則謂鬼持箠杖敺擊之若見鬼把椎鏁繩纆立守其旁病痛恐懼妄見之也

初疾畏驚見鬼之來疾困恐死見鬼之怒身自疾痛見鬼之擊皆存想虛致未必有其實也夫精念存想或泄於目或泄於口或泄於耳泄於目目見其形泄於耳耳聞其聲泄於口口言其事晝日則鬼見暮臥則夢聞獨臥空室之中若有所畏懼則夢見夫人據案其身哭矣覺見臥聞俱用精神畏懼存想同一實也

一曰鬼者甲乙之神也甲乙者天之別一本作剛氣也其形象人人病且死甲乙之神至矣假令甲乙之日病則死見庚辛之神矣何則甲乙鬼庚辛報甲乙故病人且死殺鬼之至者庚辛之神也何以效之以甲乙日病者其死生之期常在庚辛之日此非論者所以為實也天道難知鬼神闇

眛故具載列令世察之也

一曰人且吉凶妖祥先見人之且死見百怪鬼在百怪之中故妖怪之動象人之形或象人之聲爲應故其妖動不離人形天地之間妖怪非一言有妖聲有妖文有妖或妖氣象人之形或人含氣爲妖象人之形諸所見鬼是也人含氣爲妖巫之類是也是以實巫之辭無所因據其吉凶自從口出若童之謠矣童謠口自言巫辭意自出口自言意自出則其爲人與聲氣自立音聲自發同一實也世稱紂之時夜郊鬼哭及倉頡作書鬼夜哭氣能象人聲而哭則亦能象人形而見則人以爲鬼矣鬼之見也人之妖也天地之間禍福之至皆有兆象有漸不卒然有象不猥來

天地之道人將亡凶亦出國將亡妖亦見猶人且吉吉祥至國且昌昌瑞到矣故夫瑞應妖祥其實一也而世獨謂鬼者不在妖祥之中謂鬼猶神而能害人不通妖祥之道不睹物氣之變也國將亡妖見其亡非妖也人將死鬼來其死非鬼也亡國者兵也殺人者病也

鴻範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火同氣故童謠詩歌爲妖言言出文成故世有文書之怪世謂童子爲陽故妖言出於小童童巫含陽故大雩之祭舞童暴巫雩祭之禮倍陰合陽故猶日食陰勝攻社之陰也日食陰勝故攻陰之類天旱陽勝故愁陽之黨巫爲陽黨故魯僖遭旱議欲焚巫巫含陽氣以故陽地之民多爲巫巫黨於鬼故巫者爲

鬼巫鬼巫比於童謠故巫之審者能處吉凶吉凶能處吉凶之徒也故申生之妖見於巫巫含陽能見爲妖也申生爲妖則知杜伯莊子義厲鬼之徒皆妖也杜伯之厲爲妖則其弓矢投措皆妖毒也

然則杜伯莊子義厲鬼之見周宣王燕簡夜姑且死之妖也申生之出晉惠公且見獲之妖也伯有之夢駟帶公孫段且卒之妖也老父結草魏顆且勝之祥亦或時杜回見獲之妖也蒼犬噬呂后呂后且死妖象犬形也武安且卒妖象竇嬰灌夫之面也故凡世間所謂妖祥所謂鬼神者皆太陽之氣爲之也太陽之氣天氣也天能生人之體故能象人之容夫人所以生者陰陽氣也陰氣主爲骨肉陽

氣主爲精神人之生也陰陽氣具故骨肉堅精氣盛精氣爲知骨肉爲強故精神言談形體固守骨肉精神合錯相持故能常見而不滅亡也太陽之氣盛而無陰故徒能爲象不能爲形無骨肉有精氣故一見恍惚輒復滅亡也

言毒篇

或問曰天地之間萬物之性含血之蟲有蝮虵蜂蠆咸懷毒螫犯中人身謂護疾痛當時不救流徧一身草木之中有巴豆野葛食之湊懣頗多殺人不知此物禀何氣於天萬物之生皆禀元氣元氣之中有毒螫乎曰夫毒太陽之熱氣也中人人毒人食湊懣者其不堪任也不堪任則謂之毒矣太陽火氣常爲毒螫氣熱也太陽之地人民促急

促急之人口舌為毒故楚越之人促急捷疾與人談言口唾射人則人脤胎腫而為創南郡極熱之地其人祝樹樹枯唾鳥鳥墜巫咸能以祝延人之疾愈人之禍者生於江南含烈氣也夫毒陽氣也故其中人若火灼人或為蝮所中割肉置地焦沸火氣之驗也四方極皆為維邊唯東南隅有温烈氣温烈氣發常以春夏春夏陽起東南隅陽位也他物之氣入人鼻目不能疾痛火煙入鼻鼻疾入目目痛火氣有烈也物為靡屑者多唯一火最烈火氣所燥也食甘旨之食無傷於人食蜜少多則令人毒蜜為蜂液蜂則陽物也人行無所觸犯體無故痛痛處若箠杖之跡人腓腓謂鬼毆之鬼者太陽之妖也微者疾謂之邊其治用

蜜與丹蜜丹陽物以類治之也夫治風用風治熱用熱治邊用蜜丹則知邊者陽氣所爲流毒所加也天地之間毒氣流行人當其衝則面腫疾世人謂之火流所刺也人見鬼者言其色赤太陽妖氣自如其色也鬼爲烈毒犯人輒死故杜伯射周宣立崩鬼所賫物陽火之類杜伯弓矢其色皆赤南道名毒曰短狐杜伯之象執弓而射陽氣因而激激而射故其中人象弓矢之形火困而氣熱血毒盛故食走馬之肝殺人氣困爲熱也盛夏暴行暑暍而死熱極爲毒也人疾行汗出對鑪汗出嚮日亦汗出疾溫病者亦汗出四者異事而皆汗出困同熱等火日之變也天下萬物含太陽氣而生者皆有毒螫毒螫渥者在蟲則爲蝮蛇

蜂蠆在草則爲巴豆冶（一作冶字）葛在魚則爲鮭與鯸鮔故人食鮭肝而死爲鯸鮔螫有毒魚與鳥同類故鳥蜚魚亦蜚鳥卵魚亦卵蝮虵蜂蠆皆卵同性類也其在人也爲小人故小人之口爲禍天下小人皆懷毒氣陽地小人毒尤酷烈故南越之人祝誓最效諺曰衆口爍金口者火也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與火直故云爍金道口舌之爍不言拔木熖火必云爍金金制於火火口同類也蘗生非一地太伯辭之吳鑄多非一工世稱楚棠溪温氣天下有路畏入南海鴆鳥生於南人飲鴆死辰爲龍巳爲虵辰巳之位在東南龍有毒虵有螫故蝮有利牙龍有逆鱗木生火火爲毒故蒼龍之獸含火星冶葛巴豆皆有毒螫故冶在

東南巴在西南土地有燥濕故毒物有多少生出有處地
故毒有烈不烈蝮虵與魚比故生於草澤蜂蠆與鳥同故
產於屋樹江北地燥故多蜂蠆江南地濕故多蝮虵生高
燥比陽陽物懸垂故蜂蠆以尾刺生下濕比陰陰物柔伸
故蝮虵以口齰毒或藏於首尾故螫齰有毒或藏於體膚
故食之輒懣或附於脣吻故舌鼓爲禍毒螫之生皆同一
氣發動雖異內爲一類故人夢見火占爲口舌夢見蝮虵
亦口舌火爲口舌之象口舌見於蝮虵同類其本所稟一
氣也故火爲言言爲小人小人爲妖由口舌口舌之徵由
人感天故五事二曰言言之咎徵僭恒暘若僭者奢麗故
蝮虵多文文起於陽故若致文暘若則言從故時有詩妖

妖氣生美好故美好之人多邪惡叔虎之母美叔向之母知之不使視寢叔向諫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吾懼其生龍蛇以禍汝汝弊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之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有勇力嬖於欒懷子及范宣子逐懷子殺叔虎禍及叔向夫深山大澤龍蛇所生也比之叔虎之母者美色之人懷毒螫也生子叔虎美有勇力勇力所生生於美色禍難所發由於勇力火有光耀木有容貌龍蛇東方木含火精故美色貌麗膽附於肝故生勇力火氣猛故多勇木剛強故多力也生妖怪者常由好色爲禍難者常發勇力爲毒害者皆在好色美酒爲毒酒難多飲蜂液爲蜜蜜難益食勇夫強國勇夫

難近好女說心好女難畜辯士快意辯士難信故美味腐腹好色惑心勇夫招禍辯口致殃四者世之毒也辯口之毒為害尤酷何以明之孔子見陽虎卻行白汗交流陽虎辯有口舌口舌之毒中人病也人中諸毒一身死之中於口舌一國潰亂詩曰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四國猶亂況一人乎故君子不畏虎獨畏讒夫之口讒夫之口為毒大矣

薄葬篇

聖賢之業皆以薄葬省用為務然而世尚厚葬有奢泰之失者儒家論不明墨家議之非故也墨家之議右鬼以為人死輒為神鬼而有知能形而害人故引杜伯之類以為效驗儒家不從以為死人無知不能為鬼然而賻祭備物

者示不負死以觀生也陸賈依儒家而説故其立語不肯
明處劉子政舉薄葬之奏務欲省用不能極論是以世俗
内持狐疑之議外聞杜伯之類又見病且終者墓中死人
來與相見故遂信是謂死如生閔死獨葬魂孤無副丘墓
閉藏穀物乏匱故作偶人以侍尸柩多藏食物以歆精魂
積浸流至或破家盡業以充死棺殺人以殉葬以快生意
非不知其内無益而奢侈之心外相慕也
夫言死無知則臣子倍其君父故曰喪祭禮廢則臣子恩
泊臣子恩泊則倍死亡先倍死亡先則不孝獄多聖人懼
開不孝之源故不明死無知之實異道不相連事生厚化
自生雖事死泊何損於化使死者有知倍之非也如無所

知倍之何損明其無知未必有倍死之害不明無知成事已有賊生之費孝子之養親病也未死之時求卜迎醫冀禍消藥有益也既死之後雖審如巫咸良如扁鵲終不復生何則知死氣絕終無補益治死無益厚葬何差乎倍死恐傷化絕卜拒醫獨不傷義乎親之生也坐之高堂之上其死也葬之黃泉之下黃泉之下非人所居然而葬之不疑者以死絕異處不可同也如當亦如生存恐而倍之宜葬於宅與生同也不明無知爲人倍其親獨明葬黃泉不爲離其先乎親在獄中罪疑未定孝子馳走以救其難如罪定法立終無門戶雖曾子子騫坐泣而已何則計動無益空爲煩也今死親之魂定無所知與拘親之罪決不可

救何以異不明無知恐人倍其先獨明罪定不爲忽其親乎聖人立義有益於化雖小弗除無補於政雖大弗與今厚死人何益於恩倍之弗事何損於義孔子又謂爲明器不成示意有明俑則偶人象類生人故魯用偶人葬孔子嘆睹用人殉之兆也故嘆以痛之救漏防者悉塞其穴則水泄絕穴不悉塞水有所漏漏則水爲患害論死不悉則奢禮不絕不絕則喪物索用用索物喪民貧耗之至危亡之道也

四諱篇

三曰諱婦人乳子以爲不吉將舉吉事入山林遠行度川澤者皆不與之交通乳子之家亦忌惡之丘墓廬道畔踰

月乃入惡之甚也暫卒見若爲不吉極原其事何以爲惡夫婦人之乳子也子含元氣而出元氣天地之精微也何凶而惡之人物也子亦物也子生與萬物之生何以異諱人之生謂之惡萬物之生又惡之乎生與胞俱出如以胞爲不吉人之有胞猶木實之有扶也包裹兒身因與俱出若鳥卵之有㲉何妨謂之惡如惡以爲不吉則諸生物有扶㲉者宜皆惡之萬物廣多難以驗事人生何以異於六畜皆含血氣懷子子生與人無異獨惡人而不憎畜豈以人體大氣血盛乎則夫牛馬體大於人凡可惡之事無與鈞等獨有一物不見比類乃可疑也今六畜與人無異其乳皆同一狀六畜與人無異諱人不諱六畜不曉其故也

世能別人之産與六畜之乳吾將聽其諱如不能別則吾謂世俗所諱妄矣

江北乳子不出房室知其無惡也至於犬乳置之宅外此復惑也江北諱犬不諱人江南諱人不諱犬謡俗防惡各不同也夫人與犬何以異房室宅外何以殊或惡或不惡或諱或不諱世俗防禁竟無經也月之晦也日月合宿紀爲一月猶八日月中分謂之弦十五日日月相望謂之望三十日日月合宿謂之晦晦與弦望一實也非月晦日月光氣與月朔異也何故踰月謂之吉乎如實凶踰月未可謂吉如實吉雖未踰月猶爲可也實說諱忌産子乳犬者欲使人常自潔清不欲使人被汚辱也夫自潔清則意精

意精則行清行清而貞廉之節立矣
四曰諱舉正月五月子以爲正月五月子殺父與母不得已舉之父母禍死則信而謂之真矣夫正月五月子何故殺父與母人之含氣在腹腸之內其生十月而產共一元氣也正與二月何殊五與六月何異而謂之凶也世傳此言久拘數之人莫敢犯之弘識大材實核事理深睹吉凶之分者然後見之昔齊相田嬰賤妾有子名之曰文文以五月生嬰告其母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嬰嬰怒曰吾令女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至戶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

於戶邪嬰嘿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如受命於戶即高其戶誰能至者嬰善其言曰子休矣其後使文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聞諸侯文長過戶而嬰不死以田文之說言之以田嬰不死效之世俗所諱虛妄之言也夫田嬰俗父而田文雅子也嬰信忌不實義文信命不辟諱雅俗異材舉措殊操故嬰名闇而不明文聲馳而不滅實說世俗諱之亦有緣也夫正月歲始五月盛陽子以生精熾熱烈厭勝父母父母不堪將受其患傳相放傚莫謂不然有空諱之言無實凶之效世俗惑之誤非之甚也夫忌諱非一必託之神怪若設以死亡然後世人信用畏避忌諱之語四方不同畧舉通語令世觀覽若夫曲俗微小之諱

衆多非一咸勸人爲善使人重慎無鬼神之害凶醜之禍
世諱作豆醬惡聞雷一人不食欲使人急作不欲積家逾
至春也諱厲刀井上恐刀墮井中也或說以爲刑之字井
與刀也厲刀井上井刀相見恐被刑也毋承屋檐而坐恐
瓦墮擊人首也毋反懸冠爲似死人服或說惡其反而承
塵溜也毋偃寢爲其象屍也毋以箸相受爲其不固也毋
相代掃爲脩冢之人與人來代已也諸言毋者教人重慎
勉人爲善禮曰毋摶飯毋流歠禮義之禁未必吉凶之言
也

譏日篇

世俗既信歲時而又信日舉事若病死災患大則謂之犯

觸歲月小則謂之不避日禁歲月之傳既用日禁之書亦行世俗之人委心信之辯論之士亦不能定是以世人舉事不考於心而合於日不參於義而致於時時日之書衆多非一畧舉較著明其是非使信天時之人將一疑而倍之夫禍福隨盛衰而至代謝而然舉事曰凶人畏凶有效曰吉人冀吉有驗禍福自至則述前之吉凶以相戒懼此日禁所以累世不疑惑者所以連年不悟也葬歷曰葬避九空地臽及日之剛柔月之奇耦日吉無害剛柔相得奇耦相應乃爲吉良不合此歷轉爲凶惡夫葬藏棺也歛藏尸也初死藏尸於棺少久藏棺於墓墓與棺何別歛與葬何異歛於棺不避凶葬於墓獨求吉如以墓爲重夫墓土

也棺木也五行之性木土尅也治木以驘尸穿土以埋棺治與穿同事尸與棺一實也如以穿土賊地之體鑿溝耕園亦宜擇日世人能異其事吾將聽其禁不能異其事吾不從其諱日之不害又求日之剛柔剛柔既合又索月之奇耦夫日之剛柔月之奇耦合於葬歷驗之於古無不相得何以明之春秋之時天子諸侯卿大夫死以千百數案其葬日未必合於歷又曰雨不克葬庚寅日中乃葬假令魯小君以剛日死至葬日己丑剛柔等矣剛柔合善日也不克葬者避雨也如善日不當以雨之故廢而不用也何則雨不便事耳不用剛柔重凶不吉欲便事而犯凶非魯人之意臣子重慎之義也今廢剛柔待庚寅日中以賜為

吉也禮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卿大夫士三月假令天子正月崩七月葬二月崩八月葬諸侯卿大夫士皆然如驗之葬歷則天子諸侯葬月常奇常耦也衰世好信禁不肖君好求福春秋之時可謂衰矣隱哀之間不肖甚矣然而葬埋之日不見所諱無忌之故也周文之世法度備具孔子意密春秋義纖如廢吉得凶妄舉觸禍宜有微文小義貶譏之辭今不見其義無葬歷法也祭祀之歷亦有吉凶假令血忌月殺之日固凶以殺牲設祭必有患禍夫祭者供食鬼也鬼者死人之精也若非死人之精人未嘗見鬼之飲食也推生事死推人事鬼見生人有飲食死爲鬼當能復飲食感物思親故祭祀也及他神百鬼之祠雖非

死人其事之禮亦與死人同蓋以不見其形但以生人之禮准況之也生人飲食無日鬼神何故有日如鬼神審有知與人無異則祭不宜擇日如無知也不能飲食雖擇日避忌其何補益實者百祀無鬼死人無知百祀報功示不忘德死如事生示不背亡祭之無福不祭無禍祭與不祭尚無禍福況日之吉凶何能損益如以殺牲見血避血忌月殺則生人食六畜亦宜辟之海內屠肆六畜死者日數千頭不擇吉凶早死者未必屠工也天下死罪各月斷囚亦數千人其刑於市不擇吉日受禍者未必獄吏也肉盡殺牲獄具斷囚囚斷牲殺創血之實何以異於祭祀之牲獨為祭祀設歷不為屠工獄吏立見世俗用意不實之類

也祭非其鬼又信非其諱持二非往求一福不能得也沐書曰子日沐令人愛之卯日沐令人白頭夫人之所愛憎在容貌之好醜頭髮白黑在年歲之稚老使醜如嫫母以子日沐能得愛乎使十五女子以卯日沐能白髮乎且沐者去首垢也洗去足垢盥去手垢浴去身垢皆去一形之垢其實等也洗盥浴不擇日而沐獨有日如以首為最尊尊則浴亦治面面亦首也如以髮為最尊則櫛亦宜擇日櫛用木沐用水水與木俱五行也用木不避忌用水獨擇日如以水尊於木則諸用水者宜皆擇日且水不若火尊如必以尊卑則用火者宜皆擇日且使子沐人愛之卯沐其首白者誰也夫子之性水也卯木也水不可愛木色不

白子之禽鼠卯之獸兎也鼠不可愛兎毛不白以子日沐雖使可愛卯日沐誰使凝白者夫如是沐之日無吉凶爲沐立日歷者不可用也裁衣有書書有吉凶凶日製衣則有禍吉日則有福夫衣與食俱輔人體食輔其內衣衛其外飲食不擇日製衣避忌日豈以衣爲於其身重哉人道所重莫如食急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衣服貨也如以加之於形爲尊重在身之物莫大於冠造冠無禁裁衣有忌是於尊者畧卑者詳也且夫沐去頭垢冠爲首飾浴除身垢衣衛體寒沐有忌冠無諱浴無吉凶衣有利害俱爲一體共爲一身或善或惡所諱不均俗人淺知不能實也且衣服不如車馬九錫之禮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作車不求

良辰裁衣獨求吉日俗日所重失輕重之實也工伎之書起宅蓋屋必擇日夫屋覆人形宅居人體何害於歲月而必擇之如以障蔽人身者神惡之則夫裝車治船着蓋施帽亦當擇日如以動地穿土神惡之則夫鑿溝耕園亦宜擇日夫動土擾地神地神能原人無有惡意但欲居身自安則神之聖心必不忿怒不忿怒雖不擇日猶無禍也如土地之神不能原人之意苟惡人動擾之則雖擇日何益哉王法禁殺傷人殺傷人皆伏其罪雖擇日犯法終不免罪如不禁也雖妄殺傷終不入法縣官之法猶鬼神之制也穿鑿之過猶殺傷之罪也人殺傷不在擇日繕治室宅何故有忌又學書諱丙日云倉頡以丙日死也禮不以子

卯舉樂殷夏以子卯日亡也如以丙日書子卯日舉樂未必有禍重先王之亡日悽愴感動不忍以舉事也忌日之法蓋丙與子卯之類也殆有所諱未必有凶禍也堪輿曆上諸神非一聖人不言諸子不傳殆無其實天道難知假令有之諸神用事之日也忌之何福不諱何禍王者以甲子之日舉事民亦用之王者聞之不刑法也夫王者不怒民不與已相避天神何爲獨當責之王法舉事以人事之可否不問日之吉凶孔子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春秋祭祀不言卜日禮曰內事以柔日外事以剛日剛柔以慎內外不論吉凶以爲禍福

辨祟篇

世俗信禍祟以爲人之疾病死亡及更患被罪戮辱讙笑
皆有所犯起功移徙祭祀喪葬行作入官嫁娶不擇吉日
不避歲月觸鬼逢神忌時相害故發病生禍絓法入罪至
于死亡殫家滅門皆不重慎犯觸忌諱之所致也如實論
之乃妄言也凡人在世不能不作事作事之後不能不有
吉凶見吉則指以爲前時擇日之福見凶則刺以爲往者
觸忌之禍多或擇日而得禍觸忌而獲福工伎射事者欲
遂其術見禍忌而不言聞福匿而不達積禍以驚不慎列
福以勉畏時故世人無愚智賢不肖人君布衣皆畏懼信
向不敢抵犯歸之久遠莫能分明以爲天地之書賢聖之
術也人君惜其官人民愛其身相隨信之不復狐疑故人

君與事工伎滿閭人民有爲觸傷問時姦書僞文由此滋
生巧惠生意作知求利驚惑愚暗漁富偷貧愈非古法度
聖人之至意也聖人舉事先定於義義已定立決以卜筮
示不專己明與鬼神同意共指欲令衆下信用不疑故書
列七卜易載八卦從之未必有福違之未必有禍然而禍
福之至時也死生之到命也人命懸於天吉凶存於時命
窮操行善天不能續命長操行惡天不能奪天百神主也
道德仁義天之道也戰栗恐懼天之心也廢道滅德賤天
之道嶮隘恣睢悖天之意世間不行道德莫過桀紂妄行
不軌莫過幽厲桀紂不早死幽厲不夭折由此言之逢福
獲喜不在擇日避時涉患麗禍不在觸歲犯月明矣孔子

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苟有時日誠有禍祟聖人何惜不言何畏不説案古圖籍仕者安危千君萬臣其得失吉凶官位高下位祿降升各有差品家人治產貧富息耗壽命長短各有遠近非高大尊貴舉事以吉日下小卑賤以凶時也以此論之則亦知禍福死生不在遭逢吉祥觸犯凶忌也然則人之生也精氣育也人之死者命窮絕也人之於世禍福有命人之操行亦自致之其安居無爲禍福自至命也其作事起功吉凶至身人也人之疾病希有不由風濕與飲食者當風卧濕握錢問祟飽飯饜食齋精解禍而病不治謂祟不得命自絕謂筮不審俗人之知也夫倮蟲三百六十人爲之長人物也萬物之中有智慧者也其

受命於天稟氣於元與物無異鳥有巢棲獸有窟穴蟲魚介鱗各有區處猶人之有室宅樓臺也能行之物死傷病困小大相害或人捕取以給口腹非作窠穿穴有所觸東西行徙有所犯也人有死生物亦有終始人有起居物亦有動作血脈首足耳目鼻口與人不別惟好惡與人不同故人不能曉其音不見其指耳及其游於黨類接於同品其知去就與人無異共天同地並仰日月而鬼神之禍獨加於人不加於物未曉其故也天地之性人爲貴豈天禍爲貴者作不爲賤者設哉何其性類同而禍患別也我有所犯抵觸縣官羅麗刑法不曰過所致而曰家有負居處不慎飲食過節不曰失調和而曰徙觸時死者累屬葬棺

至十不曰氣相汙而曰葬日凶有事歸之有犯無為歸之
所居居衰宅耗蜚凶流尸集人室居又禱先祖寢禍遺殃
疾病不請醫更患不脩行動歸於禍名曰犯觸用知淺畧
原事不實俗人之材也居位食祿專城長邑以千萬數其
遷徙日未必逢吉時也歷陽之都一夕沉而為湖其民未
必皆犯歲月也高祖始起豐沛俱復其民未必皆慎時日
也項羽攻襄安襄安無噍類未必不禱賽也趙軍為秦所
坑於長平之下四十萬衆同時俱死其出家時未必不擇
時也辰日不哭哭有重喪戊己死者復尸有隨一家滅門
先死之日未必辰與戊己也血忌不殺牲屠肆不多禍上
朔不會衆沽舍不觸殃塗上之暴尸未必出以往亡室中

之殯柩未必還以歸忌由此言之諸占射禍祟者皆不可信用信用之者皆不可是夫使食口十人居一宅之中不動钁鍤不更居處祠祀嫁娶皆擇吉日從春至冬不犯忌諱則夫十人比至百年能不死乎占射事者必將復曰宅有盛衰若歲破直符不知避也夫如是令數問工伎之家宅盛即留衰則避之及歲破直符輒舉家移比至百年能不死乎占射事者必將復曰移徙觸時往來不吉夫如是復令輒問工伎之家可徙則往可還則來比至百年能不死乎占射事者必將復曰泊命壽極夫如是人之死生竟自有命非觸歲月之所致無負凶忌之所爲也

難歲篇

積分爲日累日爲月運月爲時紀時爲歲歲則日月時之類也歲而有神日月時亦復有神乎千五百三十九年爲一統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一元歲猶統元也歲有神統元復有神乎論之以爲無假令有之何故害人神莫過於天地天地不害人人謂百神百神不害人太歲之氣天地之氣也何憎於人觸而爲害且文曰甲子不徙言甲與子殊位太歲立子不居甲爲移徙者運之而復居甲爲之而復居甲爲移徙時者亦宜復禁東西徙甲與子鈞其凶宜同不禁甲而獨忌子爲移徙時者竟妄不可用也人居不能不移徙移徙不能不觸歲不觸歲不能不得時死工伎之人見今人之死則歸禍於往時之徙俗心險危死者不

絶故太歲之言傳世不滅

解除篇

解逐之法緣古逐疫之禮也昔顓頊氏有子三人生而皆亡一居江水爲虐鬼一居若水爲魍魎一居區隅之間主疫病人故歲終事畢驅逐疫鬼因以送陳迎新内吉也世相倣效故有解除夫逐疫之法亦禮之失也行堯舜之德天下太平百災消滅雖不逐疫疫鬼不往行桀紂之行海内擾亂百禍並起雖日逐疫疫鬼猶來衰世好信鬼愚人好求福周之季世信鬼修祀以求福助愚主心惑不顧自行功猶不立治猶不定故在人不在鬼在德不在祀國期有遠近人命有長短如祭祀可以得福解除可以去凶則

王者可竭天下之財以興延期之祀富家翁嫗可求解除之福以取踰世之壽案天下人民夭壽貴賤皆有祿命操行吉凶皆有衰盛祭祀不爲福福不由祭祀世信鬼神故好祭祀祭祀無鬼神故通人不務焉祭祀厚事鬼神之道也猶無吉福之驗況盛力用威驅逐鬼神其何利哉

晉中行寅將亡召其太祝欲加罪焉曰子爲我祀犧牲不肥澤也且齊戒不敬也使吾國亡何也祝簡對曰昔日吾先君中行密子有車十乘不憂其薄也憂德義之不足也今主君有革車百乘不憂義之薄也唯患車之不足也夫船車飭則賦斂厚賦斂厚則民謗詛君苟以祀爲有益於國乎詛亦將爲亡矣一人祝之一國詛之一祝不勝萬詛

國亡不亦宜乎祝其何罪中行子乃慙今世信祭祀中行子之類也不脩其行而豐其祝不敬其上而畏其鬼身死禍至歸之於祟謂祟未得得祟脩祀禍繁不止歸之於祭謂祭未敬夫論解除解除無益論祭祀祭祀無補論巫祝巫祝無力竟在人不在鬼在德不在祀明矣哉

祭意篇

禮王者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卿大夫祭五祀士庶人祭其先宗廟社稷之祀自天子達於庶人尚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臣禮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

王而宗武王燔柴於太壇祭天也瘞埋於太折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於太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亡其地則不祭此皆法度之祀禮之常制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推人事父母之事故亦有祭天地之祀山川以下報功之義也緣生人有功得賞鬼神有功亦祀之山出雲雨潤萬物六宗居六合之間助天地變化王者尊而祭之故曰六宗社稷報生萬物之功社報萬物稷報五穀五祀報門戶井竈室中霤之功門戶人所出入井竈人所飲食中霤人所託處五者

功鈞故俱祀之周棄曰少昊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大木反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犂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禮曰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爲社傳或曰炎帝作火死而爲竈禹勞力天下水死而爲社禮曰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戸曰竈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大

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人
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社稷五祀之祭未有所定皆爲思
其德不忘其功也中心愛之故飲食之愛鬼神者祭祀之
自禹興修社稷祀后稷其後絕廢高皇帝四年詔天下祭
靈星七年使天下祭社稷靈星之祭祭水旱也於禮舊名
曰雩雩之禮爲民祈穀雨祈穀實也春求實一歲再祀蓋
重穀也春以二月秋以八月故傳曰龍見而雩龍星見時
歲已啓蟄而雩春雩之禮廢秋雩之禮存故世常脩靈星
之祀到今不絕名變於舊故世人不識禮廢不具故儒者
不知世儒案禮不知靈星何祀其難曉而不識說縣官名
曰明星緣明星之名說曰歲星歲星東方也東方主春春

主生物故祭歲星求春之福也四時皆有力於物獨求春者重本尊始也審如儒者之說求春之福及以秋祭非求春也月令祭戶以春祭門以秋各宜其時如或祭門以秋謂之祭戶論者肯然之乎不然則明星非歲星也乃龍星也龍星二月見則雩祈穀雨龍星八月將入則秋雩祈穀實儒者或見其義語不空生春雩廢秋雩興故秋雩之名自若爲明星也實曰靈星靈星者神也神者謂龍星也羣神謂風伯雨師雷公之屬風以搖之雨以潤之雷以動之四時生成寒暑變化日月星辰人所瞻仰水旱人所忌惡四方氣所由來山林川谷民所取材用此鬼神之功也凡祭祀之義有二一曰報功二曰修先報功以勉力修先以

崇恩力勉恩崇功立化通聖王之務也是故聖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民事而野死鯀勤洪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契爲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災凡此功烈施布於民民賴其力故祭報之宗廟先祖巳之親也生時有養親之道死亡義不可背故脩祭祀示如生存推人事鬼神緣生事死人有賞功供養之道故有報恩祀祖之義

實知篇

儒者論聖人以爲前知千歲後知萬世有獨見之明獨聽之聰事來則名不學自知不問自曉故稱聖則神矣若蓍龜之知吉凶蓍草稱神龜稱靈矣賢者才下不能及智劣不能料故謂之賢夫名異則實殊質同則稱鈞以聖名論之知聖人卓絕與賢殊也孔子將死遺讖書曰不知何一男子自謂秦始皇上我之堂踞我之牀顛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其後秦王兼吞天下號始皇巡狩至魯觀孔子宅乃至沙丘道病而崩又曰董仲舒亂我書其後江都相董仲舒論思春秋造著傳記又書曰亡秦者胡也其後二世胡亥竟亡天下用三者論之聖人後知萬世之效也孔子生不知其父若母匿之吹律自知殷宋大夫子氏之世也

不案圖書不聞人言吹律精思自知其世聖人前知千歲之驗也曰此皆虛也案神怪之言皆在讖記所表皆效圖書亡秦者胡河圖之文也孔子條暢增益以表神怪或後人詐記以明效驗案始皇本紀始皇不至魯安得上孔子之堂踞孔子之牀顛倒孔子之衣裳乎始皇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出游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嶷浮江下觀藉柯度梅渚過丹陽至錢塘臨浙江濤惡乃西百二十里從峽中渡上會稽祭大禹立石刊頌望于南海還過從江乘旁海上北至琅邪自琅邪北至勞成山因至之罘遂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崩於沙丘平臺既不至魯讖記何見而云始皇至魯至魯未可知其言孔子曰不知何一男子之言亦

未可用不知何一男子之言不可用則言董仲舒亂我書亦復不可信也

周公治魯太公知其後世當有削弱之患太公治齊周公睹其後世當有劫弑之禍見法術之極睹禍亂之前矣紂作象箸而箕子譏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緣象箸見龍于之患偶人睹殉葬之禍也太公周公俱見未然箕子孔子並睹未有所由見方來者賢聖同也魯侯老太子弱次室之女倚柱而嘯由老弱之徵見敗亂之兆也婦人之知尚能推類以見方來況聖人君子才高智明者乎

難曰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蹄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其蹄使人視之果黑牛而

以布裹其蹄詹何賢者也尚能聽聲而知其色以聖人之智反不能知乎曰能知黑牛白其蹄能知此牛誰之牛乎白其蹄者以何事乎夫術數直見一端不能盡其實雖審一事曲辯問之輒不能盡知何則不目見口問不能盡知也魯僖公二十九年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聞牛鳴曰是牛生三犧皆已用矣或問何以知之曰其音云人問牛主竟如其言此復用術數非知所能見也廣漢楊翁仲聽鳥獸之音乘蹇馬之野田間有放眇馬相去鳴聲相聞翁仲謂其御曰彼放馬知此馬而目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罵此轅中馬蹇此馬亦罵之眇其御不信往視之目竟眇馬翁仲之知馬聲猶詹何介葛盧之聽牛鳴也據術任

數相合其意不達視聽遙見流目以察之也夫聽聲有術則察色有數矣推用術數若先聞見衆人不知則謂神聖若孔子之見獸名之曰狌狌太史公之見張良似婦人之形矣案孔子未嘗見狌狌至輒能名之太史公與張良異世而目見其形使衆人聞此言則謂神而先知然而孔子名狌狌聞昭人之歌太史公之見張良觀宣室之畫也陰見默識用思深秘衆人闇畧寡所意識見賢聖之名物則謂之神推此以論詹何見黑牛白蹄猶此類也

所謂神者不學而知所謂聖者須學以聖以聖人學知其非聖天地之間含血之類無性知者狌狌知往鳱鵲知來稟天之性自然者也如以聖人爲若狌狌乎則夫狌狌之

類爲獸也僮謠不學而知可謂神而先知矣如以聖人爲若僮謠乎則夫僮謠者妖也世間聖神以爲巫與鬼神用巫之口告人如以聖人爲若巫乎則夫爲巫者亦妖也與妖同氣則與聖異類矣巫與聖異則聖不能神矣不能神則賢之黨也追觀上古探察來世文質之類水火之輩賢聖共之見兆聞象圖畫禍福賢聖共之見怪名物無所疑惑賢聖共之事可知者賢聖所共知也不可知者聖人亦不能知也

定賢篇

聖人難知賢者比於聖人爲易知世人且不能知賢安能知聖乎知賢何用知之如何以仕宦得高官身富貴爲賢

乎則富貴者天命也命富貴不爲賢命貧賤不爲不肖必以富貴效賢不肖是則仕宦以才不以命也以事君調合寡過爲賢乎夫順阿之臣佞倖之徒是也准主而說適時而行無廷逆之郄則無斥退之患或骨體嫺麗面色稱媚上不憎而善生恩澤溢洋過度未可謂賢以朝廷選舉皆歸善爲賢乎則夫著見而人所知者舉多幽隱人所不識者薦少虞舜是也堯求則咨於鯀共工則嶽已不得由此言之選舉多少未可以知實或德高而舉之少或才下而薦之多明君求善察惡於多少之間時得善惡之實矣且廣交多徒求索衆心者人愛而稱之清直不容鄉黨志潔不交非徒失衆心者人憎而毀之故名多生於知謝毀多

失於衆意齊威王以毀封即墨大夫以譽烹阿大夫即墨
有功而無譽阿無效而有名也稱譽多而小大皆言善者
非賢也善人稱之惡人毀之毀譽者半乃可有賢以善人
所稱惡人所毀可以知賢乎夫如是孔子之言可以知賢
不知譽此人者賢也毀此人者惡也或時稱者惡而毀者
善也人眩惑無別也以人衆所歸附賓客雲合者爲賢乎
則夫人衆所歸附者或亦廣交多徒之人也衆愛而稱之
則蟻附而歸之矣或尊貴而爲利或好士下客折節侯賢
信陵孟嘗平原春申食客數千稱爲賢君大將軍衛青及
霍去病門無一客稱爲名將故賓客之會在好下之君利
害之賢或不好士不能爲輕重則衆不歸而士不附也以

工之人皆以法術然後功成事立效驗可見觀治國百工之類也功立猶事成也謂有功者賢是謂百工皆賢人也以孝於父弟於兄爲賢乎則夫孝弟之人有父兄者也父兄不慈孝弟乃章舜有瞽瞍參有曾晳孝立名成衆人稱之如無父兄父兄慈良無章顯之效孝弟之名無所見矣忠於君者亦與此同龍逢比干忠著夏殷桀紂惡也稷契皐陶忠闇唐虞堯舜賢也故螢火之明掩於日月之光忠臣之聲蔽於賢君之名死君之難出命捐身與此臣同遭其時死其難故立其義而獲其名大賢之涉世也翔而有集色斯而舉亂君之患不累其身危國之禍不及其家安得逢其禍而死其患乎齊詹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其君

也若何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詹曰列地而與之疏爵而貴之君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臣奚死焉諫而見從終身不亡臣奚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是妄死也諫而不見從出亡而送是詐僞也故忠臣者能盡善於君不能與陷於難案晏子之對以求賢於世死君之難立忠節者不應科矣是故大賢寡可名之節小賢多可稱之行可得箠者小而可得量者少也惡至大籥弗能數至多升斛弗能有小少易名之行又發於衰亂易見之世故節行顯而名聲聞也浮於海者迷於東西大也行於溝咸識舟檝之跡小也小而易見衰亂亦易察故世不危亂奇行不見主不悖惑忠節不立鴻卓之義發於

顛沛之朝清高之行顯於衰亂之世以全身免害不被刑戮若南容懼白圭者爲賢乎則夫免於害者幸而命祿吉也非才智所能禁推行所能卻也神虵能斷而復屬不能使人弗斷聖賢能困而復通不能使人弗害南容能自免於刑戮公冶以非罪在縲絏伯玉可懷於無道之國文王拘羑里孔子厄陳蔡非行所致之難掩已而至則有不得自免之患累已而滯矣夫不能自免於患者猶不能延命於世也命窮賢不能自續時厄聖不能自免以委國去位棄富貴就貧賤爲賢乎則夫委國者有所迫也若伯夷之徒昆弟相讓以國耻有分争之名及大王亶甫重戰其故民皆委國及去位者道不行而志不得也如道行志得亦

不去位故委國去位皆有以也謂之爲賢無以者可謂不肖乎倉廩實民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讓生於有餘爭生於不足人或割財助用袁將軍再與兄子分家財多有以爲恩義崑山之下以玉爲石彭蠡之濱以魚食犬豕使推讓之人財若崑山之玉彭蠡之魚家財再分不足爲也韓信寄食於南昌亭長何財之割顔淵簞食瓢飲何財之讓管仲分財取多無廉讓之節貧乏不足志義廢也以避世離俗清身絜行爲賢乎是則委國去位之類也富貴人情所貪高官大位人之所欲樂去之而隱生不遭遇志氣不得也長沮桀溺避世隱居伯夷於陵去貴取賤非其志也恬憺無欲志不在於仕苟欲全身養性爲賢乎是則老聃

之徒也道人與賢殊科者憂世濟民於難是以孔子棲棲墨子遑遑不進與孔墨合務而還與黃老同操非賢也以舉義千里師將朋友無廢禮爲賢乎則夫家富財饒筋力勁彊者能堪之匱乏無以舉禮羸弱不能奔遠不能任也是故百金之家境外無絶交千乘之國同盟無廢贈財多故也使穀食如水火雖貪恡之人越境而布施矣故財少則正禮不能舉一有餘則妄施能於千家貧無斗筲之儲者難責以交施矣舉檐千里之人材筴越疆之士手足胼胝面目驪黑無傷感不任之疾筋力皮革必有與人異者矣以經明帶徒聚衆爲賢乎則夫經明儒者是也儒者學之所爲也儒者學學儒矣傳先師之業習口說以教無胷

中之造思定然否之論郵人之過書門者之傳教也封完書不遺教審令不遺誤者則爲善矣傳者傳學不妄一言先師古語到今具存雖帶徒百人以上位博士文學郵人門者之類也以通覽古今祕隱傳記無所不記爲賢乎是則傳者之次也才高好事勤學不舍若尊成之苗裔有世祖遺文得成其篇業觀覽諷誦若典官文書若太史公及劉子政之徒有主領書記之職則有博覽通達之名矣以權詐卓譎能將兵御衆爲賢乎是韓信之徒也戰國獲其功稱爲名將世平能無所施還入禍門矣高鳥死良弓藏狡兔得良犬烹權詐之臣高鳥之弓狡兔之犬也安平身無所宜則弓藏而犬烹安平之主非棄臣而賤士世所用

助上者非其宜也向令韓信用權變之才爲若叔孫通之事安得謀反誅死之禍哉有功彊之權無守平之智曉將兵之計不見已定之義居平安之時爲反逆之謀此其所以功滅國絕不得名爲賢也以辯於口言甘辭巧爲賢乎則夫子貢之徒是也子貢之辯勝顏淵孔子序置於下實才不能高口辯機利人決能稱之夫自文帝尚多虎圈嗇夫少上林尉張釋之稱周勃張相如文帝乃悟夫辯於口虎圈嗇夫之徒也難以觀賢以敏於筆文墨兩集爲賢乎夫筆之與口一實也口出以爲言筆書以爲文口辯才未必高然則筆敏知未必多也且筆用何爲敏以敏於官曹事事之難者莫過於獄獄疑則有請讞蓋世優者莫過張

湯張湯文深在漢之朝不稱爲賢太史公序累以湯爲酷酷非賢者之行魯林中哭婦虎食其夫又食其子不能去者善政不苛吏不暴也夫酷苛暴之黨也難以爲賢以斂於賦頌爲弘麗之文爲賢乎則夫司馬長卿楊子雲是也文麗而務巨言眇而趨深然而不能處定是非辯然否之實雖文如錦繡深如河漢民不覺知是非之分無益於彌爲崇實之化以清節自守不降志辱身爲賢乎是則避世離俗長沮桀溺之類也雖不離俗節與離世者鈞清其身而不輔其主守其節而不勞其民大賢之在世也時行則行時止則止銓可否之宜以制清濁之行子貢讓而止善子路受而觀德夫讓廉也受則貪也貪有益廉有損推行

之節不得常清眇也伯夷無可孔子謂之非操遠於聖難以爲賢矣或問於孔子曰顏淵何人也曰仁人也丘不如也子貢何人也曰辯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也客曰三子者皆賢於夫子而爲夫子服役何也孔子曰丘能仁且忍辯且訥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之道弗爲也孔子知所設施之矣有高才潔行無知明以設施之則與愚而無操者同一實也夫如是皆有非也無一非者可以爲賢乎是則鄉原之人也孟子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於流俗合於汚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說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孔子曰鄉原德之賊也似之而非者孔子惡之夫如是何以知

實賢知賢竟何用世人之檢苟見才高能茂有成功見效則謂之賢若此甚易知賢何難書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據才高卓異者則謂之賢耳何難之有然而難之獨有難者之故也譬猶工匠之作器也曉之則無難不曉則無易賢者易知於作器世無別故真賢集於俗士之間俗士以辯惠之能據官爵之尊望顯盛之寵遂專為賢之名賢者還在閭巷之間貧賤終老被無驗之謗若此何時可知乎然而必欲知之觀善心也夫賢者才能未必高也而心明智力未必多而舉是何以觀心必以言有善心則有善言以言而察行有善言則有善行矣言行無非治家親戚有倫治國則尊卑有序無善心者白黑不分善惡同倫政治

錯亂法度失平故心善無不善也心不善無能善心善則能辯然否然否之義定心善之效明雖貧賤困窮功不成而效不立猶爲賢矣故治不謀功要所用者是行不責效期所爲者正正是審明則言不須繁事不須多故曰言不務多務審所謂行不務遠務審所由言得道理之心口雖訥不辯辯在胷臆之內矣故人欲心辯不欲口辯心辯則言醜而不違口辯則辭好而無成孔子稱少正卯之惡曰言非而博順非而澤內非而外以才能飾之衆不能見則以爲賢夫內非外飾是世以爲賢則夫內是外無以自表者衆亦以爲不肖矣是非亂而不治聖人獨知之人言行多若少正卯之類賢者獨識之世有是非錯繆之言亦有

審誤紛亂之事決錯繆之言定紛亂之事唯賢聖之人爲能任之聖心明而不闇賢心理而不亂用明察非非無不見用理銓疑疑無不定與世殊指雖言正是衆不曉見何則沉溺俗言之日久不能自還以從實也是故正是之言爲衆所非離俗之禮爲世所譏管子曰君子言堂滿堂言室滿室怪此之言何以得滿如正是之言出堂之人皆有正是之知然後乃滿如非正是人之乖剌異安得爲滿夫歌曲妙者和者則寡言得實者然者則鮮和歌與聽言同一實也曲妙人不能盡和言是人不能皆信故孔子不王作春秋以明意案春秋虛文業以知孔子能王之德孔子聖人也有若孔子之業者雖非孔子之才斯亦賢者之實

驗也夫賢與聖同軌而殊名賢可得定則聖可得論也世間爲文者衆矣是非不分然否不定桓君山論之可謂得實矣論文以察實則君山漢之賢人也陳平未仕割肉閭里分均若一能爲丞相之驗也夫割肉與割文同一實也如君山得執漢平用心與爲論不殊指矣孔子不王素王之業在於春秋然則桓君山素丞相之跡存於新論者也

書解篇

或曰士之論高何必以文答曰夫人有文質乃成物有華而不實有實而不華者易曰聖人之情見乎辭出口爲言集扎爲文文辭施設實情敷烈夫文德世服也空書爲文實行爲德著之於衣爲服故曰德彌盛者文彌縟德彌彰

者人彌明大人德擴其文炳小人德熾其文斑官尊而文繁德高而文積非惟於人物亦咸然龍鱗有文於蛇爲神鳳羽五色於鳥爲君虎猛毛蚡蜦龜知背負文四者體不質於物爲聖賢且夫山無林則爲土山地無毛則爲瀉土人無文則爲僕人土山無麋鹿瀉土無五穀人無文德不爲聖賢上天多文而后土多理二氣協和聖賢稟受法象本類故多文采瑞應符命莫非文者晉唐叔虞魯成季友惠公夫人號曰仲子生而怪奇文在其手張良當貴出與神會老父授書卒封留侯河神故出圖洛靈故出書竹帛所記怪奇之物不出潢洿物以文爲表人以文爲基棘子成欲彌文子貢譏之謂文不足奇者子成之徒也

案書篇

儒家之宗孔子也墨家之祖墨翟也且案儒道傳而墨法廢者儒之道義可爲而墨之法議難從也何以驗之墨家薄葬右鬼道乖相反違其實宜以難從也乖違如何使鬼非死人之精也右之未可知今墨家謂鬼審人之精也厚其精而薄其屍此於其神厚而於其體薄也薄厚不相勝華實不相副則怒而降禍雖有其鬼終以死恨人情欲厚惡薄神心猶然用墨子之法事鬼求福福罕至而禍常來也以一況百而墨家爲法皆若此類也廢而不傳蓋有以也

春秋左氏傳者蓋出孔子壁中孝武皇帝時魯共王壞孔

子教授堂以爲宫得佚春秋三十篇左氏傳也公羊高穀梁寘胡毋氏皆傳春秋各門異戶獨左氏傳爲近得實何以驗之禮記造於孔子之堂太史公漢之通人也左氏之言與二書合公羊高穀梁寘胡毋氏不相合又諸家去孔子遠遠不如近聞不如見劉子政玩弄左氏童僕妻子皆呻吟之光武皇帝之時陳元范叔上書連屬條事是非左氏遂立愽士范叔尋因罪罷元與叔天下極才講論是非有餘力矣陳元言納范叔章詘左氏得實明矣言多怪頗與孔子不語怪力相違返也呂氏春秋亦如此焉國語左氏之外傳也左氏傳經辭語尚畧故復選録國語之辭以實然則左氏國語世儒之實書也

公孫龍著堅白之論析言剖辭務折曲之言無道理之較無益於治齊有三鄒衍之書瀇洋無涯其文少驗多驚耳之言案大才之人率多侈縱無實是之驗華虛誇誕無審察之實商鞅相秦作耕戰之術管仲相齊造輕重之篇富民豐國彊主弱一作威敵公賞罰與鄒衍之書並言而太史公兩紀世人疑惑不知所從案張儀與蘇秦同時蘇秦之死儀固知之儀知各審宜從儀言以定其實而說不明兩傳其文東海張商亦作列傳豈蘇秦商之所爲邪何文相違甚也三代世表言五帝三王皆黃帝子孫自黃帝轉相生不更稟氣於天作殷本紀言契母簡狄浴於川遇玄鳥墜卵呑之遂生契焉及周本紀言后稷之母姜嫄野出見

大人跡履之則姙身生后稷焉夫觀世表則契與后稷黃帝之子孫也讀殷周本紀則玄鳥大人之精氣也二者不可兩傳而太史公兼紀不別案帝王之妃不宜野出浴於川水今言浴於川呑玄鳥之卵出於野履大人之跡違尊貴之節誤是非之言也

董仲舒著書不稱子者意殆自謂過諸子也漢作書者多司馬子長楊子雲河漢也其餘涇渭也然而子長少臆中之說子雲無世俗之論仲舒說道術奇矣比方三家尚矣讖書云董仲舒亂我書蓋孔子言也讀之者或爲亂我書者煩亂孔子之書也或以爲亂者理也理孔子之書也案仲舒之書不違儒家不及孔子其言煩亂孔子之書者非

也孔子之書不亂其言理孔子之書亦非也孔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亂者於孔子言也孔子生周始其本仲舒在漢終其末盡也皮續太史公書蓋其義也賦頌篇下其有亂曰章蓋其類也孔子終論定於仲舒之言其修雩始龍必將有義未可怪也

夫俗好珍古不貴今謂今之文不如古書夫古今一也才有高下言有是非不論善惡而徒貴古是謂古人賢今人也案東番鄒伯奇臨淮袁太伯袁文術會稽吳君高周長生之輩位雖不至公卿誠能知之囊橐文雅之英雄也觀伯奇之元思太伯之易童句文術之咸銘君高之越紐錄長生之洞歷劉子政揚子雲不能過也蓋才有淺深無有

古今文有僞真無有故新廣陵陳子迥顔方今尚書郎班固蘭臺令楊終傅毅之徒雖無篇章賦頌記奏文辭斐炳賦象屈原賈生奏象唐林谷永並比以觀好其美一也當今未顯使在百世之後則子政子雲之黨也韓非著書李斯采以言事楊子雲作太玄侯鋪子隨而宣之非私同門雲鋪共朝覩奇見益不爲古今變心易意實事貪善不遠爲術併肩以迹相輕好奇無已故奇名無窮楊子雲反離騷之經非能盡反一篇文往往見非反而奪之六畧之錄萬三千篇雖不盡見指趣可知畧借不合義者案而論之

對作篇

或問曰賢聖不空生必有以用其心上自孔墨之黨下至

荀孟之徒教訓必作垂文何也對曰聖人作經藝者傳記匡濟薄俗驅民使之歸實誠也案六畧之書萬三千篇增善消惡割截橫拓驅役遊慢期使道善歸正道焉孔子作春秋周民弊也故采求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撥亂世反諸正人道浹王道備所以檢押靡薄之俗者悉具密致夫防决不備有水溢之害網解不結有獸失之患是故周道不弊則民不文薄民不文薄春秋不作楊墨之學不亂傳義則孟子之傳不造韓國不小弱法度不壞廢則韓非之書不爲高祖不辨得天下馬上之計未轉則陸賈之語不奏衆事不失實凡論不壞亂則桓譚之論不起故夫賢聖之興文也起事不空爲因因不妄作作有益於化化有補

於正故漢立蘭臺之官校審其書以考其言董仲舒作道術之書頗言災異政治所失書成文具表在漢室主父偃嫉之誣奏其書天子下仲舒於吏當謂之下愚仲舒當死天子赦之夫仲舒言災異之事孝武猶不罪而尊其身況所論無觸忌之言核道實之事收故實之語乎故夫賢人之在世也進則盡忠宣化以明朝廷退則稱論貶說以覺失俗俗也不知還則立道輕為非論者不追救則迷亂不覺悟是故論衡之造也起於衆書並失實虛妄之言勝真美也故虛妄之語不黜則華文不見息華文放流則實事不見用故論衡者所以詮輕重之言立真偽之平非苟調文飾辭為奇偉之觀也其本皆起人間有非故盡思極心

以譏世俗世俗之性好奇怪之語説虛妄之文何則實事不能快意而華虛驚耳動心也是故才能之士好談論者增益實事為美盛之語用筆墨者造生空文為虛妄之傳聽者以爲真然説而不舍覽者以為實事傳而不絕不絕則文載竹帛之上不舍則誤入賢者之耳至或南面稱師賦姦偽之説典城佩紫讀虛妄之書明辨然否疾心傷之安能不論孟子傷楊墨之議大奪儒家之論引平直之説褒是抑非世人以為好辯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今吾不得已也虛妄顯於真實誠亂於偽世人不悟是非不定紫朱雜厠瓦玉襍糅以情言之豈吾心所能忍哉衛駿乘者越職而呼車惻怛發心恐主之危也夫論説者閔

世憂俗與衛騎乘者同一心矣愁精神而幽魂魄動胷中之靜氣賊年損壽無益於性禍重於顏回違負黃老之教非人所貪不得已故為論衡文露而旨直辭姦而情實其政務言治民之道論衡諸篇實俗間之凡人所能見與彼作者無以異也若夫九虛三增論死訂鬼世俗所久惑人所不能覺也人君遭弊改教於上人臣愚惑作論於下實得則上教從矣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虛實之分實虛之分定而（一有後字）華偽之文滅華偽之文滅則純誠之化日以孳矣

自紀篇

充書違詭於俗或難曰文貴夫順合衆心不違人意百人

讀之莫譴千人聞之莫怪故管子曰言室滿室言堂滿堂今殆說不與世同故文刺於俗不合於衆否曰論貴是而不務華事尚然而不髙合論說辯然否安得不譎常心逆俗耳衆心非而不從故壹黜其僞而存定其真如當從衆順人心者循舊守雅諷習而已何辯之有孔子侍坐於魯哀公公賜桃與黍孔子先食黍而啖桃可謂得食序矣然左右皆掩口而笑貫俗之日久也今吾實猶孔子之序食也俗人違之猶左右之掩口也蓋雅歌於鄭爲人悲禮舞於趙爲不好堯舜之典伍伯不肯觀孔墨之籍季孟不肯讀寧危之計黜於閭巷撥世之言訾於品俗有美味於斯俗人不嗜狄牙甘食有寶玉於是俗人投之卞和佩服孰

是孰非可信者誰禮俗相背何世不然魯文逆祀畔者五人蓋猶是之語高士不舍俗夫不好惑衆之書賢者欣頌愚者逃頓

充書不能純美或曰口無擇言筆無擇文文必麗以好言必辯以巧言瞭於耳則事味於心文察於目則篇留於手故辯言無不聽麗文無不寫今新書既在論譬說俗爲戾又不美好於觀不快蓋師曠調音曲無不悲狄牙和膳肴無澹味然則通人造書文無瑕穢呂氏淮南懸於市門觀讀之者無訾一言今無二書之美文雖衆盛猶多譴毀答曰夫養實者不育華調行者不飾辭豐草多華英茂林多枯枝爲文欲顯白其爲安能令文而無譴毀救火拯溺義

不得好辯論是非言不得巧入澤隨龜不暇調足深淵捕蛟不暇定手言姦辭簡指趨妙遠語甘文峭務意淺小稻穀千鍾糠皮太半閱錢滿億穿決出萬太羹必有澹味至寶必有瑕穢大簡必有大好良工必有不巧然則辯言必有所屈通文猶有所黜言金由貴家起糞自賤室出淮南呂氏之無累害所由出者家富官貴也夫貴故得懸於市富故有千金副觀讀之者惶恐畏忌雖見乖不合焉敢譴一字

充書既成或稽合於古不類前人或曰謂之餙文偶辭或徑或迂或屈或舒謂之論道實事委璅文給甘酸諧於經不驗集於傳不合稽之子長不當內之子雲不入文不與

前相似安得名佳好稱工巧荅曰飾貌以彊類者失形調辭以務似者失情百夫之子不同父母殊類而生不必相似各以所稟自爲佳好文必有與合然后稱善是則代匠斲不傷手然後稱工巧也文士之務各有所從或調辭以巧文或辯偽以實事必謀慮有合文辭相襲是則五帝不異事三王不殊業也美色不同面皆佳於目悲音不共聲皆快於耳酒醴異氣飲之皆醉百穀殊味食之皆飽謂文當與前合是謂舜眉當復八采禹目當復重瞳

充書文重或曰文貴約而指通言尚省而趨明辯士之言要而達文人之辭寡而章今所作新書出萬言繁不省則讀者不能盡篇非一則傳者不能領被躁人之名以多爲

不善語約易言文重難得玉少石多多者不爲珍龍少魚衆少者固爲神荅曰有是言也蓋寡言無多而華文無寡爲世用者百篇無害不爲者一章無補如皆爲用則多者爲上少者爲下累積千金比於一百孰爲富者蓋文多勝寡財寡愈貧世無一卷吾有百篇人無一字吾有萬言孰者爲賢今不曰所言非而云泰多不曰世不好善而云不能領斯蓋吾書所以不得省也夫宅舍多土地不得小戸口衆簿籍不得少今失實之事多華虛之語衆指實定宜辯爭之言安得約徑韓非之書一條無異篇以十第文以萬數夫形大衣不得褊事衆文不得褊事衆文饒水大魚多帝都穀多王市肴磨書雖文重所論百種按古太公望

近董仲舒傳作書篇百有餘吾書亦纔出百而云泰多蓋
謂所以出者微觀讀之者不能不譴呵也河水沛沛比夫
衆川孰者爲大蟲䖟重厚稱其出絲孰爲多者
充仕數不耦而徒著書自紀或戲曰所貴鴻材者仕宦耦
合身容說納事得功立故爲高也今吾子涉世落魄仕數
黜斥材未練於事力未盡於職故徒幽思屬文著記美言
何補於身衆多欲以何趍乎荅曰材鴻莫過孔子孔子才
不容斥逐伐樹接淅見圍削迹困餓陳蔡門徒菜色今吾
材不逮孔子不偶之厄未與之等偏可輕乎且達者未必
知窮者未必愚遇者則得不遇失之故夫命厚禄善庸人
尊顯命薄禄惡奇俊落魄必以偶合稱材量德則夫專城

食土者材賢孔墨身貴而名賤則居潔而行墨食千鍾之祿無一長之德乃可戲也若夫德高而名白官卑而祿泊非才能之過未足以爲累也士顧與憲共廬不慕與賜同衡樂與夷俱旅不貪與蹻比迹高士所貴不與俗均故其名稱不與世同身與草木俱朽聲與日月並彰行與孔子比窮文與楊雄爲雙吾榮之身通而知困官大而德細於彼爲榮於我爲累偶合容說身尊體佚百載之後與物俱歿名不流於一嗣文不遺於一札官雖傾倉文德不豐非吾所臧德汪濊而淵懿知滂沛而盈溢筆瀧漉而雨集言溶瀁而泉出富材羙知貴行尊志體列於一世名傳於千載乃吾所謂異也

充細族孤門或胄之曰宗祖無淑懿之基文墨無篇籍之遺雖著鴻麗之論無所禀階終不爲高夫氣無漸而卒至曰變物無類而妄生曰異不常有而忽見曰妖詭於衆而突出曰怪吾子何祖其先不載況未嘗履墨涂出儒門吐論數千萬言宜爲妖變安得實斯文而多賢荅曰鳥無世鳳皇獸無種麒麟人無祖聖賢物無常嘉珍才高見屈遭時而然士貴故孤興物貴故獨産文孰常在有以放賢是則澧泉有故源而嘉禾有舊根也屈奇之士見倜儻之辭生度不與俗協庸角不能程是故罕發之迹記於牒籍希出之物勒於鼎銘五帝不一世而起伊望不同家而出千里殊跡百載異發士貴雅才而慎興不因高據以顯達毋

驪犢騂無害犧牲祉濁裔禎膀奇人膀讀爲妨鯀惡禹聖叟頑

舜神伯牛寢疾仲弓潔全顏路庸固回傑超倫孔墨祖愚

丘翟聖賢楊家不遹卓有子雲桓氏稽可適出君山更禀

於元故能著文

百家類纂卷之三十五終